脍炙人口的阅读韩寒主编杂志盛情邀约作品
毕飞宇 盛可以 张悦然 十大杂出品牌女性
不媚俗时代最风骨气质【女性私人】盛典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不婚时代（1）
- 不婚时代（2）
- 不婚时代（3）
- 不婚时代（4）
- 不婚时代（5）
- 不婚时代（6）
- 不婚时代（7）
- 不婚时代（8）
- 不婚时代（9）
- 不婚时代（10）
- 不婚时代（11）
- 不婚时代（12）
- 不婚时代（13）
- 不婚时代（14）
- 不婚时代（15）
- 不婚时代（16）
- 不婚时代（17）
- 不婚时代（18）
- 不婚时代（19）
- 不婚时代（20）
- 不婚时代（21）
- 不婚时代（22）
- 不婚时代（23）
- 不婚时代（24）
- 不婚时代（25）
- 不婚时代（26）
- 不婚时代（27）
- 不婚时代（28）
- 不婚时代（29）
- 不婚时代（30）

- 不婚时代（31）
- 不婚时代（32）
- 不婚时代（33）
- 不婚时代（34）
- 不婚时代（35）
- 不婚时代（36）
- 不婚时代（37）
- 不婚时代（38）
- 不婚时代（39）
- 不婚时代（40）
- 不婚时代（41）
- 不婚时代（42）
- 不婚时代（43）
- 不婚时代（44）
- 不婚时代（45）
- 不婚时代（46）
- 不婚时代（47）
- 不婚时代（48）
- 不婚时代（49）
- 不婚时代（50）
- 不婚时代（51）
- 不婚时代（52）
- 不婚时代（53）
- 不婚时代（54）
- 不婚时代（55）
- 不婚时代（56）
- 不婚时代（57）
- 不婚时代（58）
- 不婚时代（59）

不婚时代（1）

1

我在一所高校教公共课，虽然我比较擅长现代文学。但是公共课也总得要有人教。我最大的爱好是看小说和写小说，其次是逛街和购物，再其次是坐在电脑前面炒股，都很缺乏群众基础。这就决定了，公共课基本上必然要由我来教，也决定了，评职称和入党这类的好事，基本上必然轮不到我。

我没写入党申请书，业务上也不精益求精。讲课的时候我照着讲义念，夏天的下午，我经常差点把自己讲睡着了。同学们坐在公共课的大教室里，有人睡觉，有人听音乐，有人谈恋爱，有人打架。我统统视而不见。他们看出来我比他们还更讨厌这门课，所以对我把自己都讲睡着了的事并不计较，也没有拍视频发到网上去声讨。我有点失望。我在课堂上也经常妙语如珠，他们为什么不整理一下发到网上去呢？让我也尝尝当网络名人的滋味。

他们经常被我的大实话给逗乐了。但我并不是故意为了逗他们。我只是说了大实话。自从我看明白评职称和入党这类的好事基本上必然轮不到我以后，我就坚持说真话了。因为说假话也没有用了。

我口没遮拦、自暴自弃。我告诉同学们，我根本不怕下岗或者失业，因为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我现在的状态呢，年纪轻轻地站在这里讲一种我自己都不怎么理解的理论，这叫戴着镣铐起舞。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种乌托邦。马克思本人在思考这个理论的时候，并没声明要为此理论是否能与实际紧密联系负责。

同学们并没有把我的言论整理一下，冠以“史上最牛老师”之类的标题对我进行网络推广，让我尝尝当网络红人的滋味。这让我有些失望。要知道，每个平凡的外表下面，都有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

当然，这世界上没有百分百说真话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来理解，这世界上甚至不存在所谓的真话。我每天讲课举例

子已经很烦了，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句话。有不懂的我再一一解答。

我跟学生们没有完全说真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我不是无产阶级。

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因为经常要对此事进行一番交待，连我自己都有些厌烦。还是等哪天我不怎么感到厌烦的时候再重新交待一番吧。简而言之一句话，我单身，不丑，也不穷。这就是我成为了一个未婚妈妈的基本根源。

在接下来要讲述的关于我故事里，有两个男人很重要，一个叫毛毛雨，是喜羊羊的生物学意义的父亲；一个叫大雨花花，是喜羊羊人类学意义上的父亲。这个人类学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我觉得人类跟其它动物区分的重要标准是人多少有点能够自我控制和操作的感情。不管是毛毛雨还是大雨，他们都不是喜羊羊法律学意义上的父亲。

毛毛雨和大雨花花，这当然都不是他们身份证上的名字。事实上我已经忘了他们到底为什么叫这两个名字。大雨本来只是叫大雨，为了叫起来方便我又加了两个“花”字。这也许是他们的网名，也许是他们的MSN签名，也许是他们电子邮件的发件人签名。总之我已经习惯了这么叫他们。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喜欢以各种奇怪的方式互相称呼。

这真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要用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单位，永远都在堵车。房价不停地上涨，使我忽然有了算得上是固定资产的固定资产，被定位于某个阶层。我不热爱自己的工作，总感到厌倦，大家都表示理解，连我的学生，都表示理解。同时我也理解他们。我很贴心地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上大学，其实真的没意义。可是不上又怎么办呢？也许更没有意义。”

这就是一个没什么意义，但如果不这样，也许更没有意义的时代。

我不知道该信仰些什么。从前信无可信的时候，有人说爱是一种信仰，可以信仰一下爱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爱情这个东西好象消失了。虽然我没见过它，但我敢肯定它已经消失了，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在寻找。有的人声称自己找到了，其实他们找到的只是赝品：性，或者婚姻。

我们的名字消失了，爱情消失了。如果有一天性和婚姻也消失了，我一定不会觉得奇怪。哦，当然有可能消失，人类也有可能在地球上消失，就像当年的恐龙。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我从不相信宇宙中有永恒。

赝品也没有什么。本来大部分人关心的就是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真假。既然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不如相信它的确价值连城；话说回来，即使是赝品，放的时间久了，也成了古董。

而我，对于这场所谓的爱情，的确只出了赝品的价钱，所以对买到手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再挑三拣四评头论足了。也就是说，是赝品，天经地义；是真品，那就是天上掉了馅饼。

喜羊羊出生在香港，是一个刚过完一周岁生日的男宝宝。早在他出生前几个月，这个名字我就为他起好了。之前已经说了，我最大的爱好是购物和逛街，所以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美羊羊。美羊羊在香港待产逛街的时候，决定把即将到来的宝贝命名为喜羊羊。不，我不是特别喜欢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故事，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故事。但是几乎每天晚上，我来回换电视频道的时候，都能看到这二位的故事。好几次路过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听说这里面有个村长，是个戴眼镜的白胡子老羊。老有几只叽叽喳喳的小女羊惊慌失措地喊："村长，这可怎么办哪？"在动画片里也安排了一个领导，在我看来不是个好的创意。美羊羊把自己的宝宝命名为喜羊羊，听起来有点不像母子关系，不过我不怎么在乎这些陈规陋习。我如果连这个都在乎的话，肯定就不会当未婚妈妈了。后来我又把大雨花花的名字改成了懒羊羊，暗示着他希望我们三只羊羊就是吉祥的一家。

不婚时代（2）

2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毛毛雨。（这个很偶然的机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我在此就不展开讲解了）

三个小时后，他说，他爱上了我。

闻听他这句话，我感觉跟听见一只蚊子嗡地飞过也没什么区别。自从“爱”字可以随便说出口以后，这个字就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但是我还是比较感谢他。毕竟有的人连这个可以随便说出口的字也懒得说。大家现在是什么都懒得说。跟最终目的比起来，语言略显多余。

我说：“是吗？我也挺喜欢你的。”

他听了，表现得很惊慌。之前说了，我们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互相认识的，他并不怎么了解我。他不知道我这个人相对喜欢说真话，因为生活剥夺了我说假话的权利。对于我来说，“喜欢”这个词相对于“爱”，是相对的真话，所以我很轻松地说了。他表现得很惊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无产阶级，是大学讲师，30岁虽然年龄不小了，但也不算是特别老。把这些条件综合加在一起做个评分，得出个结论是我应该不会成为剩女；可是我竟然剩下了，显然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比方说道德，比方说贞洁，比方说性格。当然，如果我的这句话其实根本就是一句假话的话，这些担心就完全属于多余。这只相当于某种运动前的一下温和的热身。

他表现得很惊慌。跟我相比，他一无所有。他甚至没有个北京户口。那么我为什么会喜欢他呢？显然这里面可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陷阱或猫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下掉下来。他为了避免上当，向我表白完五分钟后，匆匆忙忙地就逃走了，我足有两个月没有见到他。

两个月后他又联系我了。观察及等待了两个月后，发现我对他没有构成什么伤害，他一时也分析不出来我可能会对他进行怎样的伤

害。所以他又忍不住跃跃欲试了。他所谓的对我的“爱”打个三折，用“有好感”来描述也足够。他自我安慰说“只是交个普通朋友，见机行事不会吃亏上当”，就又来找我了。

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席间他谨慎地观察我，看看我是否有什么重大而明显的缺陷。化化妆我觉得自己还说得过去，我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发现我两条腿也完全等长。他又试探着问了我一些比较隐私的问题。我看出来他的疑虑，一一耐心地回答了。他的疑虑在我看来不过是缺乏安全感的天真。马克思的理想是人人平等不分阶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能完全做到，于是我们用“圈子”这个词含糊了一下。我跟他，显然不应该属于一个圈子，但我竟然在第一次见了面以后，就用“喜欢”回应了他的“爱”，大概是马克思主义深入我心的缘故吧。

他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也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党员，不相信人人平等。发现我的确没有什么重大而明显的缺陷以后，他就像一条狡猾的鱼，面对鲜美的鱼饵吞了吞口水，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这一走又是两个月。

我没主动跟他联系过。我并没有爱上他，也不想他。坦白说我早已过了会爱或者会想念的人生阶段。“喜欢”这个词已经是我能表达的极致了。可惜他并不了解我。也不相信我。

他的头发和皮肤都还挺合我意。能把这两项我比较在乎的优点有效结合起来的男人并不多。这么一想，你们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把“喜欢”这个词毫不吝惜地给了他。

至于他的性格是不是跟我很合适，我一时还没有考虑过。因为还没到要考虑是否合适的那一步。

他的消失对我毫无影响。我照样上课下课、看小说写小说、逛街购物。丰富多彩。

两个月后，我们在网上聊了一次。他的文字表达要比语言表达显得更可爱一些，也许因为我喜欢看小说和写小说的缘故，对能提供广

大想象空间的文字更有好感。

也就是说，网聊让我更喜欢他了一些。因为更喜欢他了一些，我就说了更多的真话。这无所谓正确还是错误。

他问了问我的情感历程，他问："几个？"我算了算说："三个。"

接下来还有更隐私的问题，我也都实话实说了。

他说很遗憾现在几乎找不到处女了。

我把自己的真心话告诉了他："处女不能代表贞洁，或者说只能代表某一阶段的贞洁。但是话说回来，贞洁又有什么意义？"

他说："意味着纯洁。"

他假装忙碌地晾了我一会儿。我知道这话让他不舒服，但我也不想说假话。跟他说假话评不了职称入不了党。我也没想通过弄虚作假来达到嫁给他的目的。事实上我并不愁嫁。

当他不忙碌了，强打精神想跟我换个话题时，我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也问了问关于他的贞洁的问题。显然他在道德上并不比我高尚。这让我挺高兴。我又跟他说了句真话："我觉得贞洁跟纯洁之间，就像亚洲象和土星轨道一样，十八辈子也扯不上关系。"他表示了一下同意，意思是说他虽然失去贞洁，但他很纯洁。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我想我大概就在这个"有的时候"之列。

后来我们又聊了几次。在一次深夜聊天时，我忽觉浑身酸痛，眼睛红肿，同时心里大为沮丧。觉得自己很不会规划时间，规划未来。有跟他聊天打了这么多字的精力，不如去写篇小说，以早日实现冲击诺奖的理想。我告诉他，我不想聊了，想休息了。他问我住在哪里，他想过来。我用30岁的大脑想了想他过来的后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承受，就爽快地同意了。我一同意，他就又犹豫了，大概是怕我给他设什么陷阱或者有什么猫腻，他提议让我上他那里去。我又爽快地同意了。但他又犹豫了。因为他不如我阔绰，他住的是跟他人合租的房子，而我是单独住的。他又来回磨叽了几次，试图在我这里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他没发现，因为根本没有。我也奇怪自己居然能忍受这样

罗嗦的男人，但我的确是忍受了。因为那一阶段我比较无聊，而且当晚有点头疼恐怕很难入睡，而且刚刚在学校里遇上了点小挫折，被好友出卖，心灵倍感空虚。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被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认为相比富人而言，穷人往往更善良也更高尚。资本家都是吸血鬼。工人阶级都是活雷锋。所以我对他深怀超越圈子的宽容和好感。

一个小时后，他来了。我没有做特别的准备，仍然穿着刚才在网上聊天时穿的格子布睡衣，红肿着眼睛打了个哈欠。

我们大概是第三四次见面（记不清了），但彼此觉得非常熟络，就像一个黄脸婆给晚归的丈夫开门，脸上都带着点麻木和不耐烦。他匆匆忙忙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去洗澡了。我穿着格子布睡衣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等着，几乎快睡着了。

由于有一定的心理负担，他比较吃力。表现不佳。上网聊天很消耗体力，我已经很累了，也没兴趣做过多的配合工作。到后来，我睡着了。他也睡了一小会儿。但他不甘心，又重头再来。他出了很多汗，一滴汗水啪地落在了我脸上。这滴汗水让我有些感动。如果他此时能够稍停，深情地凝视我的双眼的话，那个名叫丘比特的小家伙很可能就会往我心上射上一小箭。但他却有些尴尬地说："哎唷，出了这么多汗。"毫不留情地伸手来把汗滴抹去。这让我感觉索然无味。

后来我发现他哪都不错，如果他不说话的话，算得上很不错的一个人。但是他老在不合适的时候说不合适的话。因此而显得相当地索然无味。

大概五个小时后，天蒙蒙亮了。我迷迷糊糊睡着，感觉到他起了床，在卫生间里洗了脸，进来跟我说他得走了。因为他还要上班。我闭着眼睛答应了，我很困。然后我听到他轻手轻脚地带上了门，轻手轻脚地下了楼梯，我很快地就又睡着了。

不婚时代（3）

3

之后他故伎重施，又消失了。我已经习惯了他这种作派，我也没兴趣再去找他。传说中的一夜情如此没劲，何以竟有人把它夸得跟花儿一样。

半个月后早起锻炼时，我的左腿不慎拉伤了，于是上午我去校医院开了管按摩乳。我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仔细研究上面的使用说明，注意到有一条是“孕妇禁用”。我想起了那个夜晚。他问我有没有安全套，我虽然谈过三次恋爱，失去了在他眼里意味着纯洁的贞洁，但我没有随时准备那东西的习惯。我说没有，他不大相信。在他看来一个已经不纯洁了的女人理应把那东西尺码齐全地摆放在床头柜上随时供人取用。我让他出去买，他犹豫了一下，说“不用了”。他对我一直半信半疑，此刻他一咬牙准备冒下险。但他毕竟只是相信一半。另一半疑心也不可避免地发挥了作用，他因此而在场上表现不佳。他是个很讲卫生的男人，既担心自己会染上什么病，也对三段不纯洁的过往感到有点恶心。

那天晚上的具体过程已经很模糊，我无法确定他经过一番努力后，究竟取得了何种程度的成功，因为后来我完全睡着了。我双眼看天，仔细回忆，越回忆越模糊。我觉得还是确定一下比较合适。于是我买了条试纸试了一下。我中了五百万。

我并不感到害怕或者紧张，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愤怒，有一个庸医曾经告诉我，怀孕对于我来说很难。我很想找那个庸医算账，现身说法，揭穿他江湖郎中的真面目。

我没有可以商量商量的人。之前已经交待了，我的爱好都缺乏群众基础，平常都是一个人呆着。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刚刚出卖了我，把我跟她议论的对领导的不敬之词原文转达。这件事充分证明了我政

治上的不成熟，也许证明了我政治上的永远不可能成熟。因为我老是控制不住地想说真话以及相信别人。

我没告诉我妈。这件事怎么说也不是个小事。但我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不要这个小家伙。有一个庸医说过我怀孕很难，我不能浪费这宝贵的奇迹。而且说实在的，我相当地孤独。非常需要一个爱我的人陪着我。这个人需要我而且不会出卖我。我为他付出一切都心甘情愿物有所值。现如今这个小家伙来了，我等的人就是他。我有点忐忑不安地想。

但我得告诉毛毛雨。目前他是这世界上唯一可以跟我分享这个秘密的人，我得了500万，必须无私地分给他250万。

我给他发了个短信，直不愣登地说："我怀孕了，哈哈！"

我在这里加个了"哈哈"并不是表示我欢欣鼓舞。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到高兴也不感到好笑。事实上我是什么样的感受跟他的反应直接相关。这个"哈哈"只是个语气助词，我之所以使用了这个语气助词是不想让这个震撼人心的消息显得过于震撼。我对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把握。自从习惯于用手机短信跟人交流后，我学会了用"哈哈"。这是能有效掩饰我真实情绪的最好的词汇。虽然它似乎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没心没肺的傻大姐形象，但的确让我少说错了很多话。即使说错了还可以继续哈哈一声说：我是开玩笑的！——真是现代汉语中的万金油。

他回了个问号。

我就又发了一遍："我怀孕了，哈哈！"

连问号也没有了。

我坐在银杏树下的长椅上等了很久，怀疑是不是我的手机出了问题，或者是他的手机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电信网络出了什么问题，使他针对此震撼人心的消息的情绪迟迟不能得到有效表达。时值秋天，银杏树飘下了金灿灿的黄叶，往我头发上也铺了几张。我给他打

了一个电话，电话一通，我马上就挂断了。显然我的手机、他的手机、电信网络都没出什么问题。

我又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金黄的银杏叶子把我肩头也铺满了。风吹过来时，一片片叶子打着旋，在我眼前跑走了。

这时候大雨花花过来了。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在读的MBA，是一个广告商，在我们系组织的一次“抵制过度包装万人签名”活动上认识了我。他小心翼翼地在红布上想找一个合适的空当以便签上他的名字。我提醒他说：“不用那么费劲，没人看。”我还补充了一句说：“事实上你把你的名字签上一万遍，效果也完全相同。”

他为我的这两句真话喝彩。MBA这个专业众所周知，比马克思主义还虚无缥缈，所幸的是他跟我一样热爱文学。他在学校小餐厅里跟我探讨过一次现代文学，问我对现代文学怎么看。我玄妙地答：“上帝已死！”

他问我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实在想找个人说说这件事。命运安排他来听我说这件事，我不能违抗命运的安排。

我说：“我怀孕了。”

他惊奇地问：“是吗？谁的？”

我说：“一个朋友的。”

他说：“哦。”

他拿穿着黑皮鞋的脚在银杏树叶上碾了几下，拿手捋了几下头发。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去医??”

我想了想，说：“去吧。”

于是他开车送我去了医院。一路上他兴致盎然，因为有了个当骑士的机会。我一开始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兴奋，后来我听明白了，他准备背下这个黑锅，在手术单上签字。他觉得自己很见义勇为。

我说：“你什么意思？我为什么要手术？”

他吃惊地说："你不是没结婚吗？你说是一个朋友的，你没说是你丈夫的。"

我说："是的，我还没结婚。严格说来也不是一个朋友。我不怎么认识他。"

他听懂了。但他好象又没听懂。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涉及到的东西太多。我觉得没必要再跟他做任何解释了，既然一切都跟他无关。

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医院的妇科门诊。N年前我来过，以为自己怀了孕。对方是一个我误以为自己在深爱着的男人。诊断结果是没有怀孕而且很难怀孕。我听到这个结果，怅然若失；可是门口长椅上等待着的女性却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我对这个结果怅然若失，那个男人却擦了擦死里逃生般的冷汗。从那以后他就跟我小心翼翼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直至彻底断绝联系。他说觉得我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而他不喜欢有心计的女人。

我说："我哪里跟你动过心计？"

他支吾了半天说，我自己去妇科门诊的那件事让他有了这种感觉。他最讨厌女人自作主张去妇科门诊，拿孩子来拴男人。

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以为自己爱他其实是一个误会。我没再说什么就跟他疏远了。后来他又说我这种毫不挽留的态度伤了他的心。

我知道女性在这样的门诊里要忍受什么样的屈辱。这些屈辱来自于一些医生、护士或其他病人的莫明其妙的鄙视目光，那目光里充满了自己道德高尚足以立几座牌坊的优越感。

即使做一个未婚妈妈，所要承受的谴责也未必比这个更多。当然后来我知道了已婚妈妈也经常要承受一些谴责。被谴责是女人的常态。为了在被谴责的命运里稍做挣扎，女人们都更加严厉地谴责别的女人。

果然，有大雨花花陪伴一旁，而且得知我竟然不是来谋杀一个未出世的小生命的，医生的脸色缓和了很多。从医生的脸色看得出她既

要当杀人犯的帮凶，靠这个吃饭，同时又觉得这口饭很是难吃。就像我对我自己那份工作的态度。

我在医院里做了一圈检查，抽了血，建了病历。大雨花花一直没说什么。他表情僵硬，在医院走廊里踱来踱去耐心等候，若有所思。

我在医院门口拿了一大堆月嫂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宣传单，我未来的生活一项项地被列在了上面，我仔细研究。然后大雨花花把我送到了我妈那里。

不婚时代（4）

4

跟我妈说清楚这件事需要面对她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她有几种不同的病，分别会选择不同的场合及时发作。

大雨花花救了我，也使我妈免受心脏病发作之苦。

作为一个MBA，一辆好车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生产工具。我妈躲在客厅的窗帘后面，敏锐地在已经慢慢降临的夜幕中捕捉到了这一场景。她春风满面地开门迎接我，接过我的包；自作聪明地向我挤挤眼，表示她已经看到了一切，但她决不会探询我的个人隐私，然后就跑到厨房去给我做饭了。

我感到有些累，连衣服也没换，就在沙发上躺下。我知道这是我身体内部起了巨大变化的原因。从此后我跟从前不一样了。我不再是我。

这时毛毛雨回复了短信。

针对几个小时前我的那条“我怀孕了，哈哈”的欢乐短信，他的回复更欢乐。他说：“是吗？恭喜恭喜，哈哈！”——他这个“哈哈”又是什么意思？

他终于印证了他的聪明机警，也终于看清楚了我跨越圈子界限，为他设了个什么样的陷阱。

说穿了我是个卖狗肉的，准备拿他当个羊头。不对，这么比方并不恰当。应该说是有人酒后驾车出了交通事故，我却把他按在了驾驶座上让他去服三年有期徒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需要一点钱，或者是其它的什么东西，想跟他谈谈条件。失去了纯洁的女人干出什么没有廉耻的事也不奇怪。

他凭什么要承担这些？他只不过是跟我两厢情愿地折腾了五个小时，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没有什么快感。他很无辜。虽然他跟我

认识三个小时后就说出了“爱”。但那个字证明不了什么，什么都证明不了。

于是他回了这么条短信明确无误地告诉我，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对象，想玩他那是休想。

吃晚饭的时候我妈一直喜气洋洋。她24岁就结了婚，“30”这个阿拉伯数字让她不寒而栗。今天她感觉温暖多了。

她的态度相当奇怪。好象是她而不是我谈了场秘密恋爱。她想说，又不好意思说；想高兴，又不好意思高兴；想探讨，又不好意思探讨。她只好笑眯眯地抿着嘴，脸上泛起红光。

我看出来她的心思，第一次感觉到她是爱我的。当然，之所以有了这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的身体里多了一个另外的细胞的缘故。

我很累。也很慌张。毛毛雨回的那条短信让我30岁的心又卡喳地向上成长了一截。要知道，成长总是痛苦的。我扭头看着窗外。外面很黑，已经亮起了黄蒙蒙的路灯，照耀着一棵棵秋天的树。

我妈以为我的情绪低落是跟大雨花花闹了矛盾的缘故。她很想拿自己60多年的人生经验及30多年的婚姻经验来开导我，但她如果开导我，就必然暴露了自己每天晚上隐藏在客厅窗帘后面的潜伏习惯。她手足无措一筹莫展，脸上的皱纹一下子变深了。原来她真的是爱我的。

我疲倦地回房间躺下，我妈果断地翻检了我忘了拿回房间的包。她看到了病历，以为自己找到了虽然有人送我回家，我却闷闷不乐的答案。这可不是小事，对于她们那个年代的、从不在婚前失去纯洁的女人来说，这件事够得上惊悚。对于一个经常隐藏地客厅窗帘后面、为女儿的30岁的孤独心急如焚的母亲来说，这件事似乎比较老套：有人惹了麻烦，想跑了。他别以为自己开着辆好车就可以用钱来解决一切，她可决不能眼看着女儿吃亏。

于是她冲进了我的房间，激动地表达了她的观点。

她认为，一：要么就结婚；二，要么……他也得结婚，必须结婚。否则要他好看。他是哪个单位的？别以为钱能解决一切，她女儿单纯，她可不吃这套。

我听明白了她的误解。她的潜伏习惯我早心知肚明。所以我告诉她："跟刚才那个人没关系。"

她惊讶了，问："那是谁的？"

我说："你不认识。"

她说："你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了男朋友？"

我说："不算是男朋友。

想跟她解释清楚这件事实在太困难，我闭上眼睛，决定不跟她解释。

她问："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睁开了眼睛："这事跟结婚有什么关系？"

她更吃惊了。

我表明观点，让她死心："我要这个孩子，但不结婚。"

她对我的爱戛然而止。她激动地说了一大堆话，都是电视剧里的陈词滥调，毫无新意，我实在懒得重复。最后她说了一句电视剧里从没有过的台词。她说："你要孩子有什么用？你看看我这一辈子，要孩子有什么用？"

我妈老是在回想她这一辈子，她从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总结她这一辈子。这世界上没有比她这一辈子更重要的事了。孩子的确无足轻重。对于她的这种说法和她对我的感情世界的毫不关心，我其实并不意外。

我承认要孩子没什么用："可是，什么有用？不要孩子，您这一辈子就会很精彩？"

她变了脸色，厉声说，她不会给我做一顿饭，不会陪我我去一趟医院，哪怕是生的时候也不会；将来也别指望她帮我带孩子。

为避免她心脏病发作，我不得不起床，打车回到自己的住处。

当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也许因为太累了。

不婚时代（5）

5

不管怎么说，此事不宜声张，虽然我此前并没有类似的经验，但我明白这个道理。

我请了个保姆来照顾我，她姓杨，我叫她杨姐。她来自甘肃甘南山区，除了比较懒以外，没什么大的毛病。她穿着花布连衣裙，镶着两颗金牙，还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环，看起来很有气势。晚上她陪我看电视，陪我散步，跟我讲她老家的奇闻轶事。她说她家里种了一千多棵栗子树，本来是丰收年，可是下了一场冰雹，把栗子都打下来了。于是丰收年变成了绝收年。

她说她家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是村里的一确良个社交场所。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打牌到深夜。抽烟抽得把棚顶都薰黄了。

她家的房子盖在公路边上，夏天的时候她在公路边上卖酿皮和凉茶，有一个大车司机对她情有独钟，每个礼拜都要在这条路上跑一趟。

她生性要强，要盖全村最好的房子，因此欠下了债。她出来当保姆，就是为了还债。

她很会讲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不那么孤独了。我很怕她离开，在她比较懒的情况下，主动给她加了工资。

我知道这件事可以让我失去很多：名誉、工作、未来，亲情、友情、爱情。但我还是决心已定。人活在世上，总不能什么也不干。哪怕是爱个什么人，像我妈那样，也算是一生的事业。我不怎么喜欢我的工作，但我得养活自己，我生来就没有被人养活的运气。回想起我所有的恋爱，形式都几乎相同：倒搭。不管对方有钱没钱，我都习惯了倒搭。这倒不是我一定要用钱来交换感情，我还不至于那么悲惨；我只是不愿意欠别人的。一顿饭如果由我来买单，我就会吃得轻松自如；如果由男人来买单，我就有些手足无措。连一顿饭都做不到理直

气壮地白吃，我又怎么敢去设想一辈子端别人的饭碗。所以，那个半死不活的工作，我只能一直做着。

我总得干点什么。行尸走肉的感觉并不好。我也有很多深藏的感情希望别人知道。我不愿意在这地球上只做一根自生自灭的小草。我希望有人知道我，记得我，需要我，爱我，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渴望都写到了我的小说里，但我的小说从来没有发表过，它们仍然只是深藏。

我需要一个需要我的人。这是我活着的意义。

曾经我以为我妈需要我；后来我发现她不需要。

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指手划脚，他们谁也没说过要为我的孤独负责，那么他们又为什么忽然打起了要对我的名誉、工作、未来、亲情、友情、爱情负责的旗号，对我指手划脚苦口婆心呢？我不认为他们是出自于伟大的责任心。

但是，此事仍然不宜声张。只要我还想好好活下去。这个道理我懂。

正如某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言：人定胜天。在强大的心理动力下，我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从未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忽然冲进洗手间里干呕。一个月后，我的身材仍然没有太大变化。天一点点凉了，我穿着紧身毛衣站在讲台上信口开河，心里暗乐不已。欺骗了全世界的感觉真不错。

大雨花花又来看了我两次，陪我去医院。他对此事有种激动的好奇。他告诉我，他有一个交往了五年的女朋友，不怎么年轻了，但就是不想结婚，更不想生孩子。她说生孩子会毁了她。

我理解："有很多女人是这样想的。生孩子会毁了女人的身材，也许还有事业。"

他问："你是怎么想的？"

我说："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陪伴我。"虽然我的身材不错，但我也很孤独。所以我不怕它被毁掉。至于事业，有很

多人羡慕我是个大学老师，但我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过事业。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

他问："那你为什么不结婚？"

他大概是想问，我为什么不跟孩子的父亲结婚。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说："其实我也没想过要结婚，没想过。"

我补充说："我觉得孩子跟结婚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说的是真话。但很多人都以为我不过是拿自由、思想、女权之类的为自己遮羞。

他充满理解和同情地看着我。后来他说，他猜测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应该是个有钱的有妇之夫，而我则有一段曲折不堪的情感故事。

大雨花花又给我送了一些营养品。我跟他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不想长的太胖，那样别人就会看出来。

他脸红了一下，急匆匆地走了。

我送他出去时，看到他女朋友坐车里等他。她有一张尖尖的小脸，一对黑色的眼睛。她鄙夷不屑地瞄了一眼我比她粗壮许多的腰身。

大雨花花只说我是他在学校里的一个朋友，没跟她说我是个孕妇。这件事他做到了对任何人保密。

我感觉到了她的敌意。我很想告诉她，当一个女人没有了性要求及性功能以后，就绝对是百分之一百的纯洁了。孕妇是处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一个独特性别，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很安全。

但我没有机会跟她说话。她瞪了我一眼，就摇上了车窗，然后他们就走了。

不婚时代（6）

6

有一天毛毛雨又联系了我，距离上次见面又是两个月过去了。从那次短信后，我再没跟他联系过。他观察及等待了半天，预想中的陷阱又未出现，他有些烦躁。把他所谓的“爱”打个三折用在我身上也足够用，而且他也很孤独。他不相信我，不是他对我有什么成见，他谁也不相信。

关于我的那条短信，也一直让他心里七上八下。那个夜晚实在是太混乱了，以至于他也不能完全确定。一想到那个混乱的夜晚，他就有点恨我；如果没有我的配合，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要承受一次冲动的惩罚。

但是他又明白，也不全是我的错。为了给自己开脱责任，他又免不了要暗自嘀咕：是我的吗？就一次而已，怎么就那么巧？

他内心这么纠结着，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他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我前去纠缠，激动地挥舞着一张诊断证明，逼问他怎么办。

他的确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通常的做法肯定是让这个未形成生命的小水泡彻底消失掉，可是这需要我的同意。

那么，我能同意吗？

他不了解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同意。一般来说我会同意，但不会那么痛快地同意。一定要折磨他一通再同意。

可是，万一我不同意呢？他又该怎么办？结婚的事他想都没想过。他还不到结婚的心理年龄。自由自在的单身汉的生活他早已习惯，昂贵的结婚成本让他对结婚望而却步。他经常自我安慰说：一个人过挺好。跟我一样，他错过了结婚的最佳时机，不再相信爱情更不指望婚姻。

他等着我的主动出机，以便决定应对策略。可是我一直没有出击，这让他感到有些失落。

看来我不过是玩了个女人惯用的小伎俩，拿这件事来试试他的心，考验他一下。真是无聊得很。

他觉得已经看透了我，我的诡计不能对严防死守的他构成什么伤害。他有这个自信。

也许有些好奇的因素在。也许还有别的什么。总之，这件事以后，他并没有非常反感我，没有完全忘掉我，经常会想起我，像想起一个老朋友或者一个亲人。

我们仍然是在一个深夜里见了面。我选择的时间，这样更有利于我遮掩身材。

他一约我我就同意见面了。我很想再看看他。他使我的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促使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我对他忽然滋生了一种奇怪的情感。不是喜欢，也不是爱。用“亲切”这个词可以做出相对准确的概括。我对他还不怎么熟悉，我在昏暗的台灯下仔细观察他的五官长相，暗暗描画着另外一个缩小版的蓝图。

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话。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什么话来跟他说。当我不能畅所欲言地说我想说的大实话时，我就沉默不语。我没仔细问过他的工作，他在做什么、挣多少钱及住在哪里。我觉得这些都跟我关系不大。

仔细观察的结果，我对他提供给我的细胞质量相对满意。之前说了，他结合了我比较在意的两项优点：头发和皮肤。他的身材不够理想，希望我的那一半能发挥作用。

他不露痕迹地在我肚子上摸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表示那个短信是我在跟他开玩笑。

就这个话题我们没再做任何交流。躺了一会儿，他就起床说要走了。我没有挽留他。

在没开灯的门厅里，我紧紧地拥抱了他，再次仔细观察他的五官，心中泛起伤感，眼里泛起泪光。我向他告别，也向青春告别。

他却耸耸肩，捏了一下我的鼻子，略带嘲弄地一笑。

如果我是个旁观者，看到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么一笑，我只能提醒那个女人：他似乎觉得你在演戏。而且是一个不怎么适合你的角色。

一个曾经试图以怀孕来要挟或者试探别人的女人，的确不适合再演这样的纯情戏。

于是我也耸耸肩，饱经沧桑地潇洒一笑。

直到喜羊羊出生之前，我跟毛毛雨没再见过面。

6

怀孕四个月后，我带着杨姐到了香港，这是大雨花花的主意，他有一个分公司在香港，安排我们并不困难。随着身材异常情况的暴露，我在北京只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处可藏可躲，被居委会的老太太盯上后捅到学校里，会让我身败名裂丢了饭碗。而且我还要面对很多指责。一些正义的人会忽然冒出来，居高临下义正辞严威风凛凛。我听到最多的话一定是“你怎么可以让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也没有户口，这对孩子太不负责任了。”我对这种论调颇不以为然。我不认为给孩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是母亲对孩子负责任的唯一方式。我认识的很多人都生下来就有父亲，但我认为他们还不如生下来就没有父亲。这些正义人士都打着为孩子负责的旗号来指责我，他们不可能会比一个母亲更想真正地为孩子负责。他们的中心目的不过是想羞辱我。

关于孩子的父亲，他们可能会当面严厉地教育我；而关于贞洁、?德、品质，则有可能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他们严肃地笔直地站在一起，发表观点，对孤单单抱着孩子走过的我目不斜视。

对于有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自豪的时刻。

为了不给更多人在批评及指责我的过程中畅享伟大与高尚的机会，我听从大雨花花的意见，假装成抑郁症骗了病假条，到了香港。听说我得了抑郁症以后，学校里很多老师和学生都互相议论说早就发

现我不怎么正常。举例子最多的就是我的好友。她在别人热切的注视下讲述关于我的故事，当了好几天女主角。

大雨花花在中环帮我租了一间公寓，我于是过起了平静的隐居待产生活。我痛痛快快地享受着自己的三大爱好：逛街购物、上网炒股及看小说写小说。

我极少认真地去想接下来的生活，当了妈妈的生活。我极少一手扶腰，一手放在肚子上叉开两腿站着，畅想未来。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除了身材的变化，我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育儿杂志里妈妈们反复提到的幸福、激动和紧张，我全然没有体会。我经常想起来的，只是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我这一辈子——像我妈一样。

难道我不爱这个孩子吗？我纳闷地自问。

我不知道。我就像等待一辆即将准时进站的公交车一样东张西望地等待着。偶尔看看表，看看报纸，吃点东西。

我该什么就该什么。按部就班。我看着别的准妈妈描写自己等待的心情，意识到：人总是要活给别人看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就要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给别人看。接受评价，享受评价带给自己的满足。

现在没人看着我，也没人听我说。所以传说中的那种骄傲或者激动的心情，我也就不必再有了。

这期间毛毛雨给我发了很多信息，也打过电话。我不怎么回信息，电话则干脆就没接过。我对自己的现状没再透露过一个字。我的生活安排得很好，我不怎么需要他。在喜羊羊没有正式表态之前，我不想替他拿定主意说他很需要一个父亲。

毛毛雨好几次想来见我，并且到了我家楼下。我不在家。我没说我在香港，我只回短信说“没必要再见面”。

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我当初的“喜欢”一词可能不是在骗他，也骗不到他什么。

我不想再见他，他焦躁不安，怀疑自己是不是错失了某种良机。

如果说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地真的有点爱上了我，我觉得是可信的。一开始的那个“爱”字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不婚时代（7）

7

大雨花花来看过我两次，都是顺路。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只笨拙而幸福的袋鼠。

我不认为他会对一只袋鼠产生什么想法，我太闷了，很高兴跟他一起出去吃饭。香港的很多餐厅都很拥挤，座位逼仄。大雨花花尽量把椅子往后拉，给我腾出大一些的空间，但我坐下来仍有些困难。

他是唯一来探望我的人。我妈说到做到，从未来看过我，她在电话里激烈地指责我，预言说我将来会很惨。

我和大雨花花年龄相仿，他比我大了两岁。我们一起摇摇摆摆地走在街头，那情景非常和谐。

跟大雨花花一样，杨姐也认为我必然有一段曲折不堪的感情经历。只不过她认为那个有钱的有妇之夫正是大雨花花。大雨花花一来，杨姐的态度就变得很古怪。对他既敬畏又不屑，对我也是如此。流行电视剧的情节把大家的智商都降到了一个水平面上，这真让人痛心。

大雨花花对我如此关照，我没什么可以报答他的，就主动提出让喜羊羊给他当干儿子。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喜羊羊是个男的，很沮丧。

大雨花花很高兴他有这个新的身份，同时问我为什么沮丧。

我说："我希望有一个女孩。那样我们可以更容易成为朋友。我们可以一起逛街，我的一些衣服和首饰也都可以送给她。"

他说："男孩也可以。他会给你带回一个儿媳。"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这正是我不喜欢男孩的真正原因。陪伴了我多年的好朋友要被另一个女人夺走，为了能跟好朋友继续维持一定的友好关系，我不得不讨好这个女人，还要把房子衣服和首饰留给她。我怎么能不火冒三丈？

大雨花花温和地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人人都这样。”

是的，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人都这样。

即使是个女孩，将来也要离开。我可怜巴巴地孤独地等着她放暑假的时候回来看我。我在冰箱里塞满了她爱吃的东西，还给她买了新衣服。我找人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擦得锃亮，书架上摆着她从小到大的照片。爱异想天开的我说不定还会在墙上挂一个倒计时牌。

可是她打了个电话通知我，暑假里她要跟男朋友出去旅行，不回来了。

这么一想，我就要暗暗垂泪。

人的孤独真是命中注定。

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短暂的，只有自我相对永恒。

我告诉大雨花花，我已经把小家伙命名为喜羊羊，因为我自己叫美羊羊。

他问起了关于喜羊羊的父亲，我实话实说了。

不为钱不为爱情也不为结婚而生一个孩子的女人实在并不多见。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被这个反反复复的问题问得不耐烦了：“难道凡事都一定有个为什么吗？”

他说：“可是……我觉得总得有个原因。”

我说：“就是生活沉闷。从此后我不用再一个人去吃饭逛街了。”

我不想说，作为女人我已经意识到不可逃脱的受谴责的命运，不管是早婚单身不婚还是结婚。不管是当妈妈还是不当妈妈，总有人要指手划脚。所以什么样的选择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当然也许对喜羊羊来说不一样，也只是不一样而已。没法判断哪种选择更好。

这是女人的感悟。这种感悟说给男人只会招来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嘲讽。

所以我不想说。

大雨花花说：“你可以结婚啊，那样就有人陪你了。”

我简单地告诉他，我从没有想过结婚的事。看起来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也没想过。也许喜羊羊也不希望我们结婚。何必要做三不全其美的事呢。话说回来，结了婚也不意味着有人陪我。

这个崭新的理论对在读的MBA造成了巨大冲击。他讪讪地说："原来你是个不婚主义者。"

我像在课堂上对大学生们宣讲某种理论一样地严肃地说："这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主义。有的只是个人的选择。

习惯于西装革履、外表古板严肃的大雨花花，自然而然地跟别人一样，为喜羊羊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表示担心："一定有很多人会问起关于他的父亲，他可能会因此受到歧视。"

大雨花花问我是否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当然考虑过。我告诉大雨花花，我觉得一个人的父母是谁并不重要。就像喜羊羊，我是指动画片里的喜羊羊，还有灰太狼，谁知道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是谁呢？其实我们都不关心。我们只关心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和母亲是谁，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喜爱。至于歧视，那是别人的自我感觉。歧视的理由有千万种。狼歧视羊羊也可以歧视狼。歧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定要歧视的话，我有千万个理由教育喜羊羊歧视有合法父亲的人。歧视是一种很没有技术含量的举动。喜羊羊不会因此而吃什么亏。

大雨花花张口结舌地说："可是生活不是动画片啊。"

我说："可是生活为什么不能是动画片啊？"

大雨花花心事重重地离开了香港。出于对伤害了他的价值观的抱歉，在他上飞机之前我给他发了条短信："一个作家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你不需要父母。"

大雨花花回北京后给我回了条短信，说他上网搜了一下，的确有过这么一句话，说这句话的是南非作家库切，2003年获了诺贝尔文学奖。

大雨花花也不能免俗。这话由我来说，他就半信半疑；由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来说，他就深信不疑。这么一想，你们就不能再批判我的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梦想了。

不婚时代（8）

8

对于我的忽然消失，多疑的毛毛雨做过很多的假设。我不接他的电话，他的各种假设就乘着手机短信，一条一条地飞到香港。

他愤愤地说："你一定是有了别人了！"

我想象着他那滑稽表情，嘿嘿暗乐，回短信说："那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分析和思考了半天，又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很大。

于是他又猜测说："你一定是嫌我穷！"

我极少给他回短信的主要原因是，在香港往北京发一条短信的成本太高。就目前我的状况来说，不应该有过多的奢侈消费。

于是我就不吭声，随他猜去。

我越不吭声，他越疑心不已；他的疑心真是可怕。我理他，他怀疑我要骗他；我不理他，他怀疑我已经把他骗了。

我对着肚子嘱咐喜羊羊："将来可别像你的生物学父亲那样多疑，对你的健康不利。"

毛毛雨后来又做了很多种奇怪的猜测。之前我们接触不多，加起来没说过三百句话。他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他。他疑虑重重、狂躁不安的短信让我对他多少了解了一些。我也算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我们第一次遇见的偶然场合，以几百人之众，我唯跟他互相对上了眼，虽然是疑虑重重地十分警惕地，但毕竟是对上了眼。

我们很相似。

他的多疑，后来我想，也许是他受过一些伤害和欺骗的缘故。但我也只是这么想想，我从来都没问过他，一直没问过他。他受过的伤害和欺骗，就像我受过的伤害和欺骗一样，擦肩而过，彼此将永远未知。

我们两个最相似的地方，是都喜欢说大实话。正因为他是个喜欢说大实话的人，他才没有掩饰对我的种种怀疑。

他的大实话比我的还要可笑。有的时候逗得我看着手机哈哈笑。虽然我被逗得哈哈笑，但为了不奢侈消费的原因，我极少回短信，他并不知道我被他逗笑了。在他那一头感受到的，就是我的无边无际的沉默，以及偶尔冒出来的两句神秘莫测的内心独白或者人生感悟，让他彻底地摸不着头脑，失去了方向。

有一次他甚至这样说："是不是你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因为跟你不熟，所以我表现得不大好。我们熟悉了以后就一定会好得多。"

我在这头嘿嘿地笑了一通。

后来他又围绕这件事情做过很多的解释和保证。他保证如果我跟他接触多了，再给他几次机会，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他。

他承认他的确是怕被我设计陷害，所以才表现不佳。

我诚恳地回了一条短信说："不，你表现得很好；事实上从没有人像你表现得那么好。我收获很大。"

他马上问："那你为什么不再见我了呢？"

他问："你是嫌我没钱吗？"

我说："我又不想嫁你，你有没有钱跟我有啥关系？"

他问："你有别人了？"

我说："我又不想嫁你，我有没有别人跟你有啥关系？"

他气得回了一个字："靠！"

我乐得直打滚。

他猜来猜去，唯独没有猜到那个，我已经告诉过他的真正原因。

他也是流行电视剧的智商，认为如果我真的怀了孕，而且是他的，那么将有如下两种可能：

一，找他闹一通，让他出手术费，把孩子打掉；

二，找他闹一通，逼他结婚。

像我这样的处理方式，电视剧里没有过先例。如果他是个有钱人，他也有可能怀疑我会不会偷偷生下孩子，以备将来手持DNA鉴定，找他讨要抚养费和财产继承权；可是他的状况，之前已经说了，连房子都是合租的。所以，不大可能会出现第三种可能。

毛毛雨在寒冷的冬夜里几次来到我的楼下，眺望那个他曾经涉足两次的小屋。那里再没有亮起过灯光。

他以为我故意躲起来了，就给我发短信说："让我上去吧，我快冻成冰棍了！"

我有点过意不去，但也只能说："你回去吧，我不在家。"

在阴冷潮湿的冬天的香港，我能想象他在北京的冬夜里竖起衣领，茫然地走向拥挤的公交车。他默默地望着灯火辉煌的夜色，又愤怒又茫然，仿佛失去了什么。那不是失恋的感觉，只是简单的失去。

他不能恨我，不能指责我。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约定，我们互不相欠。他不能恨我。因为他知道，哪怕那条"我怀孕了，哈哈"的短信是我在跟他开玩笑，他的回应方式也暴露了他自己，伤害了我；我怎么报复他都是活该。他失去了讨伐我的权利。

要想活得自由，就得谁都不欠。我这样总结我的一辈子，从不后悔一次又一次的倒搭。

不婚时代（9）

9

我的隐身令毛毛雨烦恼，我却热情高涨。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睡觉、逛街、上网、看电视和八卦杂志。我几乎没有遵守过任何孕妇禁忌。我仍然是我，但我不再是我。

我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一项又一项关于未来的喜羊羊的基本特征。我写着：

头发：黑，微卷；

身高：175-180

皮肤：光滑，棕

眼睛：中等（单？双？）

考虑到我和毛毛雨的眼睛长的不一样，喜羊羊既有可能是单眼皮，也有可能是双眼皮。我个人倾向于希望他是单眼皮，我觉得男孩子单眼皮更好看一些。

鼻子：中等（高？低？）

如果是男孩子，最好鼻子长的不要像我。毛毛雨的鼻梁又细又高。我则恰恰相反。

嘴：中等偏小

四肢：中等偏长

我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喜羊羊千变万化。我真恨自己不会画画，否则我一定会清楚明白地现在就给他画一幅肖像挂在墙上。

来到香港后，杨姐很胆怯，自己不敢出去，成天在家陪着我。她也跟着看这张纸，她看得有点糊涂，因为她一直是把喜羊羊跟大雨花花联系在一起的。

她问我：“喜羊羊大名叫什么？”

我说：“还没起。”

她问：“我帮你起。他姓什么？”

我说："跟我姓。"

杨姐瞪大眼睛，看得出她有千言万语想倒出来批评我、教训我、指点我、嘲笑我。当然她并不是个坏人，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多少有了些感情。她最想跟我说的是千万不能便宜了大雨花花，跟谁姓不重要，但在钱的事情上绝不能含糊。因为这是她不敢独自上街的香港，所以她虽然很想教训我一顿，却一时不敢太过嚣张。

她沉默了一会儿，转弯抹角地告诉我说，她在电视上看了，香港人用的菲佣，一个月工资要五六千块。

我点点头表示我知道。

我问她："人家会说英语也会说广东话，你会吗？"

她不会。她连普通话也不会。

我告诉她："如果你会讲英语也会讲广东话也受过专业培训，你就可能在香港也找到这么一份工作。"

说真话是我的不可抗拒的习惯，她本应该相当了解。可是她听了却很不高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经常给我脸色看。她有资格给我脸色看。我给不了她跟香港菲佣一样的工资，孩子又不跟爸爸姓。她做家务的水平跟菲佣相当，两个孩子都跟爸爸姓。所以她完全有资格给我看点不屑的脸色。

喜羊羊早产两个月，住了一个月的暖箱。从喜羊羊早产这件事看来，当初断定我很难怀孕的庸医也不是完全的庸医，也许当初他想说的是我很难生孩子，可能是他一不小心给说错了百分之五十。

喜羊羊出院后，我们回了北京。一路上，她反复表达了她对这个小孩子的厌恶："从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这可怎么养啊？"在香港开了眼界的她再度提起菲佣的工资，我没接话。于是一到北京，杨姐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弃我和喜羊羊而去，留下我一个人惊慌失措地守着一张蓝色的婴儿床，喜羊羊躺在那里像只青蛙一样呱呱地哭。

不婚时代（10）

10

我只好向我妈求援。早产两个月的喜羊羊带给我的不是欢喜，而是恐惧。我没见过这么奇怪的生物。我曾经拿一张纸，在纸上一项一项地描画出未来的喜羊羊的形象，我从没想过他会长的像一只……像什么呢？我从来没见过类似的生物，所以一时无法比拟。我觉得他像外星人。我以为他会一生下来就长着一头浓密的卷发，又白又胖，对着我嘎嘎乐，举起脚丫来让我闻。可是他头顶上只有稀疏的几根胎毛，细瘦的胳膊和腿无力地蜷缩着。他才三斤多，哭起来像只运河边上的青蛙。我不敢看他。他努力睁开眼睛的样子让我想起江南七怪里的柯镇恶。

总之我很害怕。杨姐一走，我连抱喜羊羊一下都不敢。我怕我一抱起他来，他就断了气。

我只好向我妈求援。

我妈对喜羊羊的态度可想而知。

我不怪她接受不了喜羊羊。我了解我妈。别人可能会以为她是因为喜羊羊的身份问题而对喜羊羊有意见，其实不是。她就是天生的不喜欢孩子。想当年我的身份是正而又正，红而又红，但她还是以工作太忙为由，在我五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扔给了我姥姥。

后来我就这件事多次质问过她。她不好意思再说是因为忙，就振振有词地说："谁让你那么爱哭！"

喜羊羊不像我那么爱哭，他没有那么多力气哭。

我夜里起来给他冲奶粉，看着他的皱巴巴的脸，他没哭，我倒哭了。

不，我哭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什么毛毛雨啊、大雨花花啊、责任啊、义务啊、爱啊不爱啊什么的。

我是想到了我自己。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如此幼嫩的婴儿，大张着没长牙齿的嘴巴嗷嗷待哺。他那么柔软，那么可怜，那么需要爱。

那么无辜。

我就仿佛看到了30年前的我自己，大张着没长牙齿的嘴巴，躺在黑夜里，渴望着母亲的一个拥抱，渴望着不要被抛弃。

我试图用哭声引起母亲的注意，这哭声让她很烦。

可是几个月大的我，除了哭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还不会说话，也不会笑。

我在那一刻里决定要好好爱喜羊羊，就像爱三十年前的我自己。

我守着喜羊羊，一夜没睡，不时地心酸流泪。一大早起来我就通知我妈，我要请保姆，不用她了，她可以回去了。

我妈听了我这话，显得有点慌慌张张；她并不掩饰她对喜羊羊的不喜欢，可是我一旦因为她对喜羊羊的不喜欢而记恨她，她也觉得自己这个姥姥当得有点过分。虽然她不知道喜羊羊的爸爸是谁，但她毕竟认识喜羊羊的妈妈。这有点说不过去。

她虚张声势地说："你又犯什么病了？我哪儿伺候得不好了？你怎么那么难伺候？"

凭心而论，我妈虽然脸色不大好看，但她也尽量在给我熬汤，还给喜羊羊做了小被子。

可是我不想让喜羊羊跟我一样，只是因为他还不能自立，就被迫欠下人情债，要终生偿还。

我妈不喜欢别人以各种名义强加到她身上一些责任。但她又不敢反抗那些强加给她责任的人，她只敢反抗那些责任。——她的反抗相当不彻底。她迫于压力去承担，但她不掩饰自己的厌恶，还隔三差五地捣捣小乱。

她告诉我，她可并不想生我；她本来是想生个儿子的。都是我把她的生活搞乱了。她这么说的时候，厌恶地皱皱眉。

她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跟你爸到不了今天。"

我无言以对。只能表示说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我还在一些大人的教导下乖巧地说："谢谢妈妈把我养大。长大了我挣钱给您花。"

那些时刻的尴尬与无奈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我不愿意喜羊羊也体验这样的尴尬与无奈。

我告诉我妈，她做很好，我对她什么意见都没有，我只是考虑到她身体也不好，夜里还要我来照顾喜羊羊，我很累。我马上就要回去上班了，还是找个保姆更合适一些。

我妈问我，是不是已经找好了保姆，是哪儿的保姆。她说："可千万别像上一个，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说："还没找，大雨花花今天就去找。"

我当着我妈打电话给大雨花花，说了要找保姆的事。大雨花花在电话里没说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就来了。

我们已经近三个月没见过面了。

一进门，大雨花花就兴奋地围着喜羊羊的小床转了好几圈。看着他的干儿子，他的眼睛好奇地睁大了。跟我一样，他也没见过这么幼嫩的、还没长牙齿的婴儿。他小心翼翼地把喜羊羊抱了起来，我妈过去纠正了一下他不正确的姿势。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此情此景，不要说我妈，就连我都有点怀疑喜羊羊其实就是他的。

我妈冷眼旁观，得出结论：大雨花花就是喜羊羊的爸爸。如果喜羊羊有这么一个爸爸，她还是比较满意的。她把大雨花花上下左右仔细看了一遍。大雨花花向来西装革履古板严肃，很合我妈的心意。其实我妈并不真的欣赏大雨花花这种古板严肃的人，从她这一辈子跟我爸的纠缠足以看出。我爸是跟大雨花花完全相反的人格类型，活泼开朗不拘一格。我妈被这种性格吸引，也吃透了亏，所以她决心帮我选择一个跟我爸完全不同的人。她老是这样，老把自己的悲剧完全总结

为别人的原因，好象如果我爸是另外一种人，她就一定会幸福。她从没想过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相应地做些调整，变成另外一种人。

但是，大雨花花既然就是喜羊羊的爸爸，而且看上去他也并不想开溜，那我又为什么不承认他是喜羊羊的爸爸，也不考虑结婚呢？难道他是个有妇之夫？——我妈也是流行电视剧的智商水准。

一想到这个，我妈的脸就黑黑地阴了起来。

大雨花花感觉到了我妈的情绪过山车一样的变化，他也有点慌慌张张。他就像一个被栽了赃的人，百口莫辩。他想说点什么，可是回头一看，我披头散发，浮肿着脸，盖着条被子，虚弱地躺在床上。知道我的秘密、大力促成喜羊羊的出生的他，就什么也不能说了。

他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婴儿，也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女人。此情此景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所以他接了我的电话就兴冲冲地来了。早知道是这样，早知道是这样他真应该谨慎一些。——他不背黑锅谁背黑锅？

他只好低下头假装逗喜羊羊，心虚地躲避着根本不是准丈母娘的准丈母娘菜刀一样的目光。

上文曾经提到过，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衡量，我不是无产阶级。因为经常要对此事进行一番交待，连我自己都有些厌烦。此时此刻我仍然感到厌烦，但为了消除更多的疑问，只能再重新交待一番。

不婚时代（11）

不婚时代（12）

12

毛毛雨还在坚持给我发短信。

在短信里，他模模糊糊地变成了另外一个形象。他有点执著，有点天真，有点矛盾，有点烦躁不安。

我不怎么回短信。但我经常反复看着他的短信。我在寂寞虚无的内心里喃喃自语，也跟他对话。但我并没有把这些自语和对话回复给他。他只感受到我的沉默。

他让我想起一些事情。回忆以及思考。

我很孤独寂寞。他不了解我的孤独寂寞，他也不相信。

那个堪称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点的夜晚，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因为寂寞。——寂寞并不意味着饥不择食。再往前回忆，是我们相识的某个夜晚。我在漫长持久的枯燥与疲惫的生活中，忽然看到了一抹神秘的微笑。那只是相对我来说的神秘。我的目光惊异地追随着这微笑，我也莫明其妙地笑了一下。

如果一切至此结束，也许会好一些。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另一个夜晚，这个微笑也许是我人生中一次永远的浪漫向往。

不过也不一定。没发生的事，谁也不能预料结局。

有句俗话说，在人生的道路上，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毛毛雨是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关键一步。

我没有向他诉说过寂寞。曾经谈过三次恋爱的历史及此次轻易就跟他一起度过了深夜中的五个小时的现实，让他对我有了很复杂的一种印象。

显然他希望我们之间能有点什么感情，他以各种方式套我的话。他希望我说“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虽然如果我这么说了的话他也不相信，可能还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但我矢口否认的态度也不是他想

要的。男人跟女人一样需要点借口，他找不出什么更好的轻易就跟谈过三次恋爱的我混到了一起的借口，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我斩钉截铁地打消了他的幻想。我不想花力气粉饰太平，毫不留情地告诉他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又失望又气愤地问："那你到底是为什么？"

我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就是想试试。"

我也问他："那你又是为什么？"

他报复说："我也是想试试。"

那个夜晚已经很模糊了。相比对黑暗中的，令人略感难堪的肉体纠缠，文字更让我感觉亲近。

我对他的印象原本不深。在某一阶段几乎有些忘了。即使我抱着喜羊羊的时候，我也几乎把他给忘了。好象一切都跟他没关系。好象什么都没发生过。

在他一条又一条问"在忙什么"的短信后面，他反倒慢慢完整与清晰起来。五个小时的每一秒钟，也慢慢完整与清晰。

也许我是在故意为自己找借口，以免承认太多的不堪。

我不想说喜羊羊是一个意外的结果。不想说喜羊羊不是爱的结晶。

我试图完善一个浪漫的一见钟情的故事。一个一厢情愿默默牺牲的故事。

我回味着他的身体的感觉。他很强壮，当我抱着他的时候，感觉相当安稳。他的身上有着我喜欢的气味。我慢慢回想起来，他似乎是我第一个和第二个男友的结合体，他性格像一个，相貌则像另一个。然而那两位给我留下的回忆是迥然不同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喜欢他，有的时候讨厌他。

不婚时代（13）

不管怎么回忆与试图塑造，我都不能把“爱”字安放到他跟我之间。因为他不了解我的内心，不知道我的孤独和疲倦。

孤独和疲倦。即使是喜羊羊，也不能令我解脱。这是一个充满遗憾，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惊的事实。

抱着他我觉得很累。我也喜欢他，但我的确做不到充满激情地一直喜欢他。事实上如果没有保姆来带他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办。我会把他送人吗？我会把他送到毛毛雨那里吗？还是跟我妈从前的做一样，再把他扔给我妈——只为了还像以住一样轻松自在，整天蜷在床上看小说，吃东西，一言不发。我真的不知道。曾经豪情万丈地一定要摆脱的孤独如今令我向往。曾经豪情万丈地要负的责任如今令我恐惧。然而，最严重的是，这些感受我还不能说出来。

我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爱他。我是一个骄傲的母亲。

我有点胆战心惊地读了很多妈妈们的育儿感受。她们都那么骄傲和幸福。从没有人说后悔生了孩子。而我的感受截然不同。

不，不是因为喜羊羊有没有爸爸，而是，我发现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种生活比孤独更适合我；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自己更令我热爱；再没有任何一种幸福比自由更令我沉迷。

但是，喜羊羊是无辜的。我心绪复杂地要求自己一定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几乎是我唯一能确定的道德标准。当然，也有爱。只是那种爱，跟别人所描述的母爱，截然不同。

我有点理解了我妈妈。并非是她当初教导我的“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而是，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摆脱我，在我小的时候。

她想要幸福，就跟现在的我一样。

她以为生了孩子就会让她得到幸福，得到父亲的心；然而事与愿违，所以她果断地对我敬而远之。

她要过她想要的生活，而不愿意被道德和责任绑架。

但她不敢公开说出来。所以她一直强调她很忙，并对我充满愧疚。

我不再埋怨她。我甚至同情她，她心中有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但却一直没有得到。

因为她不够坚决。

实在没话可说的时候，毛毛雨就问我："你在忙什么？"

我拿着手机，在床上半欠起身来，看着喜羊羊跟他极相似的眼睛。

我不知该如何做答。说，还是不说，也让我为难过。但后来我还是决定了不说。这本质上是我自己的事，跟他关系不大。

而且，我实在想象不出，一定要把他卷进来，对我，对他还有喜羊羊，到底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推诿责任，像很多人一样。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既然大家都这么做了，那么就已经固定成了一种程序。然后感叹一声：人生就是这样。

我觉得人生可以不是这样。

别人不像我这样，有着一定要尽可能幸福的决心。因为看过了其它人的悲剧，因而异常坚决。

虽然别人老想把我也变成他们，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再多一个同盟军会令不幸的感觉稍微淡一些，毕竟大家都这样，所以也就无所谓正确与错误。

毛毛雨有些潜在的不安全感。他认为我的避而不见是因为我又有了别人。他越这样想我越气他，我说我在忙着谈恋爱。

为了打击我也为了渲泄愤怒，他尖刻地祭出通行道德标准："你都有了我了，还谈什么恋爱？"

我毫不示弱："谁说有了你，我就不能谈恋爱？"

一边发这条短信，我一边咬牙想，他如果知道我有了个喜羊羊，又将如何讽刺我。他肯定会说："你都当了妈了，还不老实？"

我的回答也完全可以想象："谁说当了妈了就得老实？"

我发现每逢我浑不吝的时候，他就一点辙都没有。我发现我一旦浑不吝了，就谁也没辙。

所以我决定浑不吝了。

一想到毛毛雨一副茫然失措摸不着头脑的样子，我就想笑。男女关系很难做到无疾而终，所以他有点茫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如果我爱上了别人，又何必再理他；如果不是，我又为什么不见他？

他不了解。我不见他是因为现在我挺忙，不像从前那样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免不了想找个人陪，内心一空虚就想找人倾诉。喜羊羊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感情，我的新生活一时还没有理顺。而且我的身体一直没有怎么恢复，坦白说本来就谈不到爱他，生理需求一时还没有——有求必苦无欲则刚，我瞬间挣脱了无穷无尽的男女纠缠，像一个得道高僧般心如止水，这种感觉真不错。

然而毛毛雨注定是要跟我有一生纠葛的人。我埋下了一颗要长出重叠的藤藤蔓蔓把我跟他缠到一起的种子，在他不知道的前提下。就好象我上小学的时候把前面女同学的长辫子绑在椅子背上，然后偷偷溜走藏在教室的门后，等着看热闹。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是这么一种状态。得意洋洋，等着他出其不意地遭受惩罚。

我一想到某一天他将承受的震撼和自责，就暗乐不已。

他老问："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我说："等我有心情的时候。"

在任何一段关系中，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强大过。

不婚时代（14）

13

大雨花花帮我找了个河北的保姆，50岁，黑黄矮瘦。她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家政公司坐了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看上她。她很着急。因为家政公司的规定是一周内可以提供免费住宿，一周后就要交住宿费了。

她正着急的时候，大雨花花犹犹豫豫地走进来，吞吞吐吐地说要找一个带小孩的阿姨，他说这个孩子是早产儿，身体不好。希望能找个有经验的。

住宿费的压力让这个河北保姆一下子从众多保姆中跳了起来，她急急忙忙地撒了个谎："我去我去，我有经验，我外孙就是早产，我带他带到了五岁，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

如果大雨花花是给他自己家里找保姆，即使是她真的有带早产儿的经验，他也肯定看不上这一个。因为放在家里的确是有碍观瞻。不过毕竟是给我找，碍不着他的眼睛，他的要求也就没那么严格了。于是他把这个黑黄矮瘦的保姆带了回来。

她一进来，喜羊羊就打了两个喷嚏，她赶紧说："哎哟，百岁，百岁！"

我管她叫"阿姨"，于是她就成了喜羊羊的姨姥姥。她天生是个爱孩子的人，对喜羊羊照顾得十分周到，经常彻夜不眠守在床边。她的口头语是"娘哎，娘哎"。她见到什么都喊"娘哎"。

喜羊羊的姨姥姥精明能干，从她急急忙忙撒的那个谎就看得出来，她很会察言观色，把握时机。她从来都没问过我关于喜羊羊的爸爸。

天气好的时候她把喜羊羊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在公园里跟众多保姆混在一起，有说有笑。我很佩服她。我就从来都做不到跟一群人混在一起有说有笑。

有一次我去公园找他们。听见别人问她关于喜羊羊的爸爸。她喜笑颜开地说："娘哎，他爸爸可忙呢，我净在电视上看到他！"

闻听此言，我对她肃然起敬。

时值暑假，我白天跟阿姨一起带着喜羊羊玩，晚上上网看《绝望主妇》。有时候阿姨带着喜羊羊出去晒太阳，我就去逛街，高兴的时候还自己去唱卡拉OK。我又请了一个只做半天的小时工，负责每天来打扫卫生和做一顿晚饭。

从前的生活又回来了，我自己的，没人评判的生活。只有一点让我有些不习惯：有了保姆和喜羊羊后，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一夜不动地方。即使喜羊羊不需要我带，我也总是很早就起床过来看他。根本原因是我不想让保姆觉得我很奇怪，不想她跟别人一样在心里议论我：没见过这么当妈的！

有的时候我其实没事，完全可以在家里呆上一整天，但我跟保姆撒谎说我很忙，单位里一大堆事。然后我就溜出来了，走游西逛快乐无比。

有的时候我也感到心虚。我坐在美术馆门口宽大的台阶上深深自责：我怎么可以还像从前那样背着个双肩包，坐公交车出来看版画展呢？我似乎应该像别的妈妈一样，只要有空就在家里抱孩子，早早地教孩子识字，对着育儿食谱学习营养搭配，蒸出一盘盘肉或者鱼。

我怎么可以像逃课一样逃掉这些责任呢？我难道是个自私的、不合格的母亲吗？

喜羊羊长大后会恨我吗？因为我当了妈以后，仍然找借口溜出来看版画展、逛街；经常在心里嘀咕着"要是没有孩子该有多好。"

喜羊羊如果知道了这些，会恨我吗？

我只能选择坐公交车来看版画展，摇摇晃晃穿越大半个城区，我在车上睡着了。

有了喜羊羊以后开支骤然增大，我几乎不打车了。我学会了节约过日子，买打折的公交卡和衣服，在咖啡店里看最新的报纸和杂志。

其实这都没什么，没那么可怕。我可以在任何一处节约，绝不在保姆和小时工身上节约，那是我的自由所在。

我妈对我看不过去。她毫无新意地指责我不像个当妈的。她的理由也毫无新意，无非是把喜羊羊扔给保姆，喜羊羊没有个爸爸。

我说："别人这样说，我虽然不能接受，但我会努力去理解；但您这样说我就不能理解了。想当初您也把我扔给了姥姥，并且也让我没有个爸爸。"

我妈趁机说："所以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吗？"

我说："我现在什么样子？我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

我妈撇撇嘴，表示不想说太多以免伤到我的自尊心。我的样子还用说吗？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妈后来不怎么愿意来探望喜羊羊，即使来，也有点偷偷摸摸的，就因为她老感觉别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她虽然没听见，但她仿佛听见了："瞧，这就是喜羊羊的姥姥。对，喜羊羊，就那个没爸爸的男孩。"

我说："别人爱说什么我管不着。我不活得挺好吗？喜羊羊也从不生病。"

我妈非常不满意我周末时也不带喜羊羊，而是自己去看画展。

当了妈以后我知道自己要随时面对指责，都以替孩子着想的名义。我连解释的兴趣都没有。我知道包括我妈在内的大多数女人因为顶不住舆论压力，不得不乖乖地在家里当一个合格保姆；她们自己被迫承受责任，便不愿意看到我不受任何惩罚地逃掉。

我也没兴趣跟她们解释或者描述我对喜羊羊的感情。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女人，激动地对着镜头说："孩子生病了，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换他的命，真的，让我为他做什么都行……"那一刻里我不是被感动，而是有了深深的内疚。我觉得我好象说不出来这样惊天动地的话。至于我是不是能这么做，我一时也难以设想。

确切地说，我是为了自己而活的；不是为了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而活，即使这个人是喜羊羊。

不婚时代（15）

换言之，假如我有个女儿，我教她说话、唱歌，送她去上学。我绝不希望她在将来的某一天，生了个孩子之后，从前人生的一切都戛然而止。我绝不希望她一张嘴就是那种论调：我是为了我的孩子而活，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我不会夸奖她。我可能会对她失望。我觉得她来这世上一遭，不应该只扮演一个单一的角色：母亲。

喜欢自我标榜为伟大母亲的女人越来越多，虽然她们在人生的前二三十年中从未打算和计划做一个伟大的母亲。

但她们现在学会了用一个统一的腔调来描述这件其实是非常普通的事。任何一种雌性动物都会做的事。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贴上合理标签，每个人的人生都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像我选择当未婚妈妈，我总是说："我觉得一个人挺好，清静。"我总不能说："他爸爸不承认。"——那样就显得太悲惨了。

再分析下去似乎又掉入了男女是否平等的俗套。女人生了孩子以后，才会意识到男女平等全然没有可能；其实这种平等本来不值得追求，不过是自然界分工不同，每个人做好份内的事就可以了。但是追求平等长大，一定要当半边天的女人们却免不了有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异口同声地宣称退出职场竞争的原因是找到了更伟大的事业。

当我想明白了这些的时候，我感觉自由又回来了。

是真正的自由，因为我逃避了所有的监督。丈夫、婆婆、母亲和所谓的朋友。唯一能监督我的就是保姆。她又很好骗。她总以为我很忙。她以为城里有工作的女人都很忙，她不敢轻易质疑。当我不得不对保姆撒谎来维持自己的合格母亲形象的时候，我更感到作为女人的可悲，因为脖子上那一道又一道的绳索。老有人要求你——时间久了女人就学会了自律。有人要求你婚前一直是处女，有人要求你热爱老公孝敬公婆，有人要求你做一个合格的妈妈。那标准真是千姿百态，

无奈人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出发点，女人也就只好喏喏连声，不敢抗议。就自主自觉地践行那千姿百态的标准。顶多是搞搞小动作，偷偷修补一下处女膜什么的。

我在外面游荡够了，高高兴兴地回家，我再不担心家里锅清灶冷，地板上满是灰尘。不必在路上就眉头紧锁，想着怎么打发掉漫漫长夜。是看小说，看电视，还是上网。现在家里多了三口人，人欢马叫喜气洋洋。我的生活从来没这么热闹过。看得出来喜羊羊生活得很舒心，眼睛灵活多了，到处追着我看。他一看到我就笑眯眯的，挺让我感动。这世界上可能不会再有谁像他那样，一看到我就笑眯眯的了。被人需要的感觉挺好。我喜欢喜羊羊。我能说的，也就这么多了。难道一切不是自然而然的吗？作为女人为什么老要向全社会递交思想汇报，慷慨陈词表决心呢？

自从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才算是真正地开始了生活。

我也经常想起毛毛雨。想忘了他比较困难，因为喜羊羊跟他长的实在太像。我仔细观察，喜羊羊没一处长的像我。我有点失望。

毛毛雨还在坚持不懈地给我发短信。问我忙什么，什么时候出来大家一起坐坐。

我们俩的对话真是奇怪。难道目前我们不是世界上最亲近的关系之一吗？但是我们互相间还挺客气，不好意思表现得太亲近。从这点上看，当初那个夜晚我们都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本质上并不那么开放。所以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再提。

我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喜羊羊的事。

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告诉全世界这件事，唯独不能跟他说。

万一他一定要跟我和喜羊羊生活在一起可怎么办？他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就得跟他住在一起！我不能让我的儿子生下来就没父亲！"——肯定支持他的人还挺多。

可是我家里现在已经有了三口人，加上小时工是三口半，他如果再来了，真是挺拥挤。而且，喜羊羊的姨姥姥形象不佳，大多数男人

都喜欢家里有个稍微养眼点儿的小保姆，这也算是一种待遇。他要是百般挑刺找碴儿换保姆怎么办？我对喜羊羊的姨姥姥很放心也很依赖，不管她长什么样我都不想换掉。事实上我经常觉得，她就是我幸福自由的保障。

毛毛雨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心生不满。一回家看到黑黄矮瘦的喜羊羊的姨姥姥就不高兴。

他具体是个什么脾气我也不大了解。他是什么饮食习惯？睡觉打不打呼噜？他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会传染给喜羊羊？

总之一句话，如果只是我自己，我对自己和喜羊羊的生活都有一定的把握；如果多了个他，不确定的因素可就太多了。

我的生活又热闹又平静，他要是来了，肯定会平地起波澜。他疑心那么重，隔三差五地就得盯着喜羊羊琢磨，怀疑自己是不是主动上门来当了替罪羊。说不定他还会去偷偷地做个DNA鉴定。我不怕他做鉴定，真金不怕火炼；可是话说回来我的喜羊羊凭什么要被?送去鉴定？

思来想去，弊端太多。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通常所说的“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可是我一直觉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并不能直接等于家庭完整。

太多人重形式而轻内容，自欺而且欺人。

我有的时候想起毛毛雨来，心里很高兴，因为他的配合使我有了一个喜羊羊，他是喜羊羊的爸爸啊！我这么一想，就觉得他是很亲很亲的人。于是我给他回短信说“照顾好自己”。有的时候就很生气，觉得自己的今天都是他害的——虽然我对自己的今天没什么不满意，私下里还有点窃喜，可这毕竟是个对抗主流道德的行为，我有时难免心虚——就让他滚蛋，别再来烦我。

当我对他说“照顾好自己”时，他就回“你也照顾好自己！！”，啪啪两个感叹号。我让他滚蛋的时候，他就一声不吭。

可是，有一件事我怎么也做不到完全免俗。我特别想给毛毛雨看看喜羊羊的照片。

除了好莱坞明星喜欢把自己宝宝的照片藏着，其他的妈妈都喜欢上赶着给别人看宝宝的照片。明知道人家不爱看也硬给人家看，追后头撵着人家给人家看。

饱经折磨的我之前就曾经发誓，绝不犯这种低级错误。不，我不给别人看喜羊羊的照片绝对不是别人必然猜测的那个原因，我只是不想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我真的手痒痒，真的是太想找个人跟我一起欣赏欣赏喜羊羊了。

他现在还是有点瘦，阿姨把他照顾得很好，他长了些肉了，但还挺瘦。还没长出头发来，耳朵一个大一个小。他的脸还是皱巴巴的，转动脑袋很困难。他的嘴唇老在暴皮。阿姨向我保证这一切都是他早产的原因。她向我保证他的耳朵一定会长的一般大，她让我不要着急。

我很想找人来欣赏欣赏。谁见过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的婴儿？我一想到他的耳朵就想笑。

我压抑了又压抑，控制了又控制，才没有大面积发送彩信引发道德讨论。

别人我可以不发，但是毛毛雨是个例外。我无论怎么压抑怎么控制，也无法停下给他发送喜羊羊照片的脚步。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因为喜羊羊跟他长的那么像，他的惊奇将会超过任何人。他惊奇的感叹会给我带来无限快乐。

我帮助喜羊羊摆了半天POSE。他还没长出头发来，脑门显得挺秃。我就在他脑门上顶了一块尿布。然后我大叫一声引起他的注意，趁他一瞪眼睛的功夫拍了一张。恩，眼睛显得还挺大。我迫不及待地给毛毛雨发了过去。

多疑的毛毛雨果然马上就问：“这是谁啊？”

我说：“我的宝宝！”

他问：“你的？你跟谁的？”

我说：“这你可管不着！”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拍张他的眼睛发给我看看。”

其实喜羊羊的鼻子跟毛毛雨也很像。只不过小婴儿的鼻梁还没完全长起来，看上去倒有点像我。所以毛毛雨想鉴定鉴定他的眼睛。

这没问题。我往喜羊羊小床边一坐，他就高高兴兴地看着我。我于是拍了几张他的眼睛的特写。

喜羊羊的眼睛一会儿单，一会儿双；一会儿是左眼睛单右眼睛双，一会儿是右眼睛单左眼睛双。

毛毛雨不吭声了。他一定是被喜羊羊变化多端的眼睛搞晕了头。

哈，我的喜羊羊可真棒啊。

不婚时代（16）

15

要说我一点也没考虑过要给喜羊羊找个爸爸的事，那肯定不够真实。我对喜羊羊能跟别人一样也有个爸爸一点都不排斥。只是这事让我有点为难。毛毛雨是喜羊羊的爸爸，那是铁的事实；可是这事我干的是有点奇怪。至少是有点突然。说到喜羊羊，我和毛毛雨算是各有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谁也没有最终的决定权，本应该商量商量。可是我自己就充当董事会做出了决定。我总觉得凡是我自己决定的事，只能后果自负。上门去找人负责也是自取其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当了未婚妈妈这件事也算得上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吞了以后还笑了笑。当然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没多么痛苦。何况我还留着后手，准备在将来的某一天让毛毛雨遭受惩罚。

那将是喜羊羊长大成人的某一天。他相当出色而且优秀。他的名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哦，全国范围内也可以——被广为传颂。人人都可以看着他的照片喊出他的名字。他具体将在哪个领域内相当出色而且优秀我还没想好，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个明星，可能是个公安局长，可能是个总统，也可能是个奥运冠军。他站在舞台中央，深情款款地说："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妈妈。"镜头摇向我，镁光灯闪烁，我乐得合不拢嘴地在坐满了芸芸众生的观众席里站起来。

单凭我自己，我这辈子算是不可能有这么风光的时刻了，跟所有的妈妈一样，我把这个沉重的希望丢给了喜羊羊。

而此时此刻，在地球某个角落的电视机旁，毛毛雨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舞台中央的那个万众瞩目的明星简直就是他年轻时代的翻版。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同样的面部轮廓。同样的身材。而那个，跟年青时的美貌相比，脸上布满了饱经沧桑的纹路的女人，那又是谁？

他坐卧不安。他到老也没改了疑心的毛病。他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我，向我探听究竟。我高傲而神秘地回答说："跟你无关。"

他向来是，我如果说跟他无关，那么他就会认为一定是跟他有关。

他会问："为什么喜羊羊长的那么像我？"

我则继续高傲地说："像不像你都跟你无关。"

他不会善罢甘休。他想认回他的儿子。那么我的复仇机会就来了。

我要连珠炮一般地跟他历数这些年他责任缺失的罪恶。我向他夸大自己的苦难与痛苦，为的是加重他的刑罚。

他虚弱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个儿子……"

我高调地反击："如果不是因为喜羊羊有了今天的成就，你会回来认我们吗？"

他也许会强调这一切跟喜羊羊的成就无关。正常人都会这么说。不管有关无关都一定会说无关。

那么我就要跟他好好算算这笔账的源头。那条他针对我怀孕而发的欢乐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瞬间成长为一个未婚妈妈。让我瞬间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一切而永远不向他人乞求分担。虽然事实证明自己承担也许是个最轻松的方式，但我也决不会感谢他。

我恨那条短信。它令我耿耿于怀。

后来我跟毛毛雨就当初那个短信来回扯了很多次皮。他说他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他就是那个意思。后来我们互相说对方是神经病，然后就各自跑了。

后来他又说我冤枉他，陷害他。我每逢此时就让他滚蛋，别来烦我。

我们之间就这么来回扯皮。

有了喜羊羊后，我搬到了校外。学校那套房子租给了两个博士生，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老婆住了进去，两家人其乐融融。但是毛毛

雨还是找到了我。喜羊羊的照片让他夜不能寐。他想来想去觉得必须见见我，跟我谈谈。至于谈点什么，他没想好。但他还是找来了。

他守在小区门口等到了我下班。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他一见到我就说："好啊，你骗我。"

他真是有点神经病。从认识我开始他就认为我在骗他。他跟我交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印证我在骗他。

他要不是神经病还谁是神经病？他一犯神经病我就暗地里咬牙说，坚决不能让这个神经病进我的家门，当上喜羊羊的爸爸。

我点头说："对对，我骗你，我就是个大骗子。大忽悠。"

我这么一说，他又怀疑我这句话也是在骗他。也就是说，之前他怀疑我骗了他的事，也许并不是在骗他。

但是到底我哪句话是在骗他？他晕了。

我一见到毛毛雨，挺高兴。那种高兴是很难描述的。主要因为他长的像喜羊羊。我笑嘻嘻地看着他，看上看下。他还以为我挺想他，也看着我笑，美滋滋的。其实我是在想象着喜羊羊将来的样子，越想越觉得有意思。

他问我为什么搬家了。

我说不喜欢住在学校宿舍区，跟一帮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挺可怕的一件事。我说："我最怕跟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起。不管是谁。"他马上说："我跟你可从没在一起呆过24个小时。"我?那是。因为那不可能。

不过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我跟喜羊羊可以在一起呆24个小时，48个小时，哪怕是72个小时我也不会烦。这真是世界上的一个唯一的例外。

我跟毛毛雨在一起吃了顿饭。孩子爸就是不一样。我对他几乎是一点客气都没有，就好象我跟他一起过了半辈子一样。其实我连他住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可是我没法对他客气。他跟我的关系实在是太近了。终生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挺奇妙。

他对我还是挺客气，挺拘束的。但他这人喜欢说大实话，跟我一样；所以我们的对话听起来不大像两个其实只见过几面、在一起吃第二顿饭的人。我们都装作忘了某个夜晚，按下不提。

他说："你肯定是骗我了。"

我想拿盘子扔到他脑袋上。我问他又发现了什么疑点。

他说看我不像生过孩子的人。他说我肯定是拿别人的孩子的照片骗他说是自己生的。

他用一对男人的眼睛，在我身上他认为可能露出蛛丝马迹的地方使劲扫视了一番。

因为喜羊羊是早产，所以我身材变化不大。事实上我比从前还瘦了将近十斤。早产毕竟不是件养人的事。

我说："是吗，你能看出来啊，你挺有经验啊。"

他说："我可没有你有经验。"

我问："对，我已经是孩子妈了，你还是个处男。"

他赶紧左右看看。这样的事在公共场合不宜声张。他对我有点失望。失去了纯洁的女人为什么经常要表现得混不吝呢？他喜欢纯洁。

他说我："你说话注意点。"

我说："注意什么？不怕人听，都是真话。"

他说："你哪句话是真话？我看你就没说过真话。"

我说："刚才我说了两句真话。一，我是孩子妈；二，你是处男。"

他咬了咬嘴唇，决定不跟我一般见识。于是我们闷声不响地吃完了一顿饭。

吃完饭他竟然还想上楼去坐坐，被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很失望。他马上说："你肯定有别人了。"

我真服了他了。于是我说："说对了！"

他的表情告诉我，他认为我这句"说对了"其实是"说错了"。他真罗嗦。我真不想让喜羊羊有这么个罗嗦的爸爸，所以我板起脸来告诉

他，我还有事，请他老人家先走。这回他倒是利索，抬脚就走了。

不婚时代（17）

不婚时代（18）

17

大雨花花三天两头地闹着小毛病。要么是牙疼，要么是眼睛肿了。他说工作压力太大。同为文学爱好者，他有很多幻想，他比我还爱幻想。他最大的幻想是能坐在河边钓鱼。最近这个钓鱼幻想出了升级版。他说最希望能带着儿子一起坐在河边钓鱼。

其实钓个鱼什么的，哪怕是再带个儿子，也真不算什么幻想；可是对于大雨花花，就成了幻想。

我说他可以考虑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生个儿子，有了儿子才能实现带儿子钓鱼的幻想。当然，他想带喜羊羊去也行，但喜羊羊毕竟只是个干儿子。

他说："结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我说："对，我就觉得结婚挺复杂。"

我是真觉得结婚挺复杂。本来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一下子出来了另外一个人。你看不上他，他也看不上你。老吵架，老有分歧。他晚上不回来你不乐意，你晚上不回来他也不乐意。大家都回来了，还是不乐意。抢电视或者抢电脑再吵上一架。我觉得自己挺好。谁也别跟我争别跟我抢，我就是户主，说了算，拿摩万。

另外还有他家亲戚，俺家亲戚。俺婆婆及他丈母娘。影响幸福自由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难怪有人说婚姻是一种冒险。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比上西天取经还麻烦。我又不是孙悟空。

他说："不，我说的结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说的那些我不觉得有什么麻烦。"

我问他的麻烦在哪里。

他说："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我一个人怎么结呢。"

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他女朋友我见过。虽然是尖尖脸黑眼睛细腰身长的不难看，但配上大雨花花也实在不冤。

事实上按照流行标准大雨花花这种人大家应该抢着嫁才对。

难道大雨花花的女朋友也是个不婚主义者？不过大雨花花说“不是”。

大雨花花的女朋友一直不肯结婚的理由在我听来有点荒谬：她嫌大雨花花的房子小。她在时尚杂志供职，觉得住在小房子里不够时尚。她希望能在一所大房子里结婚，举行盛大的结婚派对；她认识很多人，时尚圈的，演艺圈的。她很想结婚后经常请这些人来家里，在花园里摆上长桌，铺上雪白的桌布，吃……听到这里如果让我做填空题的话，我会填上“烧烤”，但是正确答案是冷餐。

小房子显然盛不下她的梦想。

其实大雨花花收入不低，他说再等上两三年，他买个大房子绝对不成问题。

我说：“那你就再等个两三年。儿子的事不差这两三年。”

他说他有点等烦了。而且他买个大房子后，每个月要还好多钱，那么他就会害怕失业，也就有可能害怕生儿子。人生有太多的害怕的话，就会失去自由。他的梦想是带着儿子整天坐在河边钓鱼。如果他买了大房子，就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实现梦想。

我给他出了个好主意。我说不就是个大房子吗？你们何必一定要买呢，你们可以考虑租一个。开完了结婚派对吃完几次冷餐以后就退掉它。这样就不怕失业，也不怕被套牢了。他对我这个好主意感到非常意外。

大雨花花怎么跟把我的话转达给他女朋友的，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向来不怎么关心别人的事。也不好意思打探他人隐私。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女朋友来找我算账了。

大雨花花的女朋友因为对我缺乏了解，她选择了一个非常错误的算账方式：跟我短信互攻。她要是知道我没事就在家看小说写小说，肯定就会扬长避短了。其实我最大的弱项就是说话。我的话都用电脑键盘说完了。而且我没什么朋友，跟人口头交流的机会比较少。虽然

我每天都在讲课，滔滔不绝，但事实上我不怎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最熟悉的那些理论想说服人都很困难，更别说什么杀伤力。如果让我用文字来表达，我运足了气，一句句都能化成匕首啊投枪啊什么的。口头表达的话我就没什么战斗力。但是遗憾的是她对我缺乏了解。短信互攻了十来个回合，从我的每一个字里行间，她断定我是个泼妇。于是有很多时尚圈和演艺圈里的朋友的她不屑于来当面找我了，白白地错过了一个打翻身仗的机会。

她上来就问我是谁，凭什么让大雨花花租房而不是买房。我被这条短信惊得脑袋里轰的一声。一想到大雨花花跟女朋友仅因为我那么一句信口开河就可能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战争包括怀疑、争吵、解释、表白、发誓以及出示手机记录、找别人对质等复杂阶段，我就感觉俩人在一起挺没意思。不自由。连个听别人信口开河的自由都没有。再一想到大雨花花向女朋友交出我手机号的那一窝囊瞬间，我登时心头火起。难怪喜羊羊的姨姥姥说他像个娘们儿。这一心头火起，我的每一条短信就都化成了匕首啊投枪啊什么的。

她问我是谁，我当然要反问她是谁。

她说她是大雨花花的女朋友。

我说："是吗？他没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好啊，你不仁我就不义）

她说："那我现在告诉你，他有女朋友，而且我们准备结婚了。你最好不要搅和我们的事。"

我说："哦，大雨花花几岁了？如果他满18岁了的话，我觉得他自己的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做主。谁也搅和不了。"

本来我们说的是我给大雨花花出主意租房的事。可是你知道，两个女人一有矛盾，总免不了要扯到男人身上去。这个概念到底是由谁偷换的我也说不清楚了。

总之后来她问我跟大雨花花是什么关系。

我给她出了个脑筋急转弯："他管我的儿子也叫儿子。"

她没反应过来。这不怪她。出脑筋急转弯一般都是赵本山干的事，时尚杂志不擅长这项内容。

从短信里我都看得出她一脸高傲的冷笑让我不要干不道德的事。她说她知道我的一切，惹急了她，她就去学校告我。她要揭发我。她没说揭发我什么。但我马上就反应到了喜羊羊身上。一反应到喜羊羊身上，我也就明白“母老虎”一词是怎么来的了。从体力上讲，母老虎肯定打不过公老虎，可是为什么母老虎却以凶猛无敌一触即发而名垂青史呢？肯定是有人威胁到了小老虎。

于是我马上就怒吼了一声。可能她的手机在接收这条短信的时候都被我的怒吼给吓得瑟瑟发抖。我告诉她，她如果敢来学校告我，那么我也去杂志社告她。不但要去杂志社告她，我还要上网揭发她。

揭发她什么其实我也没想好。不过人民群众的感情很容易被煽动，未婚同居这种小事也可以做做文章。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小说和写小说，最擅长的事就是做做文章。

我告诉她，广大人民群众不认识我，因为我只是个一点名气都没有的无产阶级；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她。当然，她也没有什么名气，但相比我而言，她不是无产阶级。一百度她的名字会出来无数网页，净跟名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还有照片。百度我的话就只会显示几条干巴巴的信息，有的是同学录，有的是职称申报名单。我告诉她，跟她比起来，我是个光脚的，她是个穿鞋的。

我凶巴巴地说：“我反正是不想嫁人了，你也不想吗？”

她不理我了。她断定我是个泼妇。

不婚时代（19）

18

过几天大雨花花再来的时候，我就不怎么理他。挺烦人。这件事再次证明男人真是个麻烦事。本来我和喜羊羊生活得好好的，就因为我信口开河给他出了个主意，就招来了人身攻击。在这场人身攻击中，我成了个第三者。不，我没那么严格的道德观念。什么第三者第四者的我都认为是个人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没那么选择。我不喜欢被人冤枉。

我当然也仔细分析了一下大雨花花频繁造访的目的。很多人以为他就是喜羊羊的爸爸，我发现他对这种误解总是表现得美滋滋。他不纠正别人的误解，巴不得别人有如此误解。他老是抢着抱喜羊羊。他倒是没好意思当着我让喜羊羊管他叫爸爸，不过背着我的时候可就不好说了。

难道他想跟我们两只羊羊成为吉祥的一家？

我有点怀疑。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迄今为止他跟我之间似乎还没有过令人心跳或回味的一个微笑、一个对视。（这句话听起来好熟悉啊，哪本小说里的）

他每次一来就直奔喜羊羊，然后对阿姨指手划脚。有的时候我也不是特别欢迎他，他这人很罗嗦，又喜欢指手划脚。他把管理公司的那一套用在阿姨和喜羊羊身上了。他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对事不对人，一切都要制度化。"——我怀疑他把我也给制度化了，我在他眼里不是某个人，而是某件事。

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欢迎他，但是我也不好有太过明显的表示。从理上讲，我欠着他的人情。从情上讲，喜羊羊是他的干儿子，这还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他太制度化了，他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在说

话，他是在宣讲制度。这就让我的很多意见，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

有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大雨花花频繁造访的缘故究竟何在呢？

我总结这个缘故就是喜羊羊。

喜羊羊长胖了。两个耳朵完全一样大了，圆圆的。他还长出了两颗牙。头发也长出来了。他胖得脚脖子上有三个肉圈，连脚背上都是肉褶子。他整个人又甜又香又胖，我真想往他腿肚上子啃一口。

没人看得出他是早产儿，他比足月的孩子还高还胖。阿姨信奉“马无夜草不肥”，哪怕自己彻夜不眠也要坚持给他吃夜草。他于是就这么肥起来了。阿姨对胖胖的喜羊羊很感得意。她这么夸喜羊羊：“肥狗胖娃娃！肥狗胖娃娃！”

喜羊羊啃着手，流着口水发出咿呀呀的声音。我说他是在说“喜羊羊”，大雨花花说他在说“一二一”，阿姨则说他在喊“姨姥姥。”

总之他是个活宝。长得又结实又强壮，看起来热爱户外运动，将来是个钓鱼的好手。

我怀疑大雨花花即使真的是想跟我们两只羊羊成为吉祥的一家，也完全是出于“买一送一”的流行销售制度。而我显然是后面的那个一。

我的疑心应该没有错。他来了，我不怎么理他，对他挺冷淡，可是他毫不在意。他往喜羊羊的小床边一坐，就指挥阿姨给喜羊羊榨果汁，按一定比例兑水。感觉他成天也不怎么想别的，就琢磨着怎么饲养喜羊羊。我和阿姨对他什么态度，他根本不管；喜羊羊反正是他的干儿子。他有一定的权利。这是制度。人的感情不能干预到制度。

我不喜欢跟人绕弯子。心里藏着点事不直接说出来会把我憋死。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女朋友找我了。他盯着喜羊羊说“是吗”，连头都懒得回。

这个男人可太奇怪了，他干吗对别人的儿子那么热心？喜欢儿子自己生一个好了。

他说，他是要自己生一个儿子啊，但是还要再等两三年左右吧。等他买了大房子。

好啊，大房子，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我就说："租个大房子怎么了？我也只是说说我的想法，你们就吵了一架，还把我也拖进浑水去。"

他说："不是因为租个大房子吵架。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主意挺好，我说她何必一定要买那么大的房子，就为了开派对给别人看呢？太虚荣。这么吵起来的。"

我一听，也不能说人家要大房子就是虚荣。谁不想要大房子啊，我也想要大房子。有了喜羊羊，我渐渐看明白了人类成长的过程。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举喜羊羊为例，告诉大雨花花，人呢，总是在成长的，不同的人生阶段有着不同的人生需求。你看喜羊羊，一开始的时候他喜欢瞪着眼睛四处看，后来他咬牙胶，再后来他会晃摇铃了。可能再过些日子他会喜欢玩水枪、电动汽车和积木。喜欢看喜羊羊和灰太狼。将来他还要追求女朋友。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谈不到什么虚荣不虚荣的。

大雨花花这个虚无缥缈的MBA不是白读的。他马上慢条斯理、有理有据地对我进行反驳。

他说，放在喜羊羊身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还不会权衡利弊，不懂得要适当控制欲望。换言之，即使放在喜羊羊?上，如果他想要个水枪，我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所限，不能给他买来，他就哭闹不止，这种孩子也是不乖不讨人喜欢的。

他说他觉得一个成熟的大人，尤其是成熟的女人，要懂得权衡利弊、适当控制欲望。否则就是虚荣不现实，就是给别人增加负担。他说他没有吵架，他只是在讲道理。可惜这个道理他女朋友没能明白。

哦，她女朋友没明白，我倒是明白了。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老来看喜羊羊。喜羊羊满足了他现阶段的人生需求，既给他带来了欢乐，又没给他增加负担。大雨花花先生真会算账啊。

大雨花花说："你的人生阶段论也有道理。即使是大人也需要不断地成长和成熟。"他笑容可掬地正了正领带说："比方说我，我就已经过了向往大房子的人生阶段了。我接下来的人生阶段是带着儿子坐在河边钓鱼。"

不婚时代（20）

19

有了喜羊羊后，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有身份证的人。（话外音：在此解释一下“我也是个有身份证的人”这个典故的由来，因为有人不解为啥我自称“我也是个有身份证的人”。就是吧，我有一阶段经常看小沈阳的搞笑视频，他有句经典台词，就是“我也是个有身份证的人”。他是在搞笑的，本来应该是“我也是个有身份的人”）

以前不怎么有人认识我，我是指在我的生活范围内。我也不怎么认识别人。我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别人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挺喜欢这种谁也不跟谁说话的状态，我准备一辈子都这么跟谁也不怎么说话地过下去了。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成了一个有身份证的人。别人仍然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的身份是“喜羊羊的妈妈”。这就比较麻烦了。我感觉好象谁都认识我。谁都在跟我说话。我一时有点措手不及。我支支吾吾地应酬一番就往家跑，把交际的任务交给喜羊羊的姨姥姥。我有点怕跟人说话，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跟人交际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如果还跟从前一样，只是我一个人生活，谁也不能改变我的生活方式；谁跟我说话我都可以不理他。可是现在有了喜羊羊。我不能不理人家。人家在对喜羊羊笑，喜羊羊也在对人家笑。人家说：“喜羊羊真可爱！”——喜羊羊的妈妈怎么可以在旁边木着一张脸呆乎乎又傻兮兮呢？这会影响到喜羊羊的名声。人家会议论他：“喜羊羊怎么有那么一个妈妈！喜羊羊的妈妈怎么那样！”

我小时候就有过一个在一起玩的小朋友，他妈妈老是跟人吵架；吵不过了就坐地上蹬腿撒泼，引人围观。围观的人越多她就越来劲。大家老是议论这个小朋友，说他哪都好，就是妈妈太差。后来他就变

得很自卑。本来他很会做飞机模型，后来他也不做了。怕人家议论他，他就老在家里躲着不出来。后来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了。

我不怕给自己丢脸，但我不能给喜羊羊丢脸。我只好温柔、大方、优雅地一笑，像我印象中的那些深受好评的妈妈们一样，说："喜羊羊，叫阿姨！"或者"喜羊羊，谢谢叔叔！"其实这也没多难。一开始我还挺僵硬，后来就自然多了。

我也让喜羊羊管对面的邻居老头儿叫爷爷了。可是老头儿不怎么领情，他仍然说："喜羊羊，你们家就数你喜兴！"他狡辩说喜羊羊爱笑是像了喜羊羊的姨姥姥。

我去逛街购物时，买了很多漂亮的休闲装，就为了带喜羊羊去公园的时候穿。从前我这种衣服挺少，睡衣挺多，一般我下了班就钻进家里不出来，周末的时候从早到晚地穿着睡衣，不洗脸也不梳头。送快递的来了，我穿着睡衣开门。我还穿着睡衣下去倒垃圾。反正也没人认识我。可是现在我成了一个有身份证的人了，我就得注意点儿。我本来也没想要这么细致的。有一次我仍然穿了睡衣下楼去干点什么，忽然有人喊我："喜羊羊没出来吗？"——现在老有人认识我，我挺羞愧的。

我在香港怀孕待产的时候，度过了几乎是人生最美好最自由的几个月。我幻想着如果我能辞职该有多好。我带着喜羊羊出去旅游——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带着他逛街，去儿童乐园玩滑梯，一起去游泳。我要告别那个半死不活的误人子弟的工作，自由地、不孤单地享受人生。

可是我有得就必须有舍。辞职只是美丽的幻想，有了喜羊羊后，我工作得更加努力了一些，我终于学会了计算评上副教授会让我多出多少工资来了。

没有喜羊羊的时候，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由唾手可得；现在不行了。喜羊羊要吃奶粉，保姆要开工资。三年后他就要上幼儿园。我在小区门口的幼儿园问了一下学费，倒抽一口冷气，马上琢磨

着可不可以由我来完成他的学前教育。就算省了幼儿园，他还要上小学、中学以及……

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牢牢捧着我结实的饭碗。

在学校里，同事跟领导都感觉到了我的变化。首先就是我心情好了，气色好了，人也变得苗条。让谁每天抱三个小时胖娃娃谁也得苗条。其次是为了掩盖我已经是个妈妈的事实，我拼命地往年轻里打扮，怎么不像个妈妈怎么打扮，以免引起群众的怀疑。喜羊羊让我比从前会说话也会笑了一些，竟然张嘴就能说些“您好、吃了嘛”等客套话。要知道，从前我可是跟人走得头碰头都假装近视眼的。他们以为我是恋爱了，试探性地问了几句。我乐哈哈地说“保密”。这乐哈哈的所谓“保密”其实就是不准备保密了。他们长出一口气，表示我这个性情古怪的老姑娘如果有人肯娶的话，真是学校的光荣。他们说等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全体到场庆贺。

那个讲台也不让我那么讨厌了。事实上现在我一站上讲台，就庆幸我是个大学老师而不是个幼儿园老师。在坐的各位虽然有的睡觉，有的谈恋爱，有的听音乐，但他们毕竟不哭不闹不流鼻涕也不用三个小时吃一次?粉。

这么一想，我竟然有点喜欢他们。所以我更加信口开河推心置腹。有一次我借题发挥，大讲当前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我说比方说我就跟多数庸俗大众不同，我能接受一个未婚妈妈。我狠狠地为未婚妈妈辩护了一顿，把睡觉、谈恋爱和听音乐的同学全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忘了他们本来正在做什么。

下了课我就收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老师你真有个性，我喜欢你”。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情书，也许只是年轻人擅长搞的小暧昧。我赶紧把纸条撕碎冲进了马桶。多少年我都没听到过别人表示好感的只言片语，真没想到信口开河也成了魅力。我对着镜子拿冷水冲了冲又红又烫的脸颊，准备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不婚时代（21）

20

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毛毛雨，跟我一直有短信联系。我们之间的联系很奇怪，几乎没有打过电话。当然他从前也打过，后来我老不接，他也就不再打了。偶尔发个短信问候问候，交流交流。

我不接他电话也不是对他有什么意见。我几乎就不怎么接电话。我的手机经常一整天也不响一下。收到的最多的就是让我往某个账号汇款的骗子短信。没有人是需要马上就找到我的，也没有人是我需要马上就找到的。我经常不带手机。所以我回他的短信不怎么及时，断断续续的。

不，我一点都不恨他。喜羊羊是个又甜又香又胖的活宝，我为什么要恨他的生物学父亲呢？当然也不感谢他。因为也同样谈不到感谢。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我现在活得挺好。就是活得不好，也赖不着他。所以我们之间一直有着断断续续的联系。我对他的感觉，用“亲切”二字概括相对准确。

想忘了他比较困难，喜羊羊每时每刻提醒我他的存在。事实上我也从没有想要忘了他。我们互相间谈不到爱也谈不到伤害。和平共处的感觉挺好。

回忆起我们之间的所有过程，我觉得似乎这种关系最适合我。因为我已经过了会爱会想念一个人的年龄，我觉得男女之间折腾来折腾去挺浪费时间的。也挺浪费精力。虽然我不是个特别忙的人，但我还是觉得干点什么都比折腾那个好。用我的人生阶段论来解释，我需要的已经不再是这个。

毛毛雨这一点也不错。他从来不用什么爱啊不爱啊之类的东西来烦我。

换到从前，我可能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清楚：爱或者不爱。

我可能会追着他要一个说法。

现在我倒有点胆战心惊。生怕他来跟我要这个说法。因为我给不了他一个确切的说法。

他是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我经常会想起他。我跟喜羊羊在一起玩觉得很快乐，也免不了要想想，要是毛毛雨跟我们在一起，他会不会也感到很快乐。

不过我考虑问题的中心不可能是毛毛雨会不会快乐。而是，我和喜羊羊会不会快乐。

我觉得很难说。

我和喜羊羊已经很快乐了，我不认为再多一个人，快乐会更多；即使快乐更多了，也肯定又多了很多麻烦。

就这样，挺好。

心情好的时候我跟毛毛雨也见面。我还年轻，需要一个男人。不，千万别一提“需要”就想得那么简单。这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男人会给我一些信心和勇气，还有一些快乐。让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活得还不是那么失败。这我走在路上能把胸挺起来。这种需要是多重的。毛毛雨对于我来说，就好象放在床头柜上的已经开了封的一盒饼干。我看着看着电视，不知不觉又饿又馋，顺手就拿起来吃了几块。再去买盒新饼干挺麻烦。这一盒不错，味道也还行，否则当初我就不会在茫茫超市里把它买回来了。充饥也好解馋也罢，最重要的是方便。

毛毛雨显得挺乐观也挺洒脱。就是有点多疑。他多疑的毛病我真的是非常不喜欢，觉得好烦，磨叽，不像个男人。不过后来我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多疑。因为他很轻信。他老约我出来，我嫌烦了，就说：“好！”一见我说“好”，他连个电话也不打就跑去等了。我都到了家、跟喜羊羊上公园回来了，才看到一个小时前手机上的短信，说他已经到了，问我什么时候到。

我只好给他打个电话说我根本没去，也不想去。

他的回答是“好啊，原来你骗我。”

可是下一次他又上当了。他问我可不可以见面。我说："好，你在哪？"他就说他在哪儿。我说："等着！"他问我多长时间能到。我说："七天！"然后他又回答："好啊，原来你骗我。"

他的多疑后面，是轻信的天真。

我挺担心喜羊羊像他。经常琢磨着应该怎么教育喜羊羊不那么轻信，不那么天真。

他老在观察我，他觉得我不像生过孩子。虽然我们之间堪称是君子之交，但谁都知道，如果真有个孩子存在，一切都将不同。

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更热爱逛街购物了。当初我根本不怕被喜羊羊毁掉身材，可是有了喜羊羊后我又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喜羊羊需要一个漂亮点儿时髦点儿的妈妈。将来我去给他开家长会的时候，他会为他的妈妈感到骄傲。他会因此而喜欢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

有了这么个想法，我就没有像很多妈妈们一样自觉地把自己打扮成妈妈样。她们说着"累""没时间"，但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她们没了心气儿。她们的人生阶段到此出现了一个平台。她们以为自己既然已经是妈妈了，别人就可以因此而理解她们对自己的疏忽。她们以为这意味着一种伟大。其实世界跟从前一样残酷。没人会体谅一个妈妈的牺牲，而且这真的也谈不到什么牺牲，而只是一种懒惰和自弃。这只是她们自以为的牺牲。更多的时候，别人只会幸灾乐祸地看着你在各色竞崙中主动出局。包括在家长会上，你只是一个最被老师看不上眼的妈妈。

也就是说，当了妈妈以后我变漂亮了。因为我成了个有身份证的人，更注意形象了。我在学校里，别人跟毛毛雨一样，从不认为我状态很好是因为当了妈，他们庸俗地以为我是因为谈了恋爱了。

要说他们的误解也有点儿道理。女人谈了恋爱总会变漂亮，因为心情好，而且有人需要你漂亮；我现在也一样，心情好，也有人需要我漂亮。

他们怎么能不误解呢？我买了那么多新衣服。

我给毛毛雨看喜羊羊的照片。他现在有点相信这个喜羊羊是我的了，因为我手机里全是喜羊羊的照片。因为我跟他一说话就要提起喜羊羊。但他不能确定是不是他的。他歪着脑袋看来看去，有的时候他说："长的真像我啊！"有的时候他说："长的一点都不像我！"还有的时候他狐疑地看着我，问："是不是你领养的？"

不管他问什么，我都不理会。我只是翻来覆去地问他："怎么样？可不可爱？"

我给他看喜羊羊照片的目的不是想告诉他喜羊羊的父亲是谁，我只是想告诉他喜羊羊让我很快乐。

有一天不知他怎么想的，忽然给我发短信说："我们结婚算了！"

听听，还"算了"！

什么叫算了啊，凭什么因为有了喜羊羊我就得"算了"啊，我对他这种求婚方式感到很不满意。

话说回来我根本也不期待他的求婚。我不期待任何人的求婚。从前可能还期待过，可是现在我不需要了。我实在不能想象所谓婚姻能给我带来什么。如果再拿一张白纸，让我一项项地列上结婚的利与弊，在"利"这一栏里，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来应该写什么。大概唯一能写的就是：喜羊羊有个合法爸爸。但这只是相对的利。因为与此对应的，我可能会在"弊"那一栏里写上：一个多疑天真的穷爸爸。

我现在每天都忙得要命，要带喜羊羊要上班，还要保留我从前的那些业余爱好，上上网，写写小说，逛逛街。我哪有时间和精力和感情再来应付毛毛雨。家里新来了个陌生人，连喜羊羊和喜羊羊的姨姥姥都得重新适应。这真是没必要的事。

所以我就回说："你才算了吧！结什么婚结婚！"

他不吭声了。

然后他的短信由从前的隔三差五要求见面变成了隔三差五要求结婚。

具体什么原因促成了转变，我们一直也没有交流过。我们互相之间很少交流，彼此只是感觉熟悉和亲切。也许我跟他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习惯。他屈服于习惯，也许因为他也很孤独很累，虽然处处提高警惕但也老上当受骗。他想找个避风港躲起来。

我也屈服于习惯。只不过我的习惯是生活里没有另外一个人。

有时想想他的多疑、冲动和天真，我觉得也挺喜欢他。

喜欢他，但不需要他。这谁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婚时代（22）

21

慢慢地，我身边的人都知道了我有个孩子。我不想隐瞒，也隐瞒不了。关于喜羊羊的来路，我说："是我生的。"他们不信。因为他们觉得如果真是我生的，我应该不承认才对。我说："不是我生的。"他们也不信。他们认为不是我生的还能是谁生的？肯定是我不承认。

他们有的说是我生的，有的说不是；我带着喜羊羊悠闲自得，他们自己先吵成一团。后来他们再提起我的时候就这么说："一个人带着个孩子，不知道孩子是不是她的。"

瞧，这么点小事想解释清楚都这么困难。而且前提还是我根本就不想撒谎。

有的时候我觉得解释起来很麻烦，于是我就诚恳地问："你觉得呢？"我诚恳地说："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句话真的很诚恳。因为不管他们怎么觉得，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暗自嘀咕了老半天，我一直等着她们前来检查喜羊羊的出生证明。可是她们一直也没来。她们跟喜羊羊的姨姥姥侧面打听我什么时候结的婚。喜羊羊的姨姥姥说："娘哎，我也不知道啊，我来的时候喜羊羊都快两个月大了，俺一个保姆，哪能打听那些事儿。"喜羊羊的姨姥姥说："喜羊羊的爸爸很忙，我老在电视上看到他……"于是居委会的老太太一直也没来敲我的门。

喜羊羊的姨姥姥跟小时工聊天。小时工那几天很郁闷。她往家里打电话，老公经常是晚上九十点钟还不在家。她说："他说是出去打牌了，谁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喜羊羊的姨姥姥就说："娘哎，你管那么多干么咧？你看我，从来不打电话，他爱干么干么去！别说咱出来打工了，咱就是在家，人家想干么，你还看得住？多操那份闲心！"

她老公给她打电话说："你走了好啊，我上城里找个二十多岁的小姐！"

她直着嗓门答："你就是找个十八的，俺也不管哎！"

她刚来的时候没有手机。我让她打家里电话，她说不打，没人可打的。我告诉她家里电话号码，她也说，不用告诉，没人给我打电话。

在我这里呆了两个月，她回了趟老家，女婿给买了个手机。她的手机隔三差五就会响起来。有的时候是她老公，有的时候是她女儿，有的时候是她的亲戚或者邻居，希望她也能帮忙介绍一个当保姆的活儿。她对新生活感到很满意。她老是在唱或者在说在笑，她从没有过不高兴的脸色。

有一天半夜里，她手机响了。她的手机铃声堪称是震耳欲聋，唱的是《好一朵茉莉花》。她老公打电话来告诉她说老家地震了，全村的人都跑出来了，问北京怎么样，让她带着喜羊羊快点跑。

她就慌慌张张地来敲我的房门，把喜羊羊拿小被子胡乱裹着抱在怀里，说："快跑啊，地震了，地震了！"

我一听，急忙从床上蹦起来，抱过喜羊羊来，急忙往外跑。忙而不乱，我指挥她走楼梯，千万别坐电梯。

深夜两点，万籁俱寂，唯有喜羊羊被我们颠得哇哇大哭。

我四处看看，没有地震的迹象，就问她为什么说地震了，是不是床晃了。

她说："不是，是我老公告诉我说我们老家地震了……"

我这才从梦中醒来，我告诉她，她老家跟北京有三百多公里，她们老家地震不等于是北京也地震。

她说："可是我老公说，震得可历害了，村里的人都跑出来了。万一北京也震呢？"

我不想跟她辩论，抱着喜羊羊上了电梯，让她也回家来。

她虽然回了家，却不睡觉，随时准备钻到床底下，她反复说：“我们老家地震了，万一北京也震呢？”

为了让她安睡，我上网查了查，根本没有河北地震的消息。

我告诉她，网上没说地震，就说明没震。

她还是说：“可是我老公说……”

她现在老是“我老公我老公”的，从前我从没听她提过她老公。

我不理她，自己睡去了。她抱着喜羊羊坐到天亮。我起床后她又来告诉我，说她老公说了，昨天夜里不是地震，是邻村一个爆竹厂爆炸了。

我说：“我跟你说了，网上没说地震，就说明没地震。”

她羞愧地笑笑说：“都是我老公瞎搅和。”

我说：“你老公从前从来不给你打电话，现在老打电话。半夜还打。”

她脸红了一下，没吭声。过了一会儿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他对我可好了，还不是因为我出来打工，自己会挣钱了！”

哦，用流行词来讲，这叫女性经济独立了。用更流行的词来讲，这叫内心强大了。经济独立加内心强大，让黑黄矮瘦的喜羊羊的姨姥姥从不惧怕小三的出现。她真应该开个论坛给大家讲上一课。

有的时候我也有点黯然神伤。她就这么开导我：“人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要个男的有啥用呢？你上你的班，喜羊羊有我呢。”

她因此而对大雨花花特别有意见。老不给他太好的脸色。也不给他抱喜羊羊。老找借口把喜羊羊抱走。她还跟我讲大雨花花的坏话，她说：“这个男的要他有啥用呢？那天你没回来，连个保险丝他都让我换。他抱孩子，让我去换保险丝，娘哎。”

她还说，她们家这一辈子，都是她换保险丝，她老公从来不换。她说：“我看要个男的没啥用。”

我说：“怎么没用？地震的时候有人通风报信。”

她这才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喜羊羊长大了，人家要娶媳妇，你咋办？"

唉，一句话差点把我说哭了。连我妈都没问过我喜羊羊娶了媳妇我咋办。我妈懒得问我这些事。也不能怪她。她要是问的话，我们俩肯定得吵上一架。我肯定会说："咋办？凉拌！"

我对喜羊羊有个合法父亲的事从不排斥。可是这事怎么说呢？被我弄得有点复杂。毛毛雨之前从来没有跟我结婚的意思，我挺不喜欢那种奉子成婚或者奉子逼婚的。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惨。再说了，强扭的瓜不甜，硬让人家当合法父亲，人家身在曹营心在汉，也没啥大意思。现在毛毛雨倒是隔三差五地要求结婚。可是我没弄明白他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之间谈不到爱。也谈不到谁想谁。我一个人睡已经习惯了，多个人我恐怕会不适应。而且家里房子也挺小。他那种马马虎虎的样子，也老让我感觉不踏实。我教育一个喜羊羊已经任务挺重了，我恐怕没精力再去教育他。总之我认为，他的作用只是添乱。

后来他又提结婚的事，我告诉他，我的钱，房租加工资，养喜羊羊和我自己刚刚好，恐怕负担不了他这个多余的人。

他说："什么话，我也赚钱的啊！"

他给我报了一下经济收入。真是不怎么多。除了房租水电交通通讯什么的，简直一分不剩。

他说："如果我搬过去的话，就不用再交房租了啊！"

我一听，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真是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说："怪不得你想跟我结婚呢，门都没有！"

他现在知道拿喜羊羊试探我了，他说："喜羊羊是我的！"

我说："谁告诉你喜羊羊是你的？"

他说："我去做鉴定！"

我说："不用鉴定了，喜羊羊就是你的。请你先付抚养费和我的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他说他现在没那么多钱。为了表示诚心，他可以先打个欠条。我们一起生活后，他可以分期付款，慢慢偿还。

他果然认认真真地写了个欠条，写着“兹欠喜羊羊抚养费50万元。（好像是个病句）”——好家伙，虽然现在一分没有，口气倒挺大。

我看了看欠条，表示满意，收了起来。他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搬过去跟我们一起。我说，这个欠条上只写着你欠抚养费，并没有说你可以跟我们在一起。

他“啊”了一声，耸耸肩。我对他这个表情太熟悉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终于还是把他给骗了。

不过他对上当受骗表现得并没太大所谓。他高高兴兴地、像根本没写过一张欠条似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很荒谬。

我不得不说，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有点荒谬。

不婚时代（23）

22

关于保险丝的事，我跟大雨花花有过一次探讨。我问他是不是不会换保险丝。他说他从初中开始就是物理课代表，直到大学，仍然是物理课代表。他说高考的时候物理100分满分，他考了99分。

我说："喜羊羊的姨姥姥没上过物理课，但是会换保险丝。"

大雨花花表示同意，他说他的确是物理学得相当好，也的确会换保险丝。

那么，我问他，为什么要放弃一个展现专业技能及男人本色的机会，而让喜羊羊的姨姥姥换保险丝呢？要知道，她个子矮，得蹬个凳子；而大雨花花呢，稍微一踮脚一伸手就OK了。

大雨花花想了想说："我没想那么多；我没想过要跟她比身高。我觉得换保险丝是她的职责范围，所以就让她换了。"

我说："抱孩子也是她的职责范围，你也插手了。"

他说，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帮了个小忙，那算不得什么。听起来他的意思好象是让我不必感谢他老是抢着抱喜羊羊。

看得出他对喜羊羊的姨姥姥告他状的事不大满意，虽然他勉强保持着微笑。他不便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意，因为那是我家的保姆，不是我跟他——我们家的。

我跟他说，我觉得换保险丝是男人的事。即使家里有保姆，也是男人的事。让女人换保险丝有点说不过去。

他又拿出了他的制度论，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那么就不能说换保险丝是男人的事。也不能说抱孩子就是女人的事。

我一听他的制度论就想发疯。

我说："按你的说法，这世界上的一切都要被某种制度明确了？"

他说："有了制度肯定会相对简单一些。"

他说："如果事事都可以制度化的话，我们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幅上升。"

他说，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他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管理，没有制度。

恩，他说的这一点我承认。我的工作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对学生的最基本的管理权力，诸如点名和抓补考，我都主动放弃了。有的人在管理的过程中享受到权力的乐趣，而我却感到束缚。让我每堂课都点名我会觉得很麻烦。抓补考那简直就更麻烦。老有学生打电话来求情，我不怎么会拿着老师的腔调说些诸如"下次注意""你的人生道路还很长"之类的话。为了避免要说这样的话，我让所有的学生都及格。都别来烦我。

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老觉得管理别人的同时，也会被别人管理到。不如大家都自由一些。

所以我承认，我的确不会管理。

大雨花花否定了我的自由论。他说，所谓管理，表面上看是僵化的，但一旦形成制度自动运行，我们就会享受到比没有管理之前的更多的自由。

他说，比方说换保险丝这件事，如果制度中规定了就应该由保姆来换，那么不管她是个子矮也好，年龄大也好，她换就换了，她也安心，我也安心；她不会埋怨，我也不会自责。

我说："我没有自责。我说的是你。"

他说做了个息事宁人的手势说："对，你也不会责备我没显示男人本色什么的。我们都少了很多烦恼。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看别人做别人应该做的事，会让我们更加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世界。"

他说："你所谓的自由，带来的舒适只是暂时的；没有制度的规划和保护，后来只会变得像震后的灾区一样混乱。"

他针对我的生活举了很多例子。提了很多意见。他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听说餐馆的后厨里要求盘子必须冲洗六遍，不管是盛了什么东

西的盘子，哪怕只盛了几片水果，都必须六遍。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僵化。可是客观上达到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使一人漏网的保险效果。卫生得到了绝对的保障。这就使得每个人都很放心，吃饭的客人放心，开店的老板也不怕出现客人腹泄。氛围很轻松。（“氛围”在大雨花花的管理辞典里，紧随“制度”排在第二位。）

他问我有没有明确要求过喜羊羊的奶瓶必须洗几遍，衣服和尿布晒几个小时，有没有给保姆写过育儿食谱？

说到这里他强调了一下尿布的事。喜羊羊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用的不是纸尿裤，而是传统的尿布。因为喜羊羊的姨姥姥接受不了纸尿裤，她拿我的旧T恤旧保暖内衣什么的，剪了一大堆。

大雨花花对喜羊羊不用纸尿裤感到不满意。他买来了很多，但是一直没得到重用。

大雨花花认为传统的尿布不科学。尤其是在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度规定要洗几遍、晒多久的前提下。

他说他曾经提醒过保姆多次，让她学会用纸尿裤。但她充耳不闻。

大雨花花说：“难道科技是白进步的吗？”

难怪喜羊羊的姨姥姥不喜欢他。他一来就指手划脚想当领导，他还没名没份。一想到“没名没份”，我就有点幸灾乐祸。

他又举喜羊羊为例。

不婚时代（24）

他伸出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为什么当初我力主你去香港生喜羊羊？”

他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喜羊羊和我置于某种制度的保护之下。喜羊羊是香港公民，就使得我和喜羊羊都必然会受到某种保护。我不怕丢了饭碗，也不怕居委会老太太来敲门。也不怕带喜羊羊坐飞机。如果我们不考虑到制度的存在，为所欲为，必将后患无穷。

他问我：“你觉得呢？”

我说：“我……我觉得我快睡着了。”

我忽然想，大雨花花的女朋友一直拖着不结婚，除了大房子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姑且设想一下跟大雨花花结婚以后的一切。

一切都是有制度的。

每天早晨吃什么，几点开饭；晚上几点到家，吃什么。

玻璃多长时间擦一次，床单几天换一次。

夫妻生活定在每礼拜几，如遇女方生理周期、双方因公出差或其它不可抗力，将如何顺延。

孩子什么时候生，生男还是生女，如何控制及努力。

孩子出生以后……

想到这，我不敢替他女朋友再想下去了。

因为这以后的事我提前帮他女朋友看到了一小部分，仅仅是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就已经是巨大的麻烦了。

如果再往下想，孩子的成长、教育过程中，大雨花花还将制订出多少制度，我觉得他女朋友的做法挺明智。

但是再一想，大雨花花说的也有点道理。有时候人的确是为了得到制度的保护而不得不选择某种制度。比如说婚姻这种制度。有的人是为了合法地生个孩子。有的人是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有的人是为

了合法地麦克老虎。有的人是为了合法的不许对方跟别人麦克老虎。有的人是为了分房子。有的人是为了分遗产。有的人是为了不让别人分房子或者分遗产。当然更多的人是为了爱情。不，不是为了得到爱情，而是为了保障爱情。据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相爱的人于是选择了双双殉情。中国唯一一个像样的爱情传说就是梁祝，他们不就是一起跳进坟墓里去了嘛。然后还一起唱起了《两只蝴蝶》什么的。

反观我的没有选择婚姻制度，就是因为上述理由我一个都没有。

所以身为异类我虽然经常惶惶然，但也经常坦坦然。

这天底下有无数种制度，不是所有制度都跟我有关。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制度去遵守，就像在商店里选择一块不太甜的巧克力。比方说别人上班要打卡而我们学校就不需要。如果我们上班也要求打卡的话我宁可辞职。这么一想我就坦坦然了。我同时也就不觉得大雨花花有多么枯燥了。

我问他："那么，按照你的理论，我跟你之间是一种什么制度呢？"

这句话如果换到另外一对男女之间，由另外一个女人来说，可能会被理解成一种暗示、挑逗或者调情。

可是放到我跟大雨花花之间，则绝对是一个很严肃，另一个也很严肃。

我想了解一下他的制度，以便确定我是否喜欢和遵守。

这么问的时候我也顺便感叹了一下人生。岁月不饶人啊。想当初，不过是两年多以前，我还跟大雨花花探讨过文学。从文学角度来讲，他比我更文学，因为他喜欢诗。据说诗是文学的最高形式。而我喜欢看小说。他很认真地问我喜欢看谁的小说。我支支吾吾地说我喜欢《红楼梦》和《哈利波特》，这显然有点文不对题。但我不好意思说我记不住作家的名字，尤其是外国作家。我曾经挺喜欢过一个苏联的犹太作家，他专写幽默小说。可是我记不住他的名字。

大雨花花跟我提起一些诗人的名字，普希金、叶慈、纪伯伦和海子什么的，我都听说过。我挺怕有人跟我提一些特小众特偏门的名字。我不怕我不知道这些名字，这些名字不为人知只能说明他们名气还不够。我怕的是有些人提起这些小众名字时的表情。好象是他们为了远离城市的肮脏空气而选择在海拔八千四百米的地方盖了一座小木屋。

后来大雨花花告诉我，他之所以喜欢诗是因为他觉得小说实在太长了，他没耐心读完一本长篇小说。为了增强文学素养他一般只看世界名著的内容简介。

啊，真的吗？我于是兴冲冲地以诚相待，告诉他其实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故事会》，这个本来挺正常的爱好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点见不得人了。

我们这两个曾经一起探讨小说、诗和上帝的文学青年，现在在探讨应该给喜羊羊用传统尿布还是纸尿裤。他的奶瓶应该洗几遍及消毒多长时间。

你们来说说婚姻是一种什么制度吧。

我问大雨花花，就目前的状况而言，他跟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他说，目前他跟我之间还没有一个直接的制度。我们都是单独针对喜羊羊而自成一套制度。这也很容易造成仿佛是震后灾区一样的混乱局面。上次他女朋友的短信出击就已经是地震可能发生的某种预兆?。

为了避免混乱，一定要形成制度。

他拿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下嘴唇，眉头紧皱，认真思考。

不婚时代（25）

23

看着小孩子一点点长大是件很奇妙的事。

喜羊羊会站了，我就会想：“我是什么时候会站的？”

喜羊羊会走了，我也想：“我是什么时候会走的？”

他在玩玩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小的时候都玩过什么玩具？”

这些事情我都记不得了。

但我能记起我小的时候很爱哭。这种记忆一多半来自于他人的回忆性叙述，他们老这么说：“你小时候特爱哭。怎么哄也哄不好。”我妈更是把我爱哭这件事当作她推卸责任的一个重要理由。虽然后来我多次告诉她不必内疚，我在姥姥家过得挺好；让她不必有思想压力。我告诉她，别人经常跟她提起我小时候的事是别有用心。她却很心虚，老想为自己解释。但是她解释的目的并不是表示歉意，而是通过反复强调我实在太爱哭来说明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我不但咎由自取，还白白地让她背了很多年的黑锅。她这么一解释我就更罪孽深重了，简直是生下来就带着原罪，罪名就是爱哭。我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所以我只能请求她往事不要再提。

关于我小时候爱哭的另一半记忆来自于我自己。具体为什么哭我倒是忘了。只能记得自己随便坐在哪里就哭个不停。放声嚎啕，使劲蹬腿。哭得我的小脑袋都嗡嗡作响，眼冒金星，嗓子也哑了。本来这些事我已经完全忘了。我特别讨厌那些在公共场所大哭大闹的孩子，我厌恶地皱起眉避之唯恐不及。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些好脾气的妈妈，奇怪她们为什么不严厉地痛打那些讨厌的孩子们一顿。如果她们舍不得出手我可以代劳。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忽然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我的哭声。我再没有厌恶地皱起眉，而是含着眼泪逃走了。

我能回忆起哭声，却回忆不起缘由。因为那实在是太久远太久远的事情了。喜羊羊告诉了我一些缘由。有的时候是他饿了。有的时候是他渴了。有的时候是他需要换尿布。有的时候是他想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有的时候他只是想撒撒娇。他为了撒娇，经常扯着嗓门大哭一场，直到他感觉满意为止。而我呢，拿着DV给他录相，录下来他撒泼的样子准备将来拿给他看。

以前我妈和我爸和一些别的人老拿这么一句话来糊弄我："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意思是说他们有很多无奈，在此就不自我标榜不跟我过多计较了，留我将来自己体会后再深深忏悔。

我的体会是：如果把给孩子买了奶粉、夜里起来给他换过尿布、带他去过医院、花钱让他接受教育这些基本义务都要算作恩情的话，那就实在是有点逻辑混乱了。可是我的爸妈似乎就有一个秘密账本，把这些都一项项地累计在上面，作为他们很伟大而我很不孝的有力证据。从前我跟我爸吵架，说的是我考试成绩的事。他对我的成绩不满意，而我自己觉得还行。吵着吵着，他忽然驴唇不对马嘴地说："1992年8月我在香港给你买过一个日本进口的随身听，难道你忘了吗？"这一记冷枪一下子就让我中弹倒地。因为我没忘。而且那一刻里我也觉得，我既然接受过一个象征着父爱的日本进口的随身听，再来跟父亲吵架就太忘恩负义了。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这两样我都占了。我只能放弃争吵的权利。

有一天，喜羊羊哭的时候，大张着嘴巴，发出"妈啊、妈啊"的声音。

喜羊羊的姨姥姥很兴奋，说："喜羊羊真聪明，喜羊羊会叫妈妈了！"

她指着我，让喜羊羊管我叫妈妈。可是喜羊羊一头扑在她怀里，把鼻涕蹭在她脸上，管她叫妈妈。后来喜羊羊就老管姨姥姥叫妈妈，

当然他管我也叫妈妈。对于喜羊羊来说，“姨姥姥”这个词实在难度太大。

他饿了的时候，指着奶瓶喊妈妈。想洗澡的时候指着澡盆喊妈妈。

“妈妈”这个称谓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需要。

难怪人家说“有奶就是娘”。

我不怎么喜欢听喜羊羊管我叫妈妈。我听着有点尴尬。大概是因为在照顾他这个问题上，我做得太少，而保姆做得太多；我似乎只担了个“妈妈”的名声。而且，你知道，我是个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着天下大同人人平等；喜羊羊一管我叫妈妈，我觉得我就得有个妈妈样，就得拿着腔调说话什么的，可能还希望他要格外地照顾我的情绪，因为我毕竟是个妈妈。我不太喜欢。我一直希望我们是朋友的。朋友之间怎么能叫妈妈呢。所以我鼓励他管我叫“美羊羊”。他瞪着眼睛看着我，有点莫明其妙；后来他管我叫“美美”，叫了一阵子以后，又管我叫“羊羊”。我一回来他就喊：“羊羊！”我就“哎”。我们两个都挺乐。我也管他叫羊羊。这真是个独特的称呼。

喜羊羊的姨姥姥说：“哎呀，喜羊羊，你看你妈妈，让你管她叫羊羊。”

她不好意思直接批评我。她觉得这实在太不成体统。

可是喜羊羊管她叫妈妈?时候，她高兴得脸都红了。她偷偷看看我，怕我嫉妒或者有意见。可是我既不嫉妒也没意见。

在我这个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管理下，我们家里一团混乱。

大雨花花对我家里的一团混乱持保留意见。

我告诉他，喜羊羊目前只能发出“爸爸”和“妈妈”的声音，这基本上是无意识的。只是他表达需要的一个方式。

因为喜羊羊还不会叫“叔叔”。所以他目前只能管大雨花花叫“爸爸”。

大雨花花很高兴。但是当他听见喜羊羊管姨姥姥叫“妈妈”的时候，他马上就不高兴了。也不能埋怨他不高兴，毕竟喜羊羊的姨姥姥黑黄矮瘦，形象不佳。大雨花花不想让别人误以为他跟她之间有某种制度关系。

我说，即使你给喜羊羊制定了制度，他也没法遵守。因为他还不会。也就是说目前喜羊羊是制度之外的人，谁也约束不了他。

我说：“如果你愿意的话，让喜羊羊也管你叫羊羊就行了。这个词他说得很好，很清楚。”

大雨花花很谨慎地问了问我关于喜羊羊和灰太狼的故事。他不想充当反面角色。

我告诉他，我每天晚上都能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故事，但实际上我等于是没看过这个故事。

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的名字起的挺好，内容其实不怎么吸引我。毕竟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不是看动画片的年龄。

三十多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已经开始怀旧了。在我的成长年代，有些动画形象深入我心永远不可替代。即使我叫美羊羊还生了一个喜羊羊，我仍然怀念从前的动画片。就像我不管又遇上过两个三个还是四个，我还会怀念曾经的初恋。

大雨花花问我喜欢哪个动画形象。我说我喜欢史努比。他说他喜欢丁丁。

让喜羊羊管大雨花花叫史努比不现实，这个词比姨姥姥还难。我说也许可以试着让喜羊羊管大雨花花叫丁丁。

大雨花花想了想说：“还是管我也叫羊羊吧。这样比较统一好记。”

于是，我们三个都叫羊羊。我告诉大雨花花《喜羊羊和灰太狼》有个“懒羊羊”挺适合他。虽然他并不懒。但听起来挺适合他。他说他没意见。

于是，在我们家里，经常有三个羊羊，和一个本来是姨姥姥的妈妈。不过我们都不拘泥于形式，不做表面文章，各司其职其乐融融。

重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叫了什么。

当然，小说标题除外。

我老给喜羊羊唱歌，唱“太阳月亮星星就是吉祥的一家”。

有一天我听见大雨花花在唱“羊羊羊羊羊羊就是吉祥的一家”。

他真有才。真不愧为曾经热爱诗歌的文学男青年。

不婚时代（26）

24

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成了半个哲学家。我老在思考。

之前我说了，每一个平凡的外表下，都有一颗不平凡的心。

我也有一颗不平凡的心。我有过很多梦想，这些梦想在当了妈以后，也仍然还在。我梦想着自己能写出一本伟大的书，让无数人看到；我也梦想着爱情。

当然，这个关于爱情的梦想已经很模糊很模糊了。不怎么具体了。我只是梦想着一种甜蜜或者折磨，一种能让我像对喜羊羊那样心甘情愿的付出。这梦想从未具体落实到某个人身上。我只能遗憾地承认，岁月不饶人，爱情这个东西，就像喜羊羊曾经热爱过又抛弃了的牙胶一样，已经退出了我的人生舞台。

我跟毛毛雨还是会偶尔见面。我经常认真凝视他的脸。那上面满是我熟悉又亲切的线条，他的，也是喜羊羊的。我经常看得发了呆，皱起眉头，百感交集。他对我的这种表情有点迷茫和不屑，他无声地笑笑，骨碌一下，向后倒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他不想再看我充满伪装的眼睛。

他是根本不相信爱情的。我那一副似乎心怀爱情的样子在他看来有点可笑。爱情已经让他觉得可笑，假装成爱情就更加可笑。但他不说，只是无声的笑笑。

他无声的笑让我们之间泛起一阵沉默。我无话可说，无从说起。虽然我有很多话想跟他说，这个此时世界上跟我距离最近的人，我们肌肤相亲。我很想讲讲我的童年，我的父母，我曾经的恋爱，我的工作及我的梦想，很想让他了解我。我想告诉他我竟然收到了一个学生递来的小纸条，说很喜欢我。无边的沉默中，我试探性地开始了几个话题，他都表现得毫无兴趣。只有在我提到喜羊羊的时候，他才会来

了些精神。他给我提了很多的建议，关于喜羊羊的抚养和教育，听到一些喜羊羊耍宝的事，他哈哈大笑。

他只是表现出对喜羊羊的兴趣，不是爱。他从没有认真地询问过关于喜羊羊的一切，他只是用一种半信半疑的目光游移地看着我。

我呢，滔滔不绝地讲着喜羊羊各种耍宝的光荣事迹，但我从不会幽怨地看着他，我镇静自若面不改色。提起喜羊羊来，我们都很高兴。然后我们起床，分手，各回各的家，心上带着一点怀疑和自怜的伤痕。

我毫不隐瞒地告诉他，我是一个妈妈。我跟他讲述自己的孩子，在那种时刻。我告诉他怀孕的感觉。

他兴致勃勃地听着，从不问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们带着一个共同的难以启齿的秘密拥抱在一起。

这个本来不该是个秘密的秘密之所以难以启齿，是因为我们都无法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在互不了解和互不相爱的时候，就共同制造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不愿意被这个秘密绑架了人生，虽然这似乎已无法逃避。

在告诉他我已经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有过一丝难以言喻的难堪。当了妈的女人总是会自觉地放弃一些权利，只求在众人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当好一个妈。没有什么比“妈妈”这个称呼更能束缚住一个女人了。这个称呼竟然没能束缚住我，我虽然拥有自由，却难免暗暗羞愧。

但我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在毛毛雨面前。在任何人面前。否则我就更加地十恶不赦。当了妈是一种束缚，当了妈而不承认则是一种罪。女人总之是要左右为难。不如咬牙面对。

我无所谓的样子显然让毛毛雨有些意外。他以为胜券在握、类似于人道主义救援的求婚竟然被拒绝，让他的自信心受了点小小的打击。

他问起了我前几次恋爱的情况。

我告诉他，三次恋爱我都很失败。第一次失败的原因是我太爱他了，不懂得感情也需要技巧；第二次失败的原因是虽然我不怎么爱他，也知道需要一点技巧，但我却没有掌握好技巧。至于第三次，我还没来得及应用技巧。因为对方根本就是个骗子。

他说："在我这里你成功了，因为你掌握了技巧。"

我说："我怎么成功了？"

他说："因为我愿意跟你结婚了。"

我愣了一下。原来在他看来我处心积虑无非就是为了逼婚。他不相信我真的能自己带着孩子过一辈子。他认为这只是我的一个技巧。

要说他这么想也没错。在他这里，我成功了。有了三次失败恋爱的垫底，我终于成功了，成功地获得了一次求婚。但是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我敢说只要我答应了他的求婚，胜利果实马上就会烟消云散。要想保住他的求婚，我就只能永远地拒绝他的求婚。这听起来相当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

我说："你愿意跟我结婚就是我的成功？你太高看自己太小看我了。"

他说："那你想干什么？"

我做出一副不屑于红尘琐事的样子高抬起下巴，说："享受生活。"

他茫然地看着我，看上去有点烦恼。被一个孩子妈拒绝了的感觉想必不太好。

不婚时代（27）

我冲他笑笑，意气风发地晃晃刚烫了头发的脑袋。

我不会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

我三十多岁了，还是个未婚生子的孩子妈，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跟别人谈谈条件的砝码已经很少了。确切地说我只剩下了一个获得尊重与承认的砝码，那就是我自己。没有年轻没有美貌没有纯洁的时候，我只能打出坚强的与独立的个性旗帜。看来坚强与独立有时也实属情非得已。

我和毛毛雨互相不怎么思念，从未有过甜言蜜语。交流方式以吵架为主。我们各过各的生活，彼此并不探求太多。

但我们，还是不能一刀两断。真实的原因我们互相间心知肚明，这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秘密。我们总是在睁开眼睛后，羞愧地觉得难以面对彼此，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成为，或者说，为什么其实就是这样一种人。我们把对自己的恨发泄在了对方身上，只有在对方身上找到罪恶，才能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的见面已形成了模式，总是以吵架和暗暗发誓绝不再见的方式结束，再以好象从未说过那番话一样地重新开始。

他的身上，有种能让我不由自主地靠拢过去的气味；他说我身上也有。两种相互吸引的气味让我们两个全然忘却钢筋水泥和汽车尾气，就像身处于春风习习晚霞如火的原野，像两个无拘无束朝气蓬勃的野生动物，虽然不了解对方的内心，却彼此走近。

然而我们却终究是人。虽然有着跟野生动物完全相同的身躯。

所以我们互相吸引又互相怨恨，一时无法摆脱。

毛毛雨的思维方式很独特，也很简单。

我很矛盾。我是个热爱思考的半个哲学家，但我总是会喜欢上头脑简单的人。也许因为我思考的结果是发现这世间一切其实简单，早晚归零。我明白这个道理，也喜欢简单；但我又喜欢复杂的思想交

流。也就是说，我喜欢复杂之后的简单，追求的是一个“悟”的境界。而他，是从简单到简单。这让我既挺喜欢又挺烦。

他说想跟我结婚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已经习惯了。重新再去找一个也挺麻烦。现在的女人不管是谁都嫌他穷，所以他说跟谁在一起都一样。

我不在意他把话说得这么直截了当。因为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事实。让我再去重新找一个也挺麻烦，现在的男人不管是谁，也都会嫌弃我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他说：“你只能跟我结婚了。反正孩子都生了。”

他以这种轻描淡写的方式认可了他跟喜羊羊的关系，听起来很无奈。

我知道这种无奈将给我带来的烦恼。他永远都不能接受我这样的女人，在内心深处。我将永远是一个多次恋爱、奉子逼婚的既无道德感又充满心计的女人。他的人生不是选择，而是被选择；这就决定了在将来的某天，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事，也都情有可原。如果从头说起的话，我其实是咎由自取。

我的一生都将背上十字架。

能让我获得自由和尊严的唯一方式就是打落牙齿和血吞。吞了以后，再笑一笑。

所以我笑一笑，说：“孩子都生了，但跟你无关。”

他说：“有没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谁养着就是谁的。”

我对他的大人大量毫不领情。我说我一个人带着喜羊羊过得很好，不想再有别人来添乱。我们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他有点艰难地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我说：“再有个孩子就不一定那么快乐了。”

我明白了他想跟我结婚的根本原因。男人考虑问题果然简单。

我说：“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他说：“所有的短暂加一起，就是一生的。”

听起来很动人。我爬起来拿笔记下来这句话，以备将来写到小说里。

不婚时代（28）

25

毛毛雨跟大雨花花都知道对方的存在。毛毛雨对大雨花花没什么意见。他说即使喜羊羊来自大雨花花的细胞，也不影响他跟我的关系，毕竟目前我还未婚。对于喜羊羊的态度，他一直很洒脱，再三强调“谁养着就是谁的”。如果喜羊羊真的来自于他的细胞而我选择了让大雨花花来当喜羊羊的爸爸，他也不会以血缘相要挟。他认为这是大雨花花应得的回报。

而大雨花花呢，对我生下喜羊羊这件事的评价是：“我觉得这事不能怪毛毛雨。这毕竟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大雨花花还说我把毛毛雨想的太坏了。如果当初我能认真地坐下来跟他商量一下喜羊羊的事，他不一定会不认账。大雨花花说：“你们女人总是把男人想的太坏了。”

我跟大雨花花讲起过几次毛毛雨，他很认真地听着。后来他说他觉得毛毛雨这人很好，很真实。他再三替毛毛雨开脱责任，他说他觉得毛毛雨根本就没有什么责任。说到底其实是我不允许人家负责任。

他们都分别跟我提过一件相同的事：他们想在合适的时间跟对方认识一下，一起喝顿酒。

他们似乎把对方当作了朋友。因为他们跟同一个女人和同一个孩子有着某种亲密联系。他们似乎觉得对方是趣味相投的知己。

可是，你知道，我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与爱情密不可分。这二者都是我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在我心中消亡。我梦想着即使到了80岁，仍有人深情款款地对我说：“你老了，与你年轻时的美貌相比，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啊，多么伟大的奉承。若真有人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刹那间返老还童由80岁而变为18岁也未可知。

没有人能从80岁变回18岁。没有人会爱一张80岁的面孔。如果有人说他更爱我这颗80岁的伤痕累累的心，我也许会更感动。

很显然，这样的话，不管是毛毛雨还是大雨花花，都不可能说得出口。不是他们不浪漫，大雨花花还曾经热爱诗歌——而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在本质上也都不是个诗人。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也担不起这样的奉承，我给不了他们如此诗意的灵感。

已经退出我人生舞台的爱情彻彻底底地成了一种梦想。也许我应该永远选择跟我的梦想呆在一起，这会让我的人生更美好一些。这总不至于像跟男人呆在一起有那么多的人生幻灭。

我的爱情梦想，在经历过一个又一个男人以后，已经幻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所有这些幻灭全部相加，也不如毛毛雨带给我的幻灭更彻底。

他给了我一个类似于爱情的开头。我还是挺喜欢他的。否则接下来的故事根本不会发生。可是只有开头。接下来的事实是，当听说我怀了孕的时候，他装作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喜羊羊的身份一直半信半疑，从没有提过想去看看喜羊羊。他一直担心会上了我的当，替人背了黑锅。他老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该说话的时候一声不吭。他从没有夸奖过我，他老是在怀疑和打击我。当我被他的气息吸引，当我被他的简单吸引，当我头脑发烧准备做出某个顺理成章的决定的时候，他总有本事用一句话，一个举动，一个表情让我从爱情的梦想中骤然醒来。有的时候是一句："几点了？"，有的时候是接电话或者回短信，有的时候是耸耸肩。总之跟爱情八杆子打不着。

我要他有什么用呢？实际好处一点看不到，看得到的就是他只会徒劳地摧毁我的人生梦想，从一个自由的未婚妈妈，变成一个逮着空就要向他证明自己的清白的良家妇女。

要知道，我生活中的乐趣很少，梦想几乎就是我最大的乐趣。当然，现在有了喜羊羊，他也给了我一些乐趣。正因为喜羊羊给了我一些乐趣，我才不想看到家里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我不希望喜羊羊的妈妈从此变得患得患失唠唠叨叨，勤俭持家相夫教子。更不希望喜羊羊跟他的生物学父亲一样，变得多疑天真、不合时宜、索然无味。也就

是说，毛毛雨极有可能既毁了我的爱情梦想，毁了我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也毁了喜羊羊。归根到底是把我的人生给毁了。

所以我拒绝了他的求婚。很坚决。

他面对我的拒绝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我觉得拒绝得伟大光荣而正确。如果他表现出来一点悲伤、难过、惆怅、眼泪什么的，可能还会让我的铁石心肠砰然一动，渐渐柔软。可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他说："好啊，你拿我当工具！"

工具！！这下子跟爱情八十杆子都打不着了。

我气得一时语塞。不知该怎么回复这句话。苦苦思索了半天，觉得只有一句话最能保护我的尊严。于是我说："对，我就是拿你当工具！"

这下子他更气愤了。他是个很简单的人。他既多疑又轻信。从此他就一口咬定了我拿他当工具。

在这种毫无意义的辩论与互相攻击中，我也只能承认我就是拿他当了工具。我还能怎么??还有哪句话更能保护我的自尊和关于爱情的梦想？他白白地提供了一个对他最有杀伤力的武器给我，他真是天真简单又很笨。

因为我承认我的确是拿他当了工具，他生气了，过些天又好了。他说："工具就工具吧！"

于是我们又像两个无拘无束朝气蓬勃的野生动物，奔跑在春风习习晚霞如火的原野上。他散发出让我迷醉的气息。他有着单纯可爱的眼神。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时，我能感觉到梦想中的爱情就在我身边，正迈着小狗一样活泼可爱的步伐悄悄走近。

我激动地等待着它的走近，准备紧紧地拥抱它。

可是他忽然来了一句："你就是拿我当工具——"

不婚时代（29）

26

老有人说我不像个妈妈。即使我把喜羊羊抱在手上，也老有人说我不像妈妈。连大雨花花也这样说。他这样说的原因是他帮我和喜羊羊拍合影。照片洗出来以后，他仔细端详，他认为在这个画面上，他只看到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妈妈和一个宝宝。他说我看起来不像个妈妈。

我也仔细端详一番。我很快就找到了症结所在。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说我不像个妈妈。因为每一张照片上我都在直视着镜头，而且还不顾一切地在微笑或者大笑。生完喜羊羊，一出满月能独立行走了，我就去做了头发。抱着或者搂着喜羊羊我很高兴，照片上我兴高采烈的表情就好象和我在一起的不是我的儿子而是和我一起去郊游的高中同学。

我明白大雨花花的意思。我看到过很多妈妈和宝宝的合影。妈妈总是不怎么突出的，一看就是女配角。很多妈妈会把目光投射在宝宝身上或者脸上，或不由自主地把宝宝放在最最中心的位置。她们往往会突出侧面的温柔。这是不由自主的母爱的反射。

可是我摆不出那样的POSE。在照片上看来我不大像一个母亲。我有点羞愧。虽然我也明白摆什么样的POSE照相其实并不影响我对喜羊羊的爱。

还有一个原因让我看起来的确不怎么像个妈妈。那就是我还未婚，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没有人来要求我像一个妈妈。我还是整天上网炒股看小说写小说。我还是在周末的时候逛街，在咖啡店里看报纸和杂志。没有丈夫也没有婆婆指责或者挑剔我。没有妈妈也没有朋友。我不必按照别人的期望让自己扮演一个妈妈。他们期望中的妈妈就像电视广告里的妈妈一样，围着个围裙，喜气洋洋地追着孩子喂饭或者往家人团坐等待的饭桌上端上一盘红烧肉。

他们期望中的妈妈会骄傲而喜悦地抱着孩子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这是我最成功的作品"以及"这是我的一切"。

演着演着就弄假成真。以至于如果你不围个围裙不追着孩子喂饭不端上一盘红烧肉的话，你就不像个妈妈。

对于我来说，除了有一个小胖人常住在我家以外，我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我还是个从不点名也不抓补考的老师。还是个文学女青年。还跟某人保持着某种关系。我还穿得跟从前一样。哦，也有改变。我现在经常是高高兴兴地回家，高高兴兴地把喜羊羊装到小车里推出去。我和喜羊羊一路上都在说笑。喜羊羊学说话的声音就像春天早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小鸟。

我挺骄傲。我骄傲的原因不是我成为了一个母亲，而是我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有一个既喜欢我、我也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从前我一个人的时候，不管吃过晚饭我多么想在小区里溜达溜达，后来我也都是选择了蜷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躺床上打开笔记本上网。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自己到处溜达总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哪怕我手里牵着条狗都会让别人看起来舒服一些。虽然我不怎么在乎别人对我的议论，但我知道他们在议论。

我没有因为跟婆婆争吵而面带怨怒。也没有不洗脸不梳头腰身臃肿。我跟喜羊羊在一起，就像跟我的高中同学在一起一样轻松愉快。不是我带他出去玩，而是我们一起出去玩。从未有过一个人，如此耐心细致地陪着我，如此甜蜜地需要我。我爱他。

我跟他说过很多话，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我向他倾诉委屈。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喃喃地说着"谢谢"，谢谢他能陪我这么久，听我说了这么多。

我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生活凄惨。我从来没觉得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怎么会完了？我的人生似乎刚刚开始。我挺好，丝毫没觉得喜羊羊给我带来了什么耻辱或压力。我不是明星，认识我的人不多。话说回来人家明星也都这么干，全世界的压力人家都不怕。没有

这么一股狠劲儿人家也当不了明星。这么一想我就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这个平凡的外表下，还真有一颗不平凡的心。

从前我一个人在小区里走来走去，他们都不怎么关心我。有一次家里没水了我只好提着个桶去物业公司接点水回来，哪个邻居的门我都敲不开。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现在对我的关心是出于真心。既然如此，他们看着我和喜羊羊走过去后的窃窃私语我又何必当真。

看着天上的云，我仍然偶尔会想起从前的梦。梦没有远去。

我什么都没失去啊，我暗暗想着。我从没像别的妈妈一样说过“孩子就是我的一切”。我觉得什么也不可能是我的一切。喜羊羊也不一定希望他就是我的一切，就像当初我对我妈的希望。

我妈老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而我说：“求求您不要再考虑我。”

我妈还说：“家庭就是我的一切。”

而我说：“妈我真希望您能找个情人。”

如果我把喜羊羊当成我的一切他会有负担。就像如果有人把我当成一切我也会有负担。大家各?各的其实挺好。喜羊羊将来找了老婆离开我我也不至于那么伤心。毕竟我没有失去一切。

我抱着喜羊羊肉团团的胳膊，在他的胖脸蛋上亲吻，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一想到他将来要离开我，我就心生惆怅。但谁也没有办法。我离开了我妈，也离开了姥姥。她们都很爱我。但她们谁也留不住我。

将来我同样留不住喜羊羊。我只好在他还离不开我的时候，拼命在他脸上亲吻，眼里含满泪花。

不婚时代（30）

27

我妈很喜欢喜羊羊，但她却不喜欢喜羊羊的妈也就是我，这真是奇怪。

她对我有意见的主要原因还是喜羊羊的来路问题。她喜欢喜羊羊却讨厌我。真是奇怪，难道不是我生出来一个喜羊羊吗？饮水思源她也不应该这么干。

她躲开喜羊羊和保姆跟我把脸拉长，嘟哝着说："一个好好的孩子却来路不正。"

我说："什么叫来路不正？喜羊羊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妈问："他爸爸是谁？"

我说："他爸爸是谁有什么关系？喜羊羊就是喜羊羊。您要实在想不开，您就权当我上中华精子库买了一个细胞培育了一个喜羊羊。"

我妈说："真要是精子库就好了，人家那里都是精华，遗传基因好。"

我妈深信遗传论，因为她是大学老师，而我也是大学老师；她离了婚，我呢，升级换代，把离婚这道手续直接就给省了。我怕麻烦。

我妈认为这就是遗传。我当大学老师是遗传了她，而有了喜羊羊这件事呢，是遗传了我爸。我妈从不认为她对生活负有什么责任。

我妈苦口婆心地劝我，一定要把喜羊羊的爸爸找回来。她说单亲家庭不行。孩子性格容易有问题，比方说我。

她说别人我没资格妄加评论，说我那我可就太有资格了。

我说我的问题不是出在单亲上，而是出在你们不早点让我单亲上。我说你们从我五个月大时开始打离婚一直打到我20多岁，这个过程挺折磨人。如果你们早就让我单亲的话我一定会幸福得多。

想当初我是求了我妈又求我爸，我恳求央求加哀求，我说："求求你们了，你们就离了吧，离了吧。"

可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是为了你！"

其实他们谁也不是为了我。我妈是不想失去感情寄托，我爸是怕社会舆论。但这些都不太好说出口。唯有拿我来说事是最能得到理解和同情的。于是我很无辜地成了他们绑架对方的人质。后来我逃跑了。我上大学跑了。参加工作跑了。他们再也没有筹码威胁到对方，就离了。

我妈认为我现在说这样的话纯粹是没良心，这个特点正是遗传自我爸。

她说："喜羊羊的爸爸是谁太重要了，将来你就知道了，遗传的力量不可抗拒。"

我承认遗传的力量。可是喜羊羊的爸爸是谁，这个事实已经不可改变。找不找回来有什么不一样呢？他在火星上也挡不住喜羊羊要遗传。难道让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的缺点就不遗传了吗？我觉得我妈真是逻辑混乱。

我妈果然混乱了。因为她又开始强调后天的教育。也就是说，她同时又认为遗传固然重要，后天影响也很重要。她说不能给喜羊羊一个单亲家庭。否则就是我不负责任。

我认为我妈不适合跟我谈儿童教育。因为她没有一个成功的样本可以借我参考。她唯一的一个教育样本就是正站在她面前的我。她自己都觉得对我的教育很失败。

听我这么一说，我妈马上偷换概念："我对你的教育失败吗？你是个大学老师，谁敢说我教育失败？"

我说："您失败就失败在，您以为我当了大学老师就是一种成功。您这种错误观念让我把青春和梦想严重浪费。"

我妈说："那你觉得怎么才是成功？你以为你能当李嘉诚啊？"

我说我觉得这世间不止有一种或几种成功。当大学老师和当李嘉诚也都算是一种成功，但对于我来说可能不是。

我说：“如果您能早20年跟我说出这句话，我就承认您教育成功。”

我妈不想跟我辩论。两个大学老师辩论的结果一定是不分高下，要打笔墨官司。可是我妈打笔墨官司打不过我，这一点她非常清楚。

总之她说，要把喜羊羊的爸爸交待出来。她现在也看明白了大雨花花不是事主。我妈说如果我制不服他的话，她准备亲自出面跟他谈谈。一提到亲自出面，我妈的脸上放出红光。这可是她的一项特长，至少是很有经验。在跟我爸纠缠不休的那二十多年，她多次“亲自出面”。

我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我跟喜羊羊的爸爸不能和平共处就像当初我妈和我爸一样终日吵闹的话，还不如现在这样更清静，更有利于喜羊羊的成长。

我妈说，不管怎么样，让人家说没有爸爸总是不光彩的。哪怕我结了再离，也算对得起喜羊羊。

我一听，噢，原来就图的那一张证书。于是我拿出手机来给我妈看，我经常收到各种小广告，特地留存了一个，内容是代办各种证件。之所以留存这个也真是为喜羊羊考虑。怕居委会老太太上门来要求出示各种我上几十辈子都没听说过的证件。

我说：“我去办个结婚证来挂在墙上您看怎么样？我还可以让喜羊羊随身携带一个随时供人查看。”

我妈捂着胸口想了一会儿。她说她觉得心脏不舒服，可能要犯心脏病。她说她不等喜羊羊从公园回来跟她吻别了?她得先回家了。于是她就走了。

她给喜羊羊带来了一个能在地上推着走的大象，一推起来两个耳朵忽扇忽扇，两个眼睛一红一绿地闪着，嘴里还唱着《月亮之上》。我饶有兴致地推了半天。

不婚时代（31）

28

我爸走了以后，按理说我跟我妈应该相依为命，本不该像现在这样冷淡和疏远。可事实情况却是，我爸走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便分崩离析。不光是他们两个互相离了婚，我跟他们两个也分别离了，单独搬了出来。

我妈跟别人抱怨我不管她。刚离婚的那会儿，她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彻夜不眠，哭泣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姨妈怕她出什么意外，请了假从早到晚地陪着。

除了控诉我爸，她还控诉我。因为我爸扔下了她，我也扔下了她。姨妈也觉得我实在过份，也加入了对我和我爸控诉的行列。

姨妈来找我，让我回去陪陪我妈。

我说："为什么要陪？"

姨妈说："她现在心情不好。"

我说："我也心情不好，谁来陪我？"

姨妈想说我是"狼崽子"，但她忍住了，说："这样你回去正合适，你们娘儿俩做个伴，互相陪着。"

我说："我需要人陪着，但不是我妈。我妈也需要人陪着，但不是我。"

她永远只需要一个人，那就是我爸。

我妈这辈子也不知中了什么邪魔，除了我爸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也没有我。

她看到我只会更加生气。她向来把她跟我爸之间的一切的一多半责任，归结到我身上。

一提起来就是气哼哼的："如果你不是个女孩，还那么爱哭，你奶奶也不至于那么生我的气；如果你奶奶不生我的气，你爸也不至于那

么生我的气。”然后再充满崇拜与赞许地补上一句：“你爸这人是最孝顺的。”

在我还不像现如今这么能言善辩的童年时代，我还不会为自己辩解说生来就是个爱哭的女孩着实不是我的错。所以每逢此时我就心虚地躲起来，对妈妈苦难的一生深感抱歉。

后来我长大了，知道反击了。我就说：“那没办法，谁让您生了我的？我可没写申请让您生。”

我说这句话等于是给自己又树了一个敌人。我爸马上跟我妈站在一起对我进行自卫反击。这也能理解。毕竟这事儿我爸也有份儿。

他们想不出太好的理由来反击我，就异口同声地说我是没良心的狼崽子。

我说：“狼崽子也是你们生的。”——然后我就跑掉了，剩下他们二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后来我妈老跟我找茬儿，我怀疑她就是为了在这个家里塑造一个属于她跟我爸的共同敌人，以体验我爸跟她坚决地站在一起的温暖滋味。所以我就不上当了。她再指责我什么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然后我又跑掉了。

我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从不知道我的孤独。从不知道我也需要陪伴。她顾不上理我。因为她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老是不开心，需要向我倾述。老有那么多关于我爸的疑点需要我帮助她分析。她早早地办了病退闲在家里，其实却并不闲，她的大脑从早到晚在高速运转着，只为那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爸。

她的付出不可谓不多。应该说她也得到了不少，但那都不是她想要的。

她衣食无忧，但她并不快乐。有一阵子我认为她想要的是爱情，她也挺喜欢看小说，我暗暗怀疑她是不是被小说里的爱情给害了，希望现实生活中也上演惊天动地的爱情。但后来我发现好象不是。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我都不能把她的感情概括为“爱”，恰恰相反，有的时

候我觉得她的感情似乎更接近于“恨”。我很早就充当了一段复杂男女关系的旁观者，从糊涂到明白。一直到我也谈了恋爱以后我才能准确说出我妈这一辈子所谓的爱情到底是什么。不是奉献也不是索取，而是“控制”。她想通过控制住我爸来控制一切，她的感情和人生。当她没有了事业以后，这是她唯一的事业。控制让她有了权力和成功的感觉。与其说她在感情上对我爸无法割舍，不如说她无法面对失去控制的失败人生。

她跟我爸之间，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没完没了的博弈。

当我看明白了这件事，我同时也看明白了很多的事。我发现“爱”实属一个不满十八岁的青涩词汇，我发现用“控制”和“权力”来概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更科学一些。

不管是男女之间，同事之间，母女之间，朋友之间。

当喜羊羊还不会说话不会跟我动脑筋的时候，我们互相之间是纯粹的爱。

当他长大成人，给我娶了个儿媳妇回家。这个儿媳妇在见我的第一面就暗暗盘算着这是个什么样的婆婆，能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利与弊——我跟喜羊羊之间的纯粹的爱还能剩下多少呢?

听起来可悲，事实上并不可悲。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总比自欺欺人更乐观一些。

如果不是我想明白了这件事，我又怎么可能把一个本来是人人喊打的未婚妈妈当得如此有声有色?

我妈就想不明白相貌平平的我，何以把本来是人人喊打的未婚妈妈当得如此有声有色。

我妈年轻时算是个?女，因为美丽而享受过很多的赞美和肯定；可是我偏偏长的像我爸，从侧面也证明了我可能不是爱情的结晶。

大凡美女对非美女的美好生活总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大凡美女都认为非美女是不可能过上连美女都过不上的美好生活的。

所以我妈这样冷笑着评价大雨花花：“成天往这跑，真是中了邪了。”

我说：“喜羊羊是他的干儿子。”

我妈说：“得了吧，我活了大半辈子了，什么看不出来？”

我说：“那您的意思是他对我有意思了？”

我妈上下打量打量我。她也实在无法相信大雨花花会对我有什么格外的意思。所以她不接我的话，仍然说大雨花花是中了邪了。

但她毕竟是我妈。

她长叹一声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想找个好人也不容易。大雨花花条件那么好，我也不相信他会跟你认真动什么心思。大多数男人就是想尝尝新鲜，玩玩。你上了一次当，可别再上第二次了。”

我说：“我还能上什么当？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

我妈说：“女人大多是重感情的。感情上受伤害也不值得。还是踏实点，要么把喜羊羊的爸爸找回来，要么找个靠得住的好人嫁了；一个人带着孩子总不是一回事。”

我说我没觉得我一个人带着孩子不是一回事。我过得挺好。我暂时还没想嫁人的事，也没觉得这家里非有个男人不可。而且，我告诉我妈，我感情上不可能受什么伤害，因为我觉得现在我除了对喜羊羊以外，几乎谈不到还对谁有什么感情。这个感情指的是“爱”。

我妈说：“你看哪家没有个男人？”

我说：“咱家一直有个男人，我看还不如没有。”

我妈说：“像你爸那样的混蛋天底下有几个？还能都让咱们娘儿俩碰上了？”

我说天底下的混蛋说多不多说少不少，每个人都有变成混蛋的潜质。重要还是女人自己先别变成混蛋。

我妈马上怒了，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要是不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我只能说您这一生太失败了。很多人都失败，但您从没认真分析过失败的原因。"

我妈说："像你这样没结婚带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就是成功？"

我知道在别人看来，这是我的软肋。包括我妈在内，他们都以为只要一提这件事，我肯定就哑口无言举手投降。

不过我真的无所谓。我不认为这是成功，但也绝对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把这当成不能揭的伤疤。

所以我莫测高深地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把我妈气得够呛。

但她对大雨花花不死心。她企图动用她累积多年的人生智慧帮我把他乖乖擒获。她至今不明白这天底下她最不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擒获男人，兀自又苦又笨地努力着。

她对大雨花花不是友好，而几乎是讨好。每次大雨花花一来她就忙东忙西亲自下厨炒好几个菜，满面春风地端上来。这让我在一旁看得有些心酸。

她毕竟是爱我的。我心酸地明白了这一切。当我感到心酸的时候，我同时也明白，我也是爱她的。我的心中，还有爱。

不婚时代（32）

29

大雨花花担心喜羊羊的教育问题，他跃跃欲试地想给喜羊羊制定一些教育制度。

他先拿喜羊羊的姨姥姥开刀，要求她必须讲普通话。他说，喜羊羊已经开始学说话了，不能让他一张嘴就“娘哎娘哎”。

喜羊羊的姨姥姥脸红了一下。我知道她本来想说声“娘哎”。但她硬生生地忍了回去。

对于说不说普通话的问题，我不是特别在意。我不是为喜羊羊的姨姥姥辩护，我是真的这么想。我说：“讲什么话有啥关系？毛主席还讲湖南话呢。”

大雨花花脸上出现一种非常惊愕的表情，他没想到我这个当妈的竟然是这么个觉悟。

大雨花花对喜羊羊的姨姥姥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多意见。这个我倒是承认。我听到过她给喜羊羊念书。有一次我在这边听她一个劲儿地念“约会小的时候、约会小的时候”。我一听，什么童书这么不健康，刚满一周岁就要约会。过去一看，人家写的是“约瑟小的时候”。她给看成了“约慧”。她还高声念着：“如果没有了大海，土地就会干枯。”我听着也有点别扭，一看，果然人家书上写的是“干涸”。我告诉她念“干he（河）”，她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呗，没有了大海，河就干了！”她还念“春眠不脚晓”，以及“黑发不知勤学汉”，她把“早”字看成了“旱”。我听着只觉得挺可乐，没觉得问题要上升到对喜羊羊的教育那么高的高度。她念错了，我纠正一下就完了呗。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可是大雨花花听得直皱眉，他认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大雨花花觉得喜羊羊的姨姥姥的音乐修养也实在是有点偏门。她挺爱唱，唱的是评剧。她嗓门很大地唱着让喜羊羊看她的脚：“哎呀你看我的两只脚，走了满脚的泡……”

她还喜笑颜开地让喜羊羊跟她一起表演。她把喜羊羊背在身上，一颠一颠地念着顺口溜：“背狗，卖狗，多少钱？两百九。少了卖不卖？”喜羊羊大声地接上一句：“不卖！”

我们都快笑疯了。我、喜羊羊和喜羊羊的姨姥姥。

但大雨花花对这混乱的教育现状看不下去。他说需要一个制度。他很严肃地说。

喜羊羊的姨姥姥非常清楚，大雨花花的每个制度都要拿她开刀。虽然她是大雨花花亲自从家政公司挑回来的，但她知道大雨花花对她有很多意见。她知道如果大雨花花入主这个家，她肯定是第一个改革牺牲品。所以她对大雨花花有抵触情绪。她现在不在乎工资高低，也不怕找不到工作，她是离不开喜羊羊。

她把喜羊羊喂得又胖又结实。平常她带喜羊羊出去，跟别的保姆在一起交流，知道别家妈妈要求又多又细，她也庆幸遇上了我这么个自由主义者。用我妈的话来讲，喜羊羊是纯粹的农村养法。没补过任何钙啊铁啊什么的，也没吃过鱼和肉。他没吃过鱼和肉的原因是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个素食主义者。但他仍然长得又胖又结实，跟谁说他早产了两个月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在自我设计曲折人生经历。他的健康秘诀就是晒太阳，从早到晚在外头晒着，除了睡觉几乎不回家，有时候连吃饭都在外头。他起的很早，经常早晨五点钟就已经出去游玩了。他就这么长结实了，粗腿肚子那叫一个骠悍。我的态度是，只要喜羊羊能够健康不生病，什么养法我都没意见。我不嫌弃她引进了农村养法。

她离不开喜羊羊，喜羊羊也离不开她。有一次她家里有事必须回去两天，她小心翼翼地跟我说，想带喜羊羊回去。她怕我照顾不好，喜羊羊会生病。她说如果我夜里来照顾喜羊羊的话，很可能我也会累得生病。她是实在不放心我们娘儿俩，她觉得她带着喜羊羊回去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答应了。

我妈一听说我让喜羊羊跟保姆去了河北农村，大惊失色。我们院里别的人一听说我让喜羊羊跟保姆去了河北农村，也大惊失色。

他们大惊失色地说："她把喜羊羊卖了怎么办？"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她不可能把喜羊羊卖了。单就我对她的了解，她顶多是把喜羊羊藏起来自己养着。卖给别人她不一定能舍得。

他们大惊失色。说我太轻信了，胆子太大了。又胖又结实的喜羊羊至少能卖一万块钱。他们都好象要犯心脏病的样子。

我理解他们的担心。但我相信喜羊羊的姨姥姥要是真想把喜羊羊卖了，可能早就卖了一百次了。喜羊羊对着她发出类似"喵喵"或者"挠挠"的声音时，她说喜羊羊在叫姥姥，激动得热泪盈眶。单看她那个热泪盈眶，我觉得她也不可能把喜羊羊给卖了。所以我毫不担心。但我也理解别人的担心。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见到喜羊羊的姨姥姥热泪盈眶的那一幕。所以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喜羊羊给姨姥姥带来了无上荣光。虽然只是两天。她从未享受过这样的荣光。她从外村嫁到本村，还是给哥哥换亲换过来的。这个换亲她跟我解释过，我没怎么听?白；我能理解的换亲就是两家对换，他们则是三家换，叫"转亲"，具体怎么个转法我是一直没听明白。总之这么多年她在村里就是个勤劳受气的小媳妇，虽然热情开朗尊老爱幼，但也没人特别重视她。可是现在她去北京当保姆挣钱不说，还带回来一个胖娃娃，含含糊糊地对她发出"喵喵"或者"挠挠"的声音，似乎是在管她叫"姥姥"。她在另一个职业范畴内显然工作得很出色，获得了信任和尊重。她于是享受到了空前的荣光。

村里人成群结队地来看喜羊羊，就好象他们从没见过孩子一样。他们当然见过孩子，人群的脚底下就到处跑着或爬着孩子。可是他们没见过北京的孩子。喜羊羊不认生，直接爬到了饭桌上。他一手抓着块红薯，一手抓着块玉米饼子，瞪圆眼睛甩开腮帮子左右开弓。这个农村养法的孩子让他们感到亲切。他们像看一只会演马戏的猴子一样

前来观赏喜羊羊吃饭。有一个关心国际时事的农民还感叹说喜羊羊不像是首都来的，像是索马里来的。

他们送给喜羊羊很多礼物。有蛐蛐，有拨浪鼓，有虎头鞋，花被，皮球，还有小狗和兔子。

喜羊羊的姨姥姥只选了一只黑耳朵的小兔子装在小铁丝笼子里拎了回来。

别的，她有点儿骄傲地告诉乡亲们，“城里用不上。”

不婚时代（33）

30

大雨花花不能理解我对喜羊羊的姨姥姥的依赖。他尤其不能理解我不但把喜羊羊的日常生活完全托付给她，竟然连教育的问题也撒了手。

他看了太多的现代教育的书籍，他认为我在这件事上，表现得不负责任。

他认为我应该教喜羊羊识字、背唐诗、学英语，听古典钢琴而不是评剧。

他不希望喜羊羊说话有口音。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都不影响你将来跟他一起钓鱼。"

他说："喜羊羊的人生目标不是跟我一起钓鱼。"

我说："那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大雨花花说，喜羊羊目前显然不可能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出生是没有选择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天生有什么样的父母，基本上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大雨花花说我首先要做一个为喜羊羊规划好人生目标的母亲。

我承认大雨花花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有我的想法。我觉得人生目标不可规划。我的人生目标就被从小规划，但我觉得不怎么适合我。我希望喜羊羊能自己规划人生目标。我的作用，只是尽可能帮助他实现人生目标。

至于什么普通话啊、唐诗啊、英语啊，我觉得都是随时可以弥补的事。唯有他的童年不能弥补。

大雨花花不明白我对喜羊羊的姨姥姥的依赖。他认为我对这个黑黄矮瘦的保姆宽容到了没有原则的地步。我甚至可以躺到她躺过的床单上。而我一直是很忌讳这件事的。

大雨花花不明白。除了我自己没有人能明白。

喜羊羊的姨姥姥让我想起我的童年。我的生活在姥姥身边的童年。同样的简单，同样的欢乐，同样的没有人生规划。唱着同样的儿歌，夏天的夜晚摇着同样的蒲扇。她让我又重新体验到了童年。我为此而舍不得她，不嫌弃她，依赖她又信任她。

回想起我自己的人生，最快乐最温暖的就是生活在姥姥身边这没有过规划和教育的11年。

我认为喜羊羊也很温暖很快乐。

这有什么不好?

大雨花花说："现在跟从前不一样。生存环境残酷。喜羊羊将来要参与竞争。他注定不能跟你有一样的童年。"

恩，他说的这个我也懂。

我知道身边的妈妈们都在做什么。她们把孩子送去早教班或者双语幼儿园。让孩子背唐诗三百首和《三字经》《百家姓》。学钢琴和小提琴，一堆一堆地去考级。还要学物理和数学。

大雨花花说的对，一个孩子，天生有什么样的父母就基本有了什么样的命运。

喜羊羊天生地有了我这么一个母亲。

一个数学考过17分，可是现在也活得挺滋润的母亲。

在只认识麻将上的几个汉字的姥姥的抚养下成长为文学女青年的母亲。

在我看来那些东西都没用，没意思。白浪费大好童年。至于将来的竞争，我不认为他不会数学不会钢琴就能少了多少筹码。实话说我根本就没想过让喜羊羊去竞争的问题。我觉得他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就行了，别人活得怎么样，别人有游艇或者私人飞机都跟他没关系。我觉得他没必要因为别人拥有了什么就好象自己被抢劫了什么一样。

而且，我说："我们现在来考虑18年以后的事情是不是没什么必要？18年前你知道有个词叫"网络时代"吗？"

我认为想的太多纯属杞人忧天。18年后全世界都改说中国话了也不一定。钢琴和小提琴早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不一定。我告诉他要与时俱进，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大雨花花皱眉思考了一下，部分同意了我的观点。毕竟我也算是半个哲学家。

但他说，我既然当了母亲，完全自由主义是不现实的。即使不给喜羊羊具体规划人生目标，至少也要给他一个基本方向。做人的方向。

大雨花花问我："你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说："不那么孤独，有朋友。我希望他跟我不一样，希望他能热情有活力。热爱生活。"

大雨花花觉得这种描述有点抽象。就问："还有吗？"

我说："希望他一直有梦想，而且敢于实现也能够实现。"

大雨花花说："那么你有梦想吗？"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谈到梦想的话题。

我于是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的梦想。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写出一本伟大的书。希望摆脱掉这个让我灵魂出窍的工作。希望能去沙漠里旅行，住在沙漠深处的一个古城堡。我在一本家居杂志上看到一对隐居在沙漠深处的艺术家夫妇的家。他们铺着旧的柔软的白床单，令我神往。

大雨花花说："那么你想过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吗？"

我被一口水给噎住了。我告诉他，我经常自己写点东西什么的。

他说："其它的呢？"

我只好实话实说，我没想过。其它的目前还只是梦想或者幻想，我还没想过要去实现。

大雨花花笑容可掬地说："你自己都不去努力实现梦想，你怎么教育喜羊羊呢？言传不如身教，你还没有想好怎么做一个妈妈。"

接下来大雨花花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告诉我应该如何从现在就开始制定制度，一步步实现梦想。他有理有据，娓娓道来。我想起了机场书店老在放着的一个台湾营销专家的讲课录像。每次我一听见那家伙的声音就落荒而逃。

一言以蔽之，在亲自教育喜羊羊前，大雨花花先把我给教育了一通。

不婚时代（34）

31

大雨花花的女朋友跟很多时尚女性一样，有个英文名字叫“露西”。有一天她忽然发短信给我，说想约我出去聊聊。她说她已经知道了我是谁，她曾经跟大雨花花来我家给我送营养品。虽然当时她没下车也没跟我说话，但也算有过一面之交。她让我叫她“露西”。我对这个名字不感冒。听起来她是资本主义的而我是工人阶级的。不过也没啥，一个名字嘛。事实证明露西除了名字略显俗气与从众外，其它部分都很合我意。见面回来后我给她发短信直抒胸臆，说觉得她的英文名字略显俗气与从众，问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以后我就叫她中文名字。她说她叫小霞。我说那我还是叫你英文名字吧。

我答应赴约。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谈不到要向她解释什么。但我希望她明白一些什么。

我们见面的地点约在她写字楼的一层咖啡店。我带了阿姨和喜羊羊先到。问了一下，此处不能刷卡只能用现金消费，我却只带了卡。我不想让她买单请客，毕竟我方是三个人。让她买单的话好象我专门带了一个胖小孩来吃大户。于是我坐自动扶梯上二楼取款机取款。

喜羊羊已经能小跑两步了，热爱坐扶梯，一定要跟我上扶梯。我只好带着他坐扶梯上了楼。

取款的时候我让喜羊羊站在旁边稍等，他假装答应了，乖乖地站在我身边。可是我刚把卡插进机器，输完密码，他忽然抢走我的钱包掉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嘎嘎乐，直奔扶梯而去。

那边是我的信用卡还在机器上，后面有人排队在等；这边是喜羊羊拿着我的钱包直奔扶梯。我急忙抬腿就追，在他自己迈上扶梯前把他捞了起来。他可真够沉的，大概快30斤了。喜羊羊没坐成扶梯，踢着腿尖叫起来，一把把我的钱包扔上了扶梯。我按着他，眼睁睁地看着我的钱包乘坐扶梯离我而去。

露西穿着优雅的小黑裙，在一层扶梯入口处帮我拦截住了钱包。她向上抬起尖尖的小脸，认出来那个抱着一个尖叫着乱踢的胖男孩、焦急地探身向钱包张望的女人是我。

我也认出了她，向她摆摆手，抱着喜羊羊回去取了两百块钱，一叠声地向排队的人表示道歉。

看到喜羊羊，露西显得有点吃惊又有点好奇。

我于是向她介绍了一下喜羊羊。

她抿着嘴唇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喜羊羊。她想找出大雨花花的痕迹。她当然找不出来。

她于是没话找话地说："啊，真是快啊。宝宝都这么大了。"

我让阿姨带喜羊羊继续坐扶梯去，我跟露西找了一个角落对面坐下。

不等她问，我就坦白告诉了她关于喜羊羊的一切。我告诉她，这件事大雨花花帮了大忙，我很感谢他。我的回馈方式是让喜羊羊给他当干儿子。因此我们联系得比较多。我告诉露西，大雨花花是有史以来跟我交往最频繁的一个朋友。这也都是因为喜羊羊。说实话在有喜羊羊以前，我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朋友。有了他之后我觉得我需要朋友。

她微微一笑说，没想到大雨花花跟我的友情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她把细瘦苍白的拳头支在下巴上问我："不过，你觉得男女之间有友情吗？"

我说，我觉得男女之间没有友情，尤其是适龄的男女之间。

她点点头，表示对我的回答满意。然后她抬抬下巴问既然如此，我又如何解释跟大雨花花之间发生于适龄男女间的漫长友情。

我卡了壳。我没想到她这么单刀直入开门见山。这虽然是我最推崇的表达方式，但轮到我自己，我不得不承认，这种表达方式有点太直接了。留给我的思考余地实在太小了。

我的确有点无从解释。我一直也没搞明白大雨花花在想什么。应该说我们还算比较谈得来，也算有过一段共同经历。在我人生最狼狈的时候，是他陪伴左右。

不，我不会妄自菲薄，像我妈说的那样，我这个样子，对大雨花花有什么想法几乎是异想天开。

我不觉得自己因为有了喜羊羊而丧失了某种资格。

但我同时又必须承认，我的确可能是丧失了某种资格，不是现在。那层层危机，永远潜伏在我人生的远方。那是看得到的，不可避免的危机，必然把我和喜羊羊拖向混乱或者黑暗。那本来是应该属于我的惩罚，而不该是喜羊羊的。为了独自承担惩罚，我只能现在就放弃某种权利，这是我必须的牺牲。

打落牙齿和血吞，然后再笑一笑。这已经是我注定的，不可改变的人生。也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唯一应该为喜羊羊做的，最大的牺牲。

我于是转了转眼珠，笑一笑，装作很轻松的样子问露西，有没有见过或者听说过有那种适龄男女，彼此充满仇恨和厌恶却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保持着比友情还要亲密的关系？

因为此前我已经给她出过一道脑筋急转弯，她反应很快。她说当然，不和谐幸福的家庭比比皆是。

我告诉她，这些适龄男女之所以能在一起生活一辈子，就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关注点：孩子。

我告诉她我跟大雨花花之间的情况基本类似。我们共同关注着喜羊羊。我们因为一个喜羊羊而经常见面、聊天以及探讨人生。我们彼此既不仇恨也不厌恶，因为我们没有爱过，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有个成语用在我们身上比较合适叫作“相敬如宾。”

露西似乎理解了，虽然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但也说得过去。我们谁都需要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解释人生，来自欺欺人，来安抚自己。

她沉默不语。然后她说，真没想到大雨花花这么喜欢孩子。从前他老跟她设想着将来有个孩子以后的生活，她都没有当真。她说她不喜欢孩子，也从来没有想要孩子。

我告诉她，其实男人都比女人更想要孩子。因为他们不用怀胎十月、不用坏了身材、不用丢了工作、不用告别青春。而且他们从此有更多的理由不回家了，因为他们需要养家。

我像毛毛雨一样耸耸肩。表示我洞察一切。

一抨击起男人，所有女人都会成为朋友。露西马上咬牙切齿以相同的排比句式进行补充："而且让一个女人怀孕生子对男人来说意味着征服、意味着占有、意味着胜利、意味着成功。男人有妻有子更有身价，女人生了孩子却要打个五折。"

我想扑上去拥抱她。

露西问："你既然这么清楚，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

这实在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我只好简单地说，这是个意外。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寂寞空虚，急需一个生命来填补。我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人，却找到了一个孩子。就这么回事。

我说正因为我什么都清楚，所以我才宁可选择找一个孩子，而不是找一个男人及这个男人带来的七大姑八大姨来气我。为了孩子我心甘情愿，让男人俯视我的狼狈我不心甘情愿。所以，就这么回事。

露西小心翼翼地问："他……他跑了吗？"

我说没有，他没跑。他还经常想挤进我和喜羊羊这个家。

露西说："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呢？喜羊羊毕竟需要一个父亲。"

喜羊羊需要一个父亲没错。虽然我认为他没有父亲也能生活得挺好。但如果他能有一个相当棒的父亲我也绝不排斥不反对。

我告诉露西，目前我还没看出来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是否能当一个合格的父亲。如果适得其反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来带喜羊羊也挺好。不，给喜羊羊选父亲不是选男保姆，也要适当考虑到我的因素。我怎么也得选个我差不多喜欢，姑且说是爱吧，的人。如果我跟一个

我不喜欢不怎么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心情抑郁，经常出轨，那么我觉得喜羊羊虽然有了一个父亲，却同时失去了一个母亲。

人生有一大无奈就是生身父母不能选择。在遗传细胞和遗传血型这些硬件方面，喜羊羊也很无奈地不能选择。但是如果接下来的软件部分，我能帮他仔细选择选择的话，那难道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不婚时代（35）

32

我的一番演讲听得露西既兴奋又紧张。要知道我几乎天天面对一大帮学生练习演讲，口若悬河地宣讲着连我自己都不信的道理，这正是我的强项。此时我的特长发挥作用了。

露西扭着手指说："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我经常听到别人跟我说"不容易"，既包括说我不容易，也包括说他们自己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包括太多的内容。总之是大家觉得当妈不易。可是我觉得当妈很容易。这就免不了别人要以看见了外星人一样的眼光看着我，也免不了我要以看见了外星人一样的眼光看回去。

我不喜欢接受同情和怜悯，所以我从来都拒绝承认当妈不容易。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不容易的……"

露西说："夜里要起来好几次呢。"

我说："从前我在网上打牌，经常打通宵呢。"

露西说："而且，而且好象还要给他换尿布，打防疫针……"

我说："还有洗衣服，和带他出去散步。"

露西说："总之多了很多劳动内容吧。"

我说："自己的时间也少了很多。"

露西用看见了外星人一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只好耸耸肩说："大致就这些吧。你觉得生活里多了这些内容会很艰难吗？"

她想了想说："不能逛街了吧。"

我说："可以逛，只是不能随时逛。"

她再想想说："不能打扮自己了吧。"

我说："这个取决于你自己。"

她看了看我，我看了看她。

我说，其实累的感觉肯定会有。可是没有孩子之前我们也不轻松是不是？每天都会有累的内容。比方说，从前我在网上斗地主斗得眼发花；逛街逛到脚抽筋；睡觉睡得浑身痛；讲课讲得嘴暴皮。也都很累。现在不过是累的内容换了，稍微适应一下就可以了。我没觉得有多么难。

我告诉露西，之所以我显得很轻松，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就因为我是一个未婚的单身妈妈，没有某个男人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还在外面玩到深夜不回家而让我心理严重失衡而爆发了产后抑郁症而认为自己被男人给毁了。也没有婆婆对我挑三拣四指手划脚明争暗斗让我每天都与狼共舞度日如年。

也就是说，我想发怒也找不到个合适的对象。所以我也就不怒了。所以我就很轻松。喜羊羊对于我，就好象家里来了个很重要的客人需要我忙忙碌碌认真接待，只不过这个客人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大概要18年左右。

单纯的体力劳动并不累。我们在各自的单位里，真正动手干的活其实很少，但勾心斗角的事却实在太多，这才是累的根源。我比别的妈妈显得更轻松，完全是因为我选择了这种一母一子一保姆的生存方式。没有人跟我勾心头角，生存环境简单。人在春运火车的车厢里呆久了容易发疯，跟这个道理比较类似。

我告诉露西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处在没人来气我的生活状态。之前我接触过一些男人，我经常被他们一些愚蠢的错误和缺点气得像在春运的火车上挤了七天七夜一样地想发疯。他们有的自大无比；有的不知所云；有的无知无畏；有的又懒又馋；有的丢三忘四；有的花心萝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要面对他们这些问题把自己气得发疯，我岂不是白白地拿别人的愚蠢错误惩罚自己？我岂不是白白地要少活好几年？虽然我活得平庸，没什么人知道我；但我也不想那么早就死。活着挺好。

露西微微一笑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你在别人眼里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我说那当然。当我抨击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激烈地抨击我。这让我更不敢想象我们生活在一起一辈子将是怎样的一幕又一幕人间惨剧。

露西说：“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世界上没有人结婚了。”

我说首先不可能人人都像我这样。其次，我也曾经想要结婚。后来机会错过了就不怎么想了。有位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说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结婚对于我来说，似乎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对男人的这一番猛烈抨击大家姑且理解成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我告诉露西，我之所以反对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挤到我们家来，基本上就是这么个原因。我跟他，别的地方也都还好；可是我们就是老吵架。先是以吵架的方式聊天，后来才发现这个基础打的不好，后来我们所有的聊天都以吵架告终。这种交流方式一次两次还可理解成为调情或者说是挺酷，到后来我就烦了。

尤其是有了喜羊羊以后，更烦了。我实在不想喜羊羊成天瞪着两只圆眼睛看着我们吵架。而且我喜欢动真气。吵着吵着就把自己气得要死。想离家出走。

综合考虑绝对是弊大于利。

露西问我：“你爱他吗？”

我说：“我觉得我还没有爱他到知道?他所有缺点，但还要跟他一起生活的地步。”

我问露西爱不爱大雨花花。

她说：“我觉得我还没有爱他到他没有大房子我也要跟他一起生活的地步。”

我们俩哈哈大笑，觉得痛快极了。

露西拿出个小本子和一支笔，哗哗哗奋笔疾书。

我以为她要给我留电话号码、MSN电子邮箱什么的。这年头除了这几件事谁还拿笔写东西啊。

露西说不是，她是忽然来了灵感，有了个伟大创意。她觉得可以在她们杂志上开个妈妈专栏，专门讲女人当了妈妈后要面对的种种难题。她希望这个专栏的宗旨就是实现女性的进一步自我解放。不光是未婚女性要解放，已婚女性要解放，当了妈的女性也要解放！

哦天哪，她这个创意太伟大了。我热泪盈眶地恭维她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我顺便跟她鄙视了一下昨天晚上看到的某个法制电视节目。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跟记者谈起他的因出轨而被小舅舅乱刀捅死的舅妈："都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打扮给谁看啊。"

我很气愤地问露西，这叫什么舆论导向？为什么两个孩子的妈就不能打扮？如果出轨就要被捅死的话，这世界上还能剩多少男人？

露西的小尖脸涨得通红，不停地点头说"就是就是！"

她说，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女人当了妈后，除非是想出轨，大多也就不怎么打扮了。归根结底，女性取悦于男性的本质还没有变。

她说她要开设个专栏倡导女性为自己美，为自己活。

她小心翼翼地问我，愿不愿意为她的专栏写上一两期。因为她觉得我的观点很好，见解也不错。她知道我是个大学老师，想必写作水平也能过关。

她说："把道理说清楚就行，不要求写的太好。"

啊，难怪人家说有朋友真好。难怪人家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我真想激动地、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我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看小说和写小说，最擅长的就是做做文章。我肯定会把道理说清楚。不但会把道理说清楚，而且还会铿锵有力，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我真想举例说明：难道你从我的短信里感觉不到一种来自于文字的仿佛匕首投枪般的强大力量吗？

但我强自镇定，表示出了一个当了妈的人应有的矜持。我说：“那我试试看吧。”

阿姨跟喜羊羊坐累了扶梯，过来找我。露西对喜羊羊很感兴趣，不停地说：“哇，看这大腿，肉一圈一圈的，足有三层！哇，看这手腕子，快比我手腕子粗了！”

我见她如此喜欢喜羊羊，就让喜羊羊管她叫“干妈”。这么叫也合情合理。喜羊羊毕竟是大雨花花的干儿子。

露西说她愿意当喜羊羊的干妈，但是跟大雨花花没关系。恩，我们几个互相好象都不愿意有确切的关系。如果把我、毛毛雨、露西、大雨花花比成四个山里红，喜羊羊就是那根把我们串在一起的毛竹签子。

露西抱歉地说，没想到今天要荣升干妈，也没准备什么礼物。但是空手总是不好的。她于是摘下白金项链说，就把这个送给喜羊羊吧。细链子上拴着个卡地亚大圆吊坠，她说价值人民币12万多。12万多！我差点被吓一个跟头。喜羊羊也卖不上这个价啊！露西笑嘻嘻地说：“我是说专柜正品12万多，我这个是高仿A货四百多。没办法，谁让咱是时尚圈的。”

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下结束，我提出告辞。露西改不掉女人的八卦天性，拿出本杂志，向我使个眼色，让我避开喜羊羊和阿姨做一下杂志上的调查题。这个调查的题目是“看看你嫁给他的概率有多大”。露西说喜羊羊这么可爱，我最好给他找个爸爸。能跟他的生物学父亲终成眷属最是皆大欢喜。我说好吧，我拿回家去做。做完了告诉你答案。她却八卦得急不可耐，一定要我现在做。她说她实在等不及要那么久才知道这个答案。

我只好让阿姨先抱喜羊羊再去坐几遍扶梯。我认真地把题做了一遍。题目出的那叫一个绕，我报答案，露西给我统计分数。答题的结果是我嫁给他的概率是50%。我跟露西同时目瞪口呆。

不婚时代（36）

33

对于露西也成了喜羊羊的干妈这件事，大雨花花很不满意。他说在任何一个制度里，最怕的就是领导太多。

他说：“这么多领导，以后喜羊羊的教育问题，到底由谁说了算？”

仿佛一个霹雳在我头顶上炸响，真叫一个雷人啊。

我说：“当然我说了算，因为我是他的亲妈。”

他说：“哦，原来我们这些干爹干妈，不过是个虚职。”

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好奇怪。大雨花花学MBA学得有点儿管理欲加权力狂。连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家庭里的权力他也要争。

我说：“对，这件事没有办法。这个不能搞竞争上岗。就是亲妈说了算。”

他说：“你也不能思想太保守。适当的时候可以引进外援。”

我把他从上到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个遍。我狐疑地看着他。想从他这句话里琢磨出点别的含义。

外援是什么意思？哪个外援是纯粹的国际主义战士不计回报的？

可是我没什么可以回报给他。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从前我的命不怎么值钱无所谓，现在有了喜羊羊了。我可以没命，但喜羊羊不能没有亲妈。

多少个夜里我忽然被恶梦惊醒。有的时候是在梦里听见了喜羊羊哭，有的时候是他真的在哭。他白天玩累了，夜里就经常大哭。那哭声能让我头皮酥地狠狠一麻，登时惊醒。我总是急急忙忙地往他房间里跑，那个急急忙忙啊。才几步路的功夫，我就已经急得分不清东西南北，满头细汗。我感觉他好象是离开我了，他再也见不到我，我也见不到他了。天啊，这世界上还能有谁会像我对他那么好，又有谁能

像他对我那么好……我恐慌得连心都快不跳了。我总是急急忙忙地扑过去抱住他，好象他被人贩子拐走了十年刚送回来一样。

有一次他大哭起来，没完没了。满脸的鼻涕眼泪那个伤心啊。我也忍不住哭了。从那以后我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愿：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有这么伤心的时候。

喜羊羊哭，我哭，喜羊羊的姨姥姥也跟着红了眼圈。

她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孩子不能没有亲妈，孩子不能没有亲妈。"

我抱着喜羊羊，抽抽咽咽地跟阿姨交待："要是哪天我忽然出了什么事，喜羊羊就交给你了，你把他带回河北农村，他长大了会报答你的。"

一句话把阿姨彻底给惹哭了。她说了一句"看你说的"，就也哭了起来。

于是我们三个一起哭，大人哭，小孩叫，深更半夜的那个热闹啊。

后来我跟我妈描述这感人一幕，我妈说："邻居还不得举报你们家拐卖婴儿啊。"

我们两个大人哭得来劲，越哭越伤心。各自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真孤独。人有旦夕祸福，我竟然只能把喜羊羊托付给保姆。这世界上我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能让我放心托付喜羊羊的人了。我明白了王熙凤为什么要把巧姐托付给刘姥姥。身边都是亲人，能放心托付孩子的人还是没有。唉，当妈的可怜的心啊！

我们两个抽抽答答哭哭啼啼，喜羊羊反倒不哭了。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皱着小小的眉头，满是不解和思索，还有一些担忧。那是他对我的担忧，就像我对他的担忧。

我又心痛又感动。

我绝对不是说说而已的。有了喜羊羊，我真的有了很多的担忧。

深夜两点钟我回房间写下了我人生第一份遗嘱。我含着眼泪写道：如本人有什么突发性意外（诸如车祸、空难等不可抗因素）离开人世，喜羊羊将全权交由保姆某某某（身份证号）抚养至18岁。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及争夺抚养权。本人名下两套房产交由保姆代管至喜羊羊18岁交付喜羊羊，不得出售，以房租支付喜羊羊生活及教育费用。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及争夺。

写完后，我郑重签名。又拿一支红色的白板笔把手指涂了涂，按个手印。

写完遗嘱我觉得轻松多了。用句通俗的话讲叫做死而无憾了。

可是一想，不对，还有大事，最关键的大事没有做。我怎么能不给喜羊羊一个彻底的交待？否则他根本不知道他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也无从体会这饱含母爱的苦心。他的人生将是多么遗憾啊。

我赶紧又爬起来，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开始写。我之所以没用电脑，是想让喜羊羊看到妈妈的手迹。

我写道：“亲爱的喜羊羊，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你了……”

写完这一句，我想象着喜羊羊看到这句话时将会多么伤心难过，想象着没了妈的喜羊羊将会多么可怜，又哭得稀里哗啦。

我流着眼泪继续写道：“亲爱的喜羊羊，妈妈很爱你。妈妈想对你说……”

我想对喜羊羊说的事情太多了。

不婚时代（37）

我的童年。我的梦想。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爱情。我的工作。我的朋友。还有关于他的父亲。还有关于他的干爹干妈。还有他的姨姥姥。

我想说的太多了。

我写啊写啊，越写越来劲。文字流畅感情饱满。我这个文学女青年从来没写过这么感人的东西。把我自己都感动了。我一边写一边想：这个题材真可以写个不错的小说啊！

我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刚刚交待完我的出生。

我一点都不难过了，反而有点兴致勃勃。

我觉得我可以一直把这个写下去。我觉得这个东西写完后，完全可以出版。说实话这可真是个相当不错的普通女人的回忆录。

从那以后我没事就来补充这个遗嘱，目前已经补充到了四万多字。

我承认大雨花花对喜羊羊不错，他是真心喜欢喜羊羊。

大雨花花亲手策划了喜羊羊钻了法律空子的合法出生。他给喜羊羊买的东西可以开个小杂货铺。但我不希望他继续插手喜羊羊的成长和教育，成为垂帘听政的外援。因为这件事不能搞竞争上岗。喜羊羊的一切只有一个人可以安排，那就是我，喜羊羊的亲妈。

我告诉大雨花花，在喜羊羊的成长和教育上，不能搞竞争上岗，只能走裙带路线，亲的就是亲的。

我跟他说有一句话叫“血浓于水”。他不可能爱喜羊羊超过我，他对喜羊羊的所有规划都基于制度上的管理，而我是基于爱。

他显然对这个他不能逾越的血缘鸿沟感到恼怒。他说，爱不等于科学。基于爱的教育，未必高于基于科学的教育。

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在不能证明他的方法更科学之前，我只能相信自己的爱。毕竟他没有个成功的教育样本可以拿出来说服

我。

大雨花花盯着我看了一下小，笑容可掬地点点头说：“既然你相信爱就等于教育，你为什么不请喜羊羊的爸爸一起参加教育？”

我感觉自己好象被兔子咬了一口。

瞧，这就是男人。总是选择他觉得很有必要的时机，狠狠地往你的伤口上再来一刀。

信任真是一把双刃剑啊。原来大雨花花跟别的男人也没什么区别。

我完全可以想象，假设我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肯定会选择某个他觉得很有很必要的时机，笑容可掬地问起关于喜羊羊的父亲。

他会问：“既然你对我有意见，那你为什么不去把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找回来？”——我将被彻底剥夺对他有点意见的权利。

而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我也完全可以想象。假设我跟他生活在一起，他也肯定会选择某个时机，突如其来地问上一句：“你到底有过多少男人？”以及“喜羊羊真是我的吗？”

我活得好好的，遵纪守法善良本分，何必要白受这份鸟气。

不想受这份鸟气，我就只能重新包装我的人生，从现在开始就自动放弃某种权利。我也只能放弃。否则我不但得不到预想中的，还有可能失去预想之外的。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我毫不客气地跟大雨花花翻了脸。我告诉他，我的家事，我和喜羊羊以及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之间的事，不劳他操心。

我欢迎他来看喜羊羊，但我希望他明白，在这个家里，我说了算。

我狠狠地板起脸来。我要让他清楚地明白，我随时可以对他关闭我家大门。虽然我妈对他很讨好，摆出了一副丈母娘样，但我并不稀罕他。我这个未婚妈妈没爱上谁，没觉得低人一等，也不愁嫁。

我承认他对喜羊羊不错，也帮过我们很多。但是既然他是心甘情愿，我也就不觉得对他有什么亏欠。真要坐下来算账的话，我还得跟他好好算算，他在喜羊羊这里收获到了多少即使是开个杂货铺也得不到的幸福和欢乐。总之我和喜羊羊不欠他的。

大雨花花有点狼狈。他没想到我会反应如此激烈，他只不过是小小地、小小地反问了一句。看来这件事还真是我的一处不能碰的伤疤。看来我的内心深处根本不像在他面前表现得那样洒脱。我显得有点防卫过当，显然是受到了伤害。

于是他带着点狼狈和愧疚解释说，他只是随口说说的，然后就逃走了。

大雨花花走后，我一个人呆坐了半天。心中滋味很复杂。复杂到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我没有生气，想到大雨花花的狼狈样子还有点儿想笑。想笑，心中又有些纠缠，苦涩无比。感觉轻松，又很沉重；感觉解气，又很内疚。

这种复杂滋味让我头晕脑涨手足无措。

我的人生，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可是我的人生，不是这个样子，还能是什么样子？

不婚时代（38）

33

我想在给露西的第一篇稿件里说说我变化巨大的生活。

当了未婚妈妈以后，我的生活照比从前有了很多的变化。我的生活里多了很多人、很多事。多了一个胖男孩儿、一个保姆和两个经常来往交流的男人。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充实生活。

两个经常来往交流的男人。听起来有些可怕。在我最如花般绽放的青春时代也没有同时有过两个男人。我向来不是风流人物。

但是这两个男人，的确同时存在并互相知道。

我无法给他们两人一个明确的定位。我的内心里没有真诚强烈的爱，就像我一直向往的爱情那样。但我有需要。生活的需要以及……这似乎都跟爱情无关而只跟生活有关。

回想过去的一些年头，我曾经的爱情尝试都是失败的。一个又一个男人离开了我，以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状态几乎是我人生最成功的状态。两个男人陪伴在我身边，一时都没有离开的意思，甚至还都跃跃欲试地想再接近。

这是为什么？我不只一次地苦苦思索。

不得不承认的一个原因是：之所以他们都没走，是因为我跟他们之间，没有爱情。

这听起来真是荒谬。从前我也一直认为只有爱情才能让人不离不弃长相厮守。可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忽然有了另外一种体会。

所谓爱情，是天底下最想让人逃脱的一种束缚。

每个人最爱的，都是自由。

社会秩序保障下的，自由。

我这个貌似潇洒的未婚妈妈能给他们带来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

我的个性他们多少都了解了一些。

心软、自命清高，死要面子活受罪，天塌下来自己硬扛。除了他们主动请缨的时候，我从没向他们提过任何要求。

喜羊羊的事更是一个天大的证明。

一个连孩子都不麻烦男人帮着养的女人，那可实在是太省心、太省心了。

虽然是个历史污点，但同时对于他们将来的自由也是一个保障。

在将来的某一天，当他们想干点儿什么而我做出一副披头散发的黄脸婆的样子前去吵闹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轻轻地用鼻子哼一声："请你看看你自己又是个啥东西。"

然后他们就可以没有任何良心负担地、带着一点儿报复的快感地，扬长而去，为所欲为。

我终将一无所有。我以为我已经得到了的爱情，婚姻，尊严，刹那间失去。我彻底一无所有。

在给露西的稿子里我写道："获得爱情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永远不要爱上他。"

"经营爱情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永远不要指望他。"

"拥有爱情的唯一秘诀就是告诉自己：这世界上本不存在爱情。"

我写道："爱情，婚姻，都不能给人以最根本的保障。归根到底人只有自己。即使是孩子，也只能陪伴短短一程。孤独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宿命。"

……

露西看过，感想良多，打电话跟我探讨。她语气低沉，说部分同意我的观点；她认为这世界上还是存在着爱情的，我有点过于悲观。

我说："这跟悲观乐观没有什么关系。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陷入幻想不能算是乐观。乐观的状态应该是面对现实。"

她问："难道你从没体验过爱情吗？"

我体验过，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也曾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后来我渐渐地想明白了，我爱的好象不是那个人，而是一种感觉。如果这世间真的有爱情的话，也只能发生在自己跟自己之间。

她说："那男人算是什么？"

我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说："男人吗……可以说是一种寄托。爱情需要转化成现实，荷尔蒙需要释放，总得有个对象。"

我没有组织好这个语言。其实我是想说，爱情是很缥缈的东西，基本上是文明的人类社会的人们的一种想象；而实质上男女之间，永远只是原始社会时代的本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搭帮结伙过日子，对抗凶猛的大自然。可是我们非得假设男女之间存在着某种伟大而诗意的情感，我们不断地假设、歌颂以及想象，终于形成了人类的一种惯性思维——我承认像我这样的文学女青年起了很坏的作用——所以男女在一起经常会觉得痛苦。当荷尔蒙释放完毕，他们慢慢会发现他们之间好象没有传说中的爱情。正如某位诗人所言，"如果有人能在高潮后写出情诗来，那才叫活见鬼"。他们都误以为自己是爱错了人或者是虚度了人生。没人愿意承认，不管谁跟谁之间，所谓的爱情都只是幻想。

露西说我说得很对，解开了她心里长久以来的疑团。她也一直在探求所谓的爱情，但一直无解。她跟大雨花花之间拖了这么久，房子只是借口，真实原因是她觉得在大雨花花身上她没有找到所谓的爱情。

她对爱情的理解和描画就跟小说、诗歌、电影里的一样，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生死相许。她在大雨花花身上没有找到。她不甘心就这么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爱情的人，所以就找借口拖着。

不过她又说："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你文章里不能这么写。"

我问："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说真话，普渡众生。"

她说："你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别人不一定有那个悟性。你难道没发现这世界上喜欢听假话的人更多？"

她说她们的杂志最爱登那么一种爱情故事：都市男女，都叫着英文的洋名字，开跑车，去欧洲旅行，打高尔夫。他们中间总有一个是有妇之夫或者有夫之妇。他们一对眼神，就知道遇到了此生的真爱。他们又痛苦又甜蜜地把该干的事都干了，再充满惆怅地分手，订一个来生的关于爱情的约定。

露西说："《廊桥遗梦》看过吧？最好就是那个调调。我们得给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找个光明的借口。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受到心灵慰籍，他们才会掏钱买杂志。你一杆子上去把人的小梦想全给拍死了，我们不如停刊算了。"

露西以一个专家的身份给我做了品牌定位：无往不胜的恋爱专家。视男人如粪土的女权主义者。她要求我每一篇都要犀利地讽刺某个自以为是的愚蠢男人，很容易勾上手又被可怜地甩掉，狠狠地嘲笑他，给他一个女人不可欺的血的教训让他一辈子谈女色变。然后再小小地叹息着，展望及幻想着真爱总有一天会到来。

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复杂。我喜欢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可以自由地跟我的内心对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时候，基本上就说的都是真话。

可是露西却不许我说真话。这真遗憾。即使她给了我一个写专栏的机会，我也觉得真是遗憾。

不婚时代（39）

34

有一个五月里的周末，忽然下起了雨。天色阴沉，像太阳已经落山了的黄昏。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客厅里传来阿姨和喜羊羊的嘻闹。喜羊羊老是在尖叫，他用尖叫来表达一切情感。

说真的，这尖叫让我想捂住耳朵逃掉。

我喜欢下雨的天气，从前是，现在也是。

下雨的天气里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床上睡上一整天。反正所有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打扰，大家都在闲，我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负罪感。

下雨的天气里可以很自由地孤独，那是从前。

现在是喜羊羊的尖叫让我感到不自由的孤独。

我紧紧地关着房门，很想出去看看他是怎么了，又实在不想去看。因为他一看到我就会死死地抓住我不放。我要反复地给他念他根本听不懂的唐诗儿歌，还要捏着嗓子，好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而我不擅长表演。可是不表演又不行，即使笑得很累了也要笑。育儿书上说我们不能伤害孩子，在他们三岁之前要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情感要求，这样他们将来长大了才会很自信。书上还说“天才是夸出来的”，于是所有的妈妈都学会了捏着嗓子说：“宝宝你真棒！宝宝你最棒！”我也一样。虽然是半信半疑。

独处的习惯即使在有了喜羊羊以后，也仍然不能改变。我经常想逃到一个安静的、只有我自己的地方。就像从前一样，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让我牵挂。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多么美好的自由，永远失去了的自由。

一切都已不可改变。

当我孤独的时候，心里总会淡淡地滋生一点类似于爱的感觉。

我想起了毛毛雨。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

如果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的雨天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可能是我们两个为了逃避陪喜羊羊玩的重体力劳动，一起悄没声地躲在房间里睡大觉，任由喜羊羊在外面敲门喊着“爸爸妈妈”我们两个也不出去，还互相看看偷偷地笑。

可能他是个合格的好爸爸。他主动去带喜羊羊而让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构思一篇可能永远也发表不了的小说。

也有可能我们三个快乐地走在雨中，卷起裤腿，用穿着凉鞋的脚啪达啪达地踩在冰凉的水里。从前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玩，现在是三个了。我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三个人。我们会快乐吗?

在充满了雨水潮湿气味的房间里，我忽然很想家里有个男人。

我曾经评价毛毛雨“性感”，他很高兴。

不，我说的性感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那个意思。而是只有我才能准确理解的那个意思。

我喜欢男人有短短的干净的头发和指甲，整洁的衬衫；马马虎虎大人大量。我喜欢某种天然的气味，胜过千言万语。

我向往那样一个家，卫生间里挂着刚刚洗过的男式衬衫，门口有笨重的鞋子。一个结实的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男人正在花园里修修剪剪。一个穿着背带裤的小娃娃在花园里快乐地跑来跑去。

想象力太过丰富只对写小说有好处。对现实生活着实是一种严重的摧毁。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人的人生，说穿了就是天注定。我不必再去追溯我小的时候有没有接受过夸奖与赞美，也不必再去痛苦地回忆一个又一个男人给我的情感教育。我只能说，一切都是天注定。

对于一个孩子，天生地有了什么样的父母也就有了什么样的人生，都是天注定。

喜羊羊天生地就有了我们这样一对父母。这没什么。

下雨的天气里我想起了毛毛雨跟喜羊羊极为相似的脸部线条，想到喜羊羊将来的样子，我无声地对自己笑笑。觉得人生挺有意思。我

已经很久没有爱的感觉了。但我得承认有的时候，我挺喜欢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的喜欢。我们之间有相互吸引的生物本能，没有道德束缚。我们彼此从不掩饰真实的爱恨和需要，我们既爱对方也恨对方。如果现在是原始社会，我们将会是多么和谐的终生伴侣，生儿育女搭屋盖房对抗凶猛的大自然。

可是在文明社会里，一切都需要理由和解释。而我，给不出这个社会以光明的理由和解释。也给不出毛毛雨以光明的理由和解释。所以我要遭受被社会正常生活模式遗弃的惩罚，要以主动的姿态迎接被动的命运。我无话可说。

我不能说对有些事情毛毛雨太在乎了。这本是社会惯例，无可厚非。他并不是非常出色出众的人，我不能要求他有着惊世骇俗的深遂思想。

虽然有的时候，我很希望能得到他真正的理解。

我想一边思考着、筹措语句，一边真诚地说："其实有些事，只是某个人生阶段的需要，这没什么可责备的。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按照地球上的男女比例，有需要的男人，基本上会对应着一个有需要的女人。话说回来，为什么只有女人是受责备的呢？男人，女人，是同等结构的生物。"

为什么我不追究他的过去，而他就可以对我的过去耿耿于怀。为什么我天然地就觉得比他理亏呢？——我不想再去说什么男女平等，那本来就是一个虚妄的命题。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更明白了男女平等是一个永远的虚妄：老有些人严厉地监督着女人是否做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妈妈，而极少人去关注男人是一个怎样的爸爸。我不如自己背起所有的历史包袱完事。

我不想说过去的一切是对是错，我只是觉得再正常不过了。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难道一定要我编出一个纯情少女上当受骗要用一生去赎罪的故事吗？

我永远不会去编一个那样的故事。我宁可硬着头皮承认："一切都只是出于某个人生阶段的需要。没人骗我也没人勾引我。事实上我也不觉得损害了别人什么，我自己，也没受到什么损害。"

毛毛雨不愿意听我谈起过去，也不愿意听我的这套理论。他一听到就皱起眉头把话岔开。他有点不耐烦地说："行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不是已经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我一听就觉得头顶一凉。所有的话都是白说。过去的事永远不可能成为过去。它们将永远是将来的一个陷阱。

于是我说："你答应跟我结婚了；可是我答应你了吗？"

每逢此时，毛毛雨的脸上就满是茫然和无奈。他搞不清楚我在想什么。他的请求，对于他和我和喜羊羊三人来说，算得上是一个三赢的结局。然而我却拒绝了。我只是拒绝，而没有再做任何具体说明。我相信一切都是白说。

他觉得我神秘莫测不好捉摸。他又有点怀疑我是不是还另外留了什么后路，傍了什么大款。

这么一想，他就更难受了。这种难受，让他有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爱的感觉。我们于是欲罢不能地纠缠着。

在某个特定时刻，我们都动情地感觉离不开彼此，茫茫人海能够相遇，真算是难得的缘份；在某个特定时刻一结束，几乎就马上翻脸。

我们都有点厌恶对方把自己拖进这种不明不白当断不断的深渊。我们都是文明社会里的文明人，受过高等教育，信奉某些道德标准。不愿意屈从于原始本能，那简直是人性的倒退。

所以我们都希望对方有一点点爱。这会让一切显得不那么尴尬。

他说："你离不开我了，你爱上我了是吗？"

我说："谁说的？"

他举了个很荒唐的例子。在某一特定时刻我说我离不开他。真佩服他在那样投入的时候也对这句话保持着敏感。

我有点哭笑不得：“那种时候说出来的话你也信啊？”
他说他相信。他相信最不可信的话而怀疑最可信的话。

不婚时代（40）

他翻来覆去地强调，反正我说过，我离不开他了。

抛开我们之间所有的纠缠不谈，也不去深究爱或者不爱；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不管怎样，那种时候说出来的话真的不能信。我的确是没有离不开他。除了喜羊羊我谁都离得开。离不开喜羊羊的原因是他还不自立，不能自己保护自己，其实是他离不开我。如果他能自立了，他长大了，我也能离得开他。

可是毛毛雨一口咬定说我离不开他了。因为我自己这样说的。

我实在懒得揪出他说过的话来跟他对质。那还有个头儿？那种时候说出来的话，怎么能当真？他真情投入的时候说过的不靠谱的话可太多了。有爱我的，也有伤害我的。我一概不会当真。

他拿自己的话不当真，却把我的话拿来当证据。他有点可怜巴巴地等待着我承认一个“爱”字。在这样的对视中，我痛感人生的无奈。

我只好这样问他：“那你说怎么办吧。”

他说：“我们结婚啊。”

我说：“门儿都没有。你还有别的想法吗？”

他说他没有别的想法了。就是想结婚。

他说：“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结婚？没钱我可以去赚。”

我不想跟他讲我在他和别人身上受到过的情感教育。那本来不值一提。说出来也无非是引发一场不分胜负的辩论。

于是我说：“我已经是当妈的人了。”

他说：“喜羊羊是我的。”

我说：“你有什么证据说他是你的？如果他不是你的呢？”

他说：“不是我的我也认了。谁养就是谁的。结婚了他就是我的。”

本来这样的对话听起来也很正常。不管喜羊羊是不是他的，他能这样说，也还算是人话。

可是，可是刹那间我想起了太多。

想起了刚怀孕时他给我回的那条短信。

想起怀孕时种种苦楚。想起香港那个寒冷潮湿的冬天。我一个人像梦游一样在商场里游走，完全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未来。虽然现在我知道了，未来也没有多可怕。

想起早产时的大出血。我孤独而恐惧地被推进手术室，除了保姆，再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我此刻面对着生死。连我妈都是几天后才知道。

有谁见过我当了妈妈后的第一颗眼泪？

有谁知道我虽然当了妈妈，却只能跟喜羊羊两地相隔的惶恐？

我没有见到他。他一生下来就被送进了监护室。我只能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他好不好？"

护士说："跟你说了是个男仔啦。好小，活不活不知道啦。"

那个时候喜羊羊的父亲在哪？我真的很想问毛毛雨，那个时候你在哪？你在哪？

况且他直到现在仍然还在说："不是我的我也认了。"

在这件事上，我永远不可能得到他的彻底信任。

话说回来，有没有他的彻底信任，对我来说还重要吗？

而且，说实话，他之所以在今天是这么一个态度，不过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要求他负责任，从来没有抱着喜羊羊去找他。

恰恰相反，我一口咬定喜羊羊跟他没有关系。我表现得我一个人带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也生活得有滋有味欣欣向荣。

于是他反而有点儿惴惴不安了。反而有点揪心扯肺了。反而有点儿宰相肚里能撑船了。

如果我抱着喜羊羊去在他面前讨说法，他能给我的，又将是怎样一副鄙视的嘴脸。我们之间，又将上演怎样一番亲子鉴定、明确责

任、逼婚逃婚等狗血剧情。

我不想让自己跟喜羊羊那么惨，所以选择了打落牙齿和血吞。

所以今天我才可以这么一脸无所谓的冷笑和淡然。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跟他说："我已经是孩子妈啦，可不敢耽误了你这个未婚小伙儿。"

他以为他来向一个孩子父亲一直未知的孩子妈求婚，实属惊世骇俗和莫大恩惠。

对于他来说，可真算是个历史性的飞跃。以至于我怀疑他是为了我的房子。他相信某个特定时刻说出来的话，可是我并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是出于爱上了我。

他曾经肆无忌惮充满遗憾地说，他从来没接触过处女。

我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我保护自尊的方式就是笑嘻嘻地说："那你去找一个啊。"

他说："找不着啊。"

我说："别急，慢慢找。"

他问我有过多少男人。

我皱眉想了半天说："哎呀，记不清了。很多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看他那一脸仿佛吃了涩柿子的表情，我心里乐开了花。

不婚时代（41）

35

我对毛毛雨的求婚并不领情，虽然这几乎是我人生中遭遇的第一次求婚。我挺喜欢他，各方面都还可以，挺喜欢。这是实话。如果我早十年遇上他的话，我肯定会爱上他。爱上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浪子德性，及永远不可改变的天真。我也会因为迷恋他的气味而死活要嫁给他。也会淹没在他单纯的眼睛里。对，我说的是十年前。

但现在不是十年前。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他。接受这宝贵的求婚，只会给我带来短暂的虚幻幸福。一切都将转眼成空，后果十分严重。在接受了若干次情感教育以后，我已经能看到我未来的人生。我妈在表达悔意的时候老是说："有什么办法？谁也不能走到前面看一步！"现在我看到了。

他就又说我把他当工具，我之所以不肯嫁给他就是因为嫌他穷。

我说："说对了！"

他就是这样，一旦我表示觉得他说对了，他就认为其实他是说错了。所以他想了想说："我已经写了欠条给你啊。我分期付款不行吗？反正你有证据。我还不上的话你可以上法院告我。"

我没话说了。只好告诉他，我觉得我跟他不可能在一起生活，我们走不到一起去。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只是在生物学的范畴内互相吸引。我说："我跟你，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他耸了耸肩说："你要不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我还有个价值观。"

他问我："价值观几毛钱一斤？"

换在十年前，如果有个男人这么一耸肩跟我说，他从来不知道他竟然还有个价值观，极有可能会迷死我。我极有可能眼前会呼啦啦地冒出一大串心形的小金星，双手交握胸前，兴奋地说："哇，真是太酷了！"

可是现在，难道我希望喜羊羊在某一天也这么跟我耸耸肩说：“妈妈，您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价值观”吗？

我一声不吭地打量了打量毛毛雨。我忽然想到，他至今仍然是个没车没房的无产阶级，是不是跟他连个价值观都没有，有着直接的联系？

我问毛毛雨，你既然连个价值观都没有，你怎么看待我，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一切。

他说，他没怎么看。就觉得跟我在一起很舒服。觉得我这人也不错。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从身体的角度来讲，他认为我们彼此就是对方的另一半，我们彼此为对方而生。他认为他找到了这个地球上唯一属于他的肉体，能完完全全地跟他合二为一。他说他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是指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才感觉自己完整了。

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

我适时地尖刻地问：“这是你跟多少人比较而来的结果？”

他狡猾地说，这个不用跟多少人比。哪怕是只有我一个，他也能确定这件事。

我转动眼睛想了想。听起来不像假话。可是这真话也着实不靠谱。要知道女人在生理期上是吃亏的。我们原本同龄，他所迷恋的拥抱，我又能再给他几年？说实话，当了妈以后，我对男人的兴趣真的是少的多、少的多了。少到我认为再过个七八年，男人这种生物基本上跟我就没啥大关系了。我不会再想多看他们一眼。

我说：“我的激情有限，燃烧完了咱们的日子怎么过？”

他马马虎虎地说：“到时候再说。”

他竟然连句充满美好幻想的安慰话都不想说。

到时候再说？到什么时候？到我人老珠黄半个筹码都不再有的时候？

我不结婚当然也要变老；可是我又为什么要在他以为不甩了我就已经算是两肋插刀的充满怜悯的注视下变老？

我可以关起门来偷偷地活得很惨；但我不要别人看到我活得很惨。不要说别人不一定同情，就是同情又怎么样？我还不一样很惨？甚至还有可能因为别人的同情，而觉得自己惨上加惨。

我深吸一口气，恶狠狠地说："到什么时候？到你长出啤酒肚，头顶没几根毛的时候？告诉你吧，我一看见大肚子的中年男人就讨厌。一想起有的男人站在地当央挺着个肚子，拿着个话筒唱卡拉OK，一只脚还一点一点地打拍子，就想吐。"

毛毛雨就这点好，不爱生气，怎么说他也不生气；即使是生了气也马上就好了。

他说："谁不都得老？你还能老这么年轻？将来你也有走不动的时候，还得我背着你。"

我说："我走不动了也不要看大肚子男人，杜拉斯80岁还找小情人呢。我也找。永远保持身边有苗条小伙子。气死你。"

他虽然没有被气死，也离气死差不多了。我们于是一拍两散。他还指望我因为激情而跟他结婚。激情连10分钟的热度都保持不了，每次都是一激情完，我们就一拍两散。

他气得上了公交车就给我发短信，骂我虚伪势利，拿他当工具。

我回说："你不是吗？你不也拿我当工具吗？"

他说他不是，他是想跟我结婚的。

我说如果我没有房子，你?想跟我结婚吗？你才最虚伪最势利。

他说我就知道房子房子，钱钱钱；他说我不跟他结婚的根本理由就是嫌他穷。

我说："说对了！我为什么不嫌你穷？你还没有伟大到让我不嫌你穷的地步！"

然后他说他已经写了欠条给我了，我根本不可能吃什么亏。实在不行我可以上法院去告他。

我说把他卖了也不值五万块，别说五十万；我上法院也是白浪费钱。一分钱也拿不着，白耽误时间。

他说我从来就不信任他。

我说因为他从来就不信任我。

终于他说，他实在觉得累了。不想再跟我纠缠了。

我说那可太好了。我祝他能找个14岁的黄花大闺女，这年头18岁的都不一定符合他的梦想。

他说我是神经病。

我说他才是神经病。

……

我气呼呼地回了家。狠狠地把鞋向门板上一踢，咣的一声。

喜羊羊和喜羊羊的姨姥姥都吓了一跳，连忙出来看，是我。

喜羊羊正在长牙，成天流口水。他流着口水摇摇摆摆地跑过来说："妈妈，妈妈。"

我一抱起这个肉团子，心中所有的气都消了。

当然之所以这么快就消了气，也完全是因为毛毛雨不在我眼前气我的缘故。如果他也在，他跟我们是一家，即使有喜羊羊，战争也不一定那么快地结束。

我亲着喜羊羊的胖脸蛋说："喜羊羊真乖啊。喜羊羊等你长大了，妈妈送你去韩国整容。"

喜羊羊的姨姥姥说："娘哎，整啥容啊，喜羊羊长的多好。"

我说："我不喜欢他长成这个样子。我要让他变一个样子！"

喜羊羊的姨姥姥看出来我气不顺，只好说："喜羊羊，看你妈妈，要给你整容。"

不婚时代（42）

36

我交了第一篇稿子后，露西显得有点为难。她结结巴巴绕着圈子说了半天，我听明白了，她的领导对我的稿子并不特别认同。领导的意思是，一般来说，女人当了妈，首当其冲的就是母爱，而不是其它的什么爱了。通俗点儿说，一个当了妈的女人再来分析男女关系，听起来有点小不正经。领导认为我最好还是本分点儿，表现得像个妈妈。

我听明白了。

我说："你们是不是希望我提供的是那样一类文章：先是痛苦地描述孩子夜里哭闹、高烧不退，然后再甜蜜地说一声"不管怎么样，感谢你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天使。"或者抱怨一番婆媳不和、职场受挫，然后再甜蜜地说"我愿意为你付出一生一世，我的宝贝。"

露西说："可能这样更中规中矩一些。"她带着点歉意地补充说："你知道，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我想的很大胆，可是……"

我理解。谁还没有个领导。我也曾经有过很多大胆的设想，还傻乎乎地做了几个方案。都被领导弹弹烟灰就给否决了。

我说："可是，你们希望的那类东西我不想写。大家都说着一样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何况还都是假话。"

露西说："怎么是假话呢？我没当过妈也知道，这些困难的确有。"

我说："是的确有。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只能起到夸大困难的作用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作用。"

如果是人人都必须面对的、解决方式完全一致的问题，那其实就不是个问题。那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了，不值一提。

我告诉露西这个没当过妈的不完整的女人：当了妈后我更加觉得，女人需要面对的最大的难题就是男女关系，这个关系几乎贯穿我

们生命的始终，如何处理这个难题决定了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幸福。对于女人而言，只要过得了男女关系这一关，生活中的任何难题都将攻无不克。我这个未婚妈妈之所以当得挺自在，完全是因为我有效地解决了感情难题，没有为任何男人感到痛苦。单纯一个孩子而不涉及到他的爸爸，绝不会让女人感到痛苦。而对于孩子来说，一个平静坦然的母亲等于平静坦然的生活。如果一个母亲永远生活在感情的痛苦当中，即使孩子有着一个法律上的父亲，又能感受到多少快乐呢？

露西又被我给说动了，她犹豫着说再去做做领导的工作。她希望我能理解她。她说她很欣赏我的观点，我的勇气，但是，但是，她咳嗽了两声。

我说："但是我这个未婚妈妈的身份是不益于公开宣扬的。"

她拼命点头说对。

我说没什么，我并不自卑。如果她觉得我的身份不益于公开宣扬，那我完全可以声称自己是个合法正当的妈妈。我可以虚构一个丈夫来当靶子。反正写专栏文章又不需要提供结婚证。

她吓唬我说："不一定。我们领导很奇怪的一个人，没准儿他哪天想起来了，就要求你必须提供结婚证。否则不给稿费。"

稿费？这个关键问题我还没问过。

我充满希望地问露西，我的稿费大概是多少？

露西诡异地笑了笑说："呃，你不要看我们杂志光鲜亮丽，进口铜版纸印刷，都用一线大明星做封面。"

我点头，问："大概是多少呢？"

露西说："你也不要看我拿着夏奈尔包，去巴黎看走秀。"

我说我知道，她的卡地亚项链是四百块买的。

我说："你就直说吧，我经得起打击。到底是多少？"

她小脸往上一扬，仿佛因为捉弄了我这个文学女青年而倍感得意。

她干脆利落地说："一百五！"

一百五！

她问我：“怎么样？”

我实话告诉她，还不够给喜羊羊买一桶奶粉的。我问她是否可以考虑到我是未婚妈妈而提高稿费。我说因为我要赚钱给喜羊羊买奶粉。

不婚时代（43）

她毫无同情心地说："哈哈，晚啦，你现在说这个已经晚啦！"

露西说因为她知道我不但请了一个保姆，还请了一个小时工。

她绝对不会给这样的未婚妈妈增加稿费。

我有点沮丧。

露西看出来我的沮丧，很同情地问我，难道稿费对我来说这么重要吗？难道喜羊羊吃不起奶粉了吗？她建议我不要太追求安逸，实在不行就自己做家务，辞掉小时工。

我说我不是因为钱的问题沮丧。我不算富，但是钱也够花。我的钱被我安排得妥妥贴贴相当地好。我不怎么计划未来的事，我只知道我讨厌做家务。要知道，有喜羊羊之前，我都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人生活的日子里我没有养成做家务的习惯。我的衣服都送到洗衣店去洗。吃饭经常在学校食堂里对付。我不能没有小时工。我不是贪图安逸，我不是不想告别从前的生活。那是我热爱的自由生活。

露西说："你现在不能跟从前比，你毕竟有了喜羊羊了。你多少也要为他做点牺牲。"

我告诉露西，事实上我做了很多的牺牲，也可能会继续做一些牺牲。但我绝不会辞掉保姆或者小时工，这是我自由的保证。哦，我头疼般地呻吟一声。我多么讨厌牺牲这个词。其实这都是我的个人选择，为了保障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跟喜羊羊没有任何关系。

我告诉露西，其实我是个文学女青年。我经常自己写写东西什么的，幻想着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赚好多钱，把这份半死不活的工作辞掉。

我问露西："你知道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吗？就是明知道自己是半死不活，却还得半死不活。"

我说本来我以为露西给我带来了新生的希望，我以为我已经有一个脚趾头是作家了。可是她开出来这个稿费，让我觉得似乎我得一辈

子半死不活下去。

露西说："如果你想指望稿费发财的话，那我劝你不如去买彩票。"

目前看来的确如此。

露西问我经常写东西都是指什么。我无精打采地说有小说，有诗歌，有歌词，还有童话。

她说她一听就知道，一点前途都没有。因为连最基本的创意都没有。

我说我有一个正在写作的伟大著作，我认为还是很有创意的。

我之所以认为它有创意，是因为它把我自己给感动了。

我相信它也会感动别人，不过呢，我大概得像曹雪琴啦、凡高啦之类的伟大艺术家，感动别人也是我死了以后的事了。

露西做了一个很滑稽的表情。她说既然如此，那么她真不知道是该祝我英年早逝呢还是祝我万寿无疆呢？

她说，不过她会照顾好喜羊羊的。让我放心。

一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我说关于喜羊羊，我已经安排好了，不用她操心。我已经安排好了合适的人。那就是喜羊羊的姨姥姥。

她乐得哈哈的，说："啊，原来你已经做好了英年早逝的准备。看来你为了感动别人连命都不要啦。没看出来喜羊羊竟然还有个这么功利的妈。"

她说我功利不要紧。她说喜羊羊有个功利的妈我就不爱听。

于是我严肃地告诉她，不要诋毁喜羊羊。总有一天喜羊羊会为他的妈妈感到骄傲。我告诉露西，事实上我所说的这部伟大著作，正是我写给喜羊羊的遗嘱。

她挑起一条眉毛问："啊，真的？"

我挑起两条眉毛说："恩，真的。"

要知道，所有女人都很八卦。露西呢，作为某个圈里的潮流人士——她有的时候说自己是时尚圈的，有的时候说自己是媒体圈的，有

的时候说自己是影视圈的——比所有女人都更加八卦。她说她从来就对大路货不看一眼，而只喜欢小道消息。自从她得知我是个未婚妈妈以后，她就对我肃然起敬。因为她实在想象不出，作为普通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身份更引人注目了。她喜欢一切被关注被窥探被好奇的人和事。

她如坐针毡地问我有没有带电脑，她现在就想看看我遗嘱里都写了什么。有没有提到她。

我告诉她，我的遗嘱是一份手稿。不在电脑里。

她哀求说，她很想看看。她从来没看过一份遗嘱。尤其是一份长达几万字的、里面还有可能提到她的遗嘱。她希望现在就看到。如果让她带着这么一份好奇心等到我死后再公开遗嘱，那么她极有可能会等不到。她为了这份好奇心动了杀机也未可知。

为了避免一宗莫明其妙的谋杀案的发生，我答应她可以让她看看这份遗嘱。

她马上跟我去拿了那个笔记本，一溜烟地开车跑了。

半夜时分，我的手机患了流行感冒一样连着打起了喷嚏。

完全可以想象露西激动万分地、小尖脸红扑扑地语无伦次地一条接一条地发来了如下短信。

“喜羊羊他妈，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到把这个遗嘱写完。”

“喜羊羊他妈，我被感动得哭了……”

“关于我的部分，我保?几点意见，改日面谈。”

“大雨花花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事实上他很虚伪，改日面谈。”

“毛毛雨至少不虚伪……”

“喜羊羊的姨姥姥是个好人……将来你走了，我会照顾好她和喜羊羊。”

“喜羊羊他妈，等你写完了这个遗嘱，我一定帮你运作出版。我认识好多名人。你就放心地去吧。”

我睡眼惺松糊里糊涂晕头转向。短信收件箱满了，我一个劲儿地往下删。删完了她的短信就又进来了。

真是一个有朋友的、充实的夜晚。

不婚时代（44）

36

露西很快就来找我，针对我的遗嘱澄清一些事实。她说她是“百忙之中”，我表示理解，我说我也是“百忙之中”。

她咳嗽了两声，拿出我的笔记本翻到某页，她拿出一支笔来在手指间飞快地转着，说她首先要澄清一下关于她的部分。然后再说说关于大雨花花这个人。她说这两部分都有严重的失实之处。

我赶紧说：“这只是个遗嘱，不是公开的新闻报道；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偷偷写在笔记本上的，这怎么能谈到失实呢？”

她说：“可是你说你准备死后出版，也就是发表的。”

我说：“即使真的是那样，肯定也是个人回忆录的形式，你看，里面都没用你们的真名。对于一个文学女青年来说，其实是小说的形式；小说怎么能谈到失实呢？”

露西说她是媒体圈的。也是时尚圈和影视圈的。她认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认识她。难免会有人搞对号入座，从而影响到她的形象。因为，她说，我遗嘱里关于她的部分是失实的，不客观的。她准备澄清一下，希望我能考虑她的意见，做适当修改。

我说：“再多的人认识你，也没人认识我。我不信你名气大到了有人看到一本小说，就会把里面的某人跟你对上号。”

我很遗憾也很真诚地提醒她，她在此遗嘱里占的份量相当地小。目前为止加起来还不到500字。我说既然这么麻烦，我干脆把这几百字全删掉算了。省得将来有人搞对号入座影响到她的名声。

露西一听，急急忙忙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让你删掉的意思。”

我说我理解的就是那个意思，这个遗嘱可能会给她带来一些麻烦。我很感谢她对喜羊羊的关心，也很感谢她提携我这个文学女青年给我开专栏，我怎么能以怨报德？

还是删了算了。以后也不再写到她。我对给她带来的困扰深感抱歉。

同时我又安慰她不要太过紧张，我只是那么想想，那么说说而已。说不定我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或者是虽然我写下去了，后来也没人给我出版。就像我写过的很多小说、诗歌和童话一样，归根到底不过是写着玩儿的。

露西抿着小嘴、仰着小脸使劲想了想。

她说，我没明白她的意思。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让我把这个伟大的遗嘱写完、写好、感动世人，也可以让我以德报德，不影响露西的名声。

我疑惑地问是什么办法。

她斩钉截铁地说："重新塑造我的形象，按照我说的写，增加我的戏份！"

她把自己的观点展开讲解了一番。我听明白了。她是想喧宾守主，把我的个人遗嘱转换成她的个人传记。

她要当女一号大红花，而我和喜羊羊大雨花花之流，则要主动自觉地甘当配角和大绿叶。

她连这个遗嘱的标题都想好了，就叫"北京今夜请将我遗忘"。

我耸了耸肩。

她问我耸肩是什么意思。

我说："我觉得你和大雨花花真是天生一对。"

她问我此话怎讲。

我说："为什么你们都喜欢霸占和争抢别人的东西呢？大雨花花我从前就说过他，喜欢儿子自己可以生一个；今天我也得说说你，喜欢遗嘱自己可以写一个。"

我说："休想篡改我的遗嘱，就像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喜羊羊，他永远只能是你和大雨花花的干儿子。"

露西说，其实她不喜欢遗嘱，她只是喜欢我的这份遗嘱。

我说：“难道其实大雨花花也不喜欢儿子，他只是喜欢我的儿子？”

露西拿一对黑眼睛盯住我，盯得我有点儿发毛。

我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顿时有点汗毛倒竖。

果然露西说：“说对了！”

啊？

不婚时代（45）

我只好硬着头皮结结巴巴继续装傻：“可，可是他他他为什么喜欢我的儿子呢？”

露西盯了我一眼说，如果她不是看过我的遗嘱，她肯定认为我在扮无辜扮纯洁。

可是她看过我的遗嘱。深夜里一字一字写在一个笔记本上的几万字。她了解我的内心。如果有人在遗嘱里还要遮掩内心，那只能是说这人实在是白活了。

正因为她相信我遗嘱里的每一个字都出于真诚，所以她才想来跟我说说一些事。尤其是大雨花花。

是的，按理说，既然已经到了写遗嘱的份儿上，理应是每个字都出于真诚。如果我的遗嘱内容只涉及到财产分配，我敢说每个字都是百分之一百的真诚。

可是那是一份文学女青年的长达几万字的、一边写一边幻想着出版的遗嘱。就像《忏悔录》或者《追忆似水年华》。不能说不真诚，但的确是早已考虑到要被人阅读与分析。

我如何描述大雨花花？我没那么自信——也许是小时候我妈没怎么夸过我的原因——认为他为我做的这一切可能是出于我有什么独特的魅力。自作多情已很讨厌，如果再广泛宣扬的话，就更有点傻。即使不是自作多情，有些话也不能说，我深深地明白这一点。凡事不能说太细，这样才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硬生生地把大雨花花跟我之间定义成了纯粹的友情。也只能是友情，既然我已经主动放弃了某种权利，以主动的姿态抵抗被动的命运。

我没有这么写，但我相信有人会看明白。这个人绝对不是露西。

我沉默地听露西说。内心里一片虚空。我忽然发现自己活得不真实，不敢面对现实。我只愿意面对遗嘱，或者说是小说里的那个现

实。我靠那个世界活着，还告诉自己说，虽然我的生活有点混乱有点模棱两可，琢磨起来也是有滋有味。

露西说，我对她的一些不客观描述她可以原谅，但她一定得跟我说说大雨花花，大雨花花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简单，事实上他很虚伪。

她说："那次我们曾经谈到过，男女之间不可能存在友情。尤其是适龄男女之间。这个你也承认。"

我思索了一下，说我承认。我不知道露西接下来要说什么。我只好强词夺理先把她的路给堵死。我又拿我爸跟我妈作为有力的反证，试图再次说明在适龄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超友情的友情。

我问露西："你怎么去解释和概括和描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爸爸妈妈打了一辈子的架，不是打着玩的，他们真的离了婚，我爸扔下我们远走高飞。可是去年从一个遥远的海滨城市传来了我爸得了绝症的消息，我妈一闻此噩耗，哭哭啼啼地连夜启程前去探望。而我爸呢，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把他辛苦追求来的爱情也扔到了一边。也就是说，他赶走了他的二婚妻子，接受了我妈的照料。他希望死的时候眼前只有我妈。

不过后来残酷的事实证明一切都是误会，误会。我爸并没有得绝症。医生之所以说他得了绝症，是想介绍他加入某保健品的传销。一听说自己不是绝症，我爸马上就变了脸。当然，我妈也变了脸。他们又都觉得他们这一生，认识对方是最大的误会，比误诊为绝症还要荒谬的误会。他们气乎乎地分道扬镳，扬言永不相见。

举我爸妈为例，也不仅仅是针对露西的强词夺理。他们的关系也的确让我感到糊涂。这是我接受的情感教育中最不能理解的一课。暗地里我也经常拿他们的关系来比对我和大雨花花。这倒不是纯粹的逃避和托辞。

露西点点头。（她这个点头的动作像极了大雨花花）

她说：“恩，你说过，有的男女之所以一辈子保持着这种似是而非的友情，完全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关注的孩子。”

我说是的。

她说：“可是在你讲述的你爸跟你妈这最后一出悲喜剧里，没你什么事儿。他们不是因为你又走到一起去的。”

我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我，他们之间的联系早就断了。我妈不可能知道我爸得病的消息。”

露西说：“可是你已经退出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还保持着联系。”

我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我。”

露西说：“你是他们生的。可是喜羊羊不是你和大雨花花生的。”

露西说我把我爸和我妈的例子用在我和大雨花花身上，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因为，我爸和我妈是夫妻，而我和大雨花花不是。

她说：“你们是全然不同的关系，怎么可以放到一起类比呢？这说明你在心底里已经把你跟大雨花花的关系认定为夫妻。”

我脑袋嗡嗡作响，手脚冒出虚汗。好象被人当面揭穿了是骗子然后扭送到公安机关。

我硬着头皮说我我我我从来没那么想过。大雨花花之所以老来我家纯粹是因为他喜欢喜羊羊。

露西说：“他为什么喜欢喜羊羊呢？喜羊羊又不是他生的。”

我说：“我也劝他跟你早点结婚，生个孩子……”

露西说：“关于他喜欢喜羊羊这件事，我唯一的解释就是爱屋及乌。”

我目瞪口呆焦头烂额眼冒金星。打个通俗的比方就是我恨不得找个耗子洞钻进去。

露西直面我的狼狈，说她理解我，也原谅我，她相信我不是装出来的。

露西说因为大雨花花是个特别虚伪擅长伪装自己的人。露西也被他蒙蔽了。直到她看了我的遗嘱，了解了喜羊羊出生的前后经过及大雨花花扮演的角色，她才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

我狼狈万分。

我冒着冷汗为自己澄清说："我真的不是第三者啊。"

为了证明清白，我不惜出卖自己的隐私。我结结巴巴地告诉露西，喜羊羊的生父，就是遗嘱里提到的那个毛毛雨，我们现在还有联系。还经常联系。偶尔还那个一下。恩对，就是那个那个。我告诉露西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他。只是他现在太穷，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只能成为我和喜羊羊的负担；而且我们之间了解还不够，还没磨合好，经常闹矛盾，考虑到喜羊羊的成长环境，目前在一起生活还不现实。

我一咬牙说："如果有一天我选择结婚，那个人只能是毛毛雨，不会是别人；喜羊羊跟别的孩子一样，需要一个亲生父亲。"

此话一出，万籁俱寂。似乎连宇宙都在聆听我一语道破的这个天机。

所有的挣扎，所有的借口，所有的自卫，都缘于这个不可逃避的命运，不是吗？

除了毛毛雨，我还能再选择谁？

除了毛毛雨我只有一个选择：谁也不选择。

这就是我的不可逃避的命运。

不婚时代（46）

露西略带点歉意地看着我，因为她逼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番话现实无比、彻底撕去所有女权主义者的面纱，暴露出一个无奈地承认现实，虚弱地做出勇敢的姿态放弃了眼前幸福，只为能最大程度保护孩子的普通女人。就像所有的普通女人。像所有的雌性动物。这放弃让我本来普通的面目显得不那么普通。露西不笨。看了我的所谓的遗嘱，她喜欢上了遗嘱中的我，进而同情现实中的我。她知道我本来有实力跟她竞争，但我却放弃了这种竞争。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妈妈。竞争的胜利只是暂时的，我必将在将来的某一天重新输给她。可是能放弃眼前得意的人并不多。就冲这一点，露西原谅了我。

我怎么去跟她解释，我的生活其实真的很需要男人？男人的关心、爱和远远的陪伴。这些都是我带着喜羊羊活下去的动力。说出来很不争气。跟露西给我定义的女权主义作家也距离甚远。

我坦诚地向露西回顾了一下跟大雨花花的相识相知。如果对于男人的问题能够坦诚相告，两个女人就可以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告诉露西，因为时间和篇幅所限，这一部分遗嘱里还没来得及写到。如果你再晚一个月看的话，可能就会写到了。我会写得很清楚很明白。

我告诉露西，我跟大雨花花相识于一次莫明其妙的万人签名活动上。至于是为了什么签名我一紧张一冒冷汗就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那种经常出现的，拉一个大条幅，阿猫阿狗都可以爪一个表明态度的那种签名活动。大雨花花认认真真地想找个空白地方签上他的大名，我指点他说不用那么认真。我说这种签名活动是连阿猫阿狗都可以往上爪一个的。不用那么认真。

我们就这么认识了。后来我们在学校餐厅一起吃过一两次饭，探讨文学。提到文学，我脸红了一小下。

提起那自由如风的往事，我心中满怀淡淡的惆怅。

露西很认真地听着，问：“后来呢？”

我说后来的事基本上遗嘱里都写到了。在喜羊羊出生的这件事上，大雨花花帮了大忙。因为他们在香港有分公司。

露西说："我从不知道他在香港帮你租房的事。"

我说："我也从不知道他没让你知道的事。"

我的确不知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只跟大雨花花见过两面。每次见面的时间都很短。必须承认的是，对于露西，我们也都选择了心照不宣的回避。

露西说这也可以理解。当然可以理解，这还用说吗？

露西说："那件事是没什么。你们算是朋友，大雨花花也是爱帮忙的人。可是后来的事我觉得不好接受。"

我问后来的事是指什么事。

她说就是我遗嘱里提到的，他对喜羊羊那么用心的事。

露西知道大雨花花在外面收了个干儿子。但是大雨花花一直只是含糊其辞。他没否认是我的儿子，但他也没承认他用了那么多心。露西了解大雨花花。他不是个喜欢用心的人。

露西说大雨花花是个制度化的人。他做一切事都有因有果，有投入有产出，有投资有回报。

正因为大雨花花是个这样的人，所以露西认为他的含糊其辞其实是在遮掩他的真实目的。

露西问我："对于大雨花花来说，一个干儿子喜羊羊根本不可能构成任何约束他的制度，他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地遵守？"

是啊，大雨花花到底为什么？我该怎么说？让我说出大雨花花其实是"爱屋及乌"？让我承认自己一直利用了大雨花花的感情只为让混乱的未婚妈妈的生活有滋有味？

我明白了露西此行的目的。一个优雅的不愿意失却风度的女人。她向我伸出友情的双手，只为让我主动离开。她不想伤害我。她看到了我的苦楚。

我只能回报给她同样的优雅和温暖。我的苦楚本来就不应该让别人买单。

现在我最应该做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让露西、大雨花花和我，都还保持着对这世界的一点美好的印象。毕竟也挺美好。他们帮我维护了美好，我也必须给他们同样的回报。

我就坡下驴，接着露西的话茬儿说："大雨花花再是个制度化的人，他也毕竟是个人。人是感情动物，你怎么能要求他是个电脑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他喜欢孩子，我看得出来。他喜欢喜羊羊，那更是天经地义。"

我向露西保证说，她对喜羊羊了解太少，接触太少；她稍微一了解一接触就会知道，喜羊羊绝对是地球上最可爱最聪明的胖小子。真的。大雨花花喜欢喜羊羊这件事只能证明他的审美相当正常，也可以说他很有眼光。换了谁也会跟大雨花花一样。大雨花花绝对不是因为有其他什么心思。谁让喜羊羊那么可爱那么招人喜欢呢？对于喜羊羊的天生丽质招人喜欢我也无能为力。

喜羊羊成了我的挡箭牌。就像很多孩子对于父母亲的意义。他也没有逃脱这个被赋予某种意义的命运。我一边说一边暗自发誓，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拿喜羊羊来当我的挡箭牌，我的筹码，我的救星，我的借口。我发誓以后永远，喜羊羊都只是我无一丝邪念专心去爱的心肝宝贝。

露西不想继续让我难堪。她恢复了从前的嘻嘻哈哈，像所有的亲密无间的女人，转移了话题，小小地挖苦讽刺我。女人之间只有亲密到一定程度才可以如此挖苦讽刺对方。

她好象吃了个酸李子一样咕嘟咕嘟地咽了咽口水说："我劝你一句话。我理解你这颗当了妈的慈母心。但我还是建议你在评价自己的孩子时，适当保持理智。"

什么意思？我问露西："我哪句评价不理智了？"

露西揪了揪耳环，往远处眯着眼看了一下，表示不想跟我纠缠这个话题。

她伸个懒腰说，我刚才有句话说得很对。大雨花花不是个电脑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他是有感情的人类。

露西一语双关地说：正因为她明白这一点，她才意识到，大雨花花之所以这么用心，完全是因为动了感情。

我继续打岔说是啊，他是动了感情。换了谁也会对喜羊羊动了感情。

我说："你不也说喜羊羊很可爱要当他的干妈吗？"

露西笑笑说："对啊，我差点忘了我是喜羊羊的干妈了。"

露西说既然我还记得她是喜羊羊的干妈，那么我就应该知道她也是很喜欢喜羊羊的，她对喜羊羊没有偏见。她说那么有些事她就想客观地评价一下了。

她说其实像喜羊羊那样的胖小子非常多、非常多。喜羊羊大腿上不过三道肉圈，她还见过四道的。她说很多胖小子都胖得像广告上的米其林轮胎。

我说："太胖了也不好。"

露西说："可是我觉得你好象提起喜羊羊的胖来，很得意。好象他是天底下最胖的。"

我说："天底下最胖的肯定不好，肯定有超重问题。我觉得喜羊羊是天底下胖得最合适的。"

露西说喜羊羊除了并不是天底下最胖的宝宝以外，鼻梁也不够高。皮肤也挺黑。

我说我最不喜欢男孩子皮肤白，小的时候还行，长大了就不好看。显得不健康。至于鼻梁的问题，这也不能怪喜羊羊。只能怪我给了他一个不够完美的遗传基因。不过这也没什么。我们不是还有韩国吗，大不了将来我送喜羊羊去整容。

露西说：“呃，我说这些也不是要诋毁喜羊羊的意思……我只是，呃，只是想客观地评价一下，提醒你，喜羊羊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完美，那么有魅力。”

闻听此言，我登时火冒三丈。这堪称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令我不能容忍的诋毁。N年前有一次我剪短了头发被人当面讥称好象一个下岗女工，我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火冒三丈。

我气得心嘣嘣直跳，呼哧呼哧直喘。如果不狠狠地回击一下我会被气出心脏病一命呜呼。我可不能一命呜呼。喜羊羊还小，我的遗嘱也还没写完。关于他爸爸的问题我还没交待完毕。

于是我采用瑜珈方式深呼吸两下，假装镇定优雅从容若无其事得意洋洋口不择言地说：“哦，这倒有可能。有句话说的好叫做母不嫌子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是说，客观地看，喜羊羊没有那么完美那么有魅力那么可能让大雨花花动感情。那么完美那么有魅力那么让大雨花花动了感情的其实是喜羊羊他妈美羊羊。”

露西把嘴巴张成一个O型，说：“那句话叫子不嫌母丑。你就等着喜羊羊长大了再好好夸奖你吧。”

我说：“怎么？你觉得我不够完美吗？”

她坦白说觉得我离完美还差大概十万八千里左右。她建议我不必等喜羊羊长大了再去韩国，我现在就可以去也应该去。

我不会跟一个气极败坏的女人一般见识。她如此口不择言只能证明我又小胜一局。

于是我大人不见小人怪地说：“既然我和喜羊羊都没什么魅力，那么你所谓的大雨花花动了感情是对谁呢？”

我说：“是不是你太缺乏爱和安全感呢？”

露西的脸上出现了电视剧里经常能看到的女强人瞬间崩溃的脆弱表情。

她垂头丧气地说也许是。

要这个女强人承认大雨花花对一个离完美还差十万八千里的孩子妈动了感情比让她放弃一条专柜正品的卡地亚项链都更痛苦。

她宁可承认自己是缺乏爱和安全感，有点小小的心理疾病。

露西说她活得很累很累。大雨花花也一样。

大雨花花说梦话的时候都在说："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再长叹一声："我就是和平时期的烈士。"

（感叹，不愧是爱好诗歌的文学男青年啊）

露西说大雨花花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战斗，早晚有一天得挂了。挂在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败于看不见对手的敌军。

我说："哎，那又何必呢。年纪轻轻的。你们也不缺钱。激流勇退也是一种胜利姿态。"

我帮助他们规划美好未来，他们可以稳当一点儿，买个差不多大的房子，结婚生孩子，如果生个女儿的话还可以跟喜羊羊结个娃娃亲。

我劝露西开导一下大雨花花。人生不是不进则退。原地踏步也没人管。再说就算是退了又怎么样？退一步海阔天空。

露西抿了抿小薄嘴唇，干脆利落地说："那是你的选择。"

我想她其实是想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不婚时代（47）

37

我告诉妈妈，我正在给一个杂志写专栏，需要一段时间的清静，所以暂时把喜羊羊送到她那里。

我妈有点意外。在她看来，写专栏是一个挺高深的工作。她不相信我会胜任那么高深的工作。习惯性地她想对我先怀疑后打击，但她没说什么，很痛快地答应了。她很寂寞。她一直希望喜羊羊能过去跟她生活在一起，都被我以她不称职的理由狠狠拒绝了。为此她没少伤心。

我妈高兴地抱着喜羊羊说："小孩子真可爱，光溜溜的皮肤，像小狗一样。你小的时候我太忙，都没来得及喜欢，你就长大了。"

我说："您一辈子都在忙，也一辈子都没忙过。"

我妈问我什么意思。

我说："您正经干什么工作的时间很少。但您一辈子都在消耗精力，都用在了最没用的地方。"

我妈明白过来我在暗指她跟我爸的关系。她很不服气。这个世界上她不服气很多人，但最不服气的就是我。因为我没有哪个地方比她强。喜羊羊的事情充分证明，在男女感情的问题上，我比她还差。

于是她说："是，你不用消耗精力了，你让喜羊羊连个爸爸都没有，你倒是省事了。"

我说："对，我也觉得省事多了。有这精力写个专栏多好，总比跟个男人纠缠一辈子强。"

我妈不吭声了。她这辈子有很多遗憾，过早地放弃了工作是她的遗憾之一。她不是个没有事业心的女人。其实人人都有事业心，都需要被承认。当她失去了事业以后，就把跟我爸斗智斗勇当成了一桩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一出悲剧。

她沉默了一会儿，承认说：“是，写个专栏的确总比跟个男人纠缠一辈子强。”

她说：“我又有什么办法？人生不能重来。只要你比我强，我就心满意足了。”

喜羊羊的爸爸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是我妈最大的心病。

她不明白为什么我对此事守口如瓶。她以为我是吃亏上当不愿意再面对惨淡的人生。她心疼我，尽量回避这个问题；她毕竟是我的亲妈，她不想再度伤害我。

她对大雨花花很中意。我明白她的心思。大雨花花那种类型的男人跟我爸全然不同，让她感觉安稳，而且，大雨花花还不穷。说真的我妈最讨厌穷小子，在从前我谈过的几次恋爱里，她一直坚持这个基本路线从不动摇。从前我不理解她的心思，觉得她实在庸俗，还曾经不惜以死来抗争她的庸俗；后来我理解了。我曾经爱过的穷小子，并没有因为穷而更忠诚。假设人人都可能不忠诚，这么一比也是有钱的得分更高。爱本来虚无缥缈随风而逝，钱更真实更能沉甸甸地握在手里。出于钱的角度考虑，我妈中意大雨花花，我拒绝了毛毛雨。可是，一切又不是那么简单。钱的角度毕竟不是360度全方位覆盖一切，所以我又同时选择疏远大雨花花。这是我妈所不了解的。

说到底，所谓人生，总是左右为难。

我妈高高兴兴地让喜羊羊在她那里住一段时间，除了寂寞以外，也有别的小算盘。她以为我是为了给自己和大雨花花的独处创造机会。哪有带着个孩子和保姆谈恋爱的？喜羊羊的姨姥姥对大雨花花有意见，老找机会给他脸色看，这些事我妈也都知道。我妈以为我和大雨花花算是正式开始了，她替我高兴。

她对我了解太少，不明白我真正的心思。

把喜羊羊送走以后，我的生活清静和自由了许多，就像没有喜羊羊的从前一样。我上着轻松的班，认真讲课；每天绕道去探望一次喜羊羊。其它时间我在咖啡店里写小说，写稿子，漫无目的地上网，享

受无拘无束的人生。没有男人来烦我。我一个人想吃方便面就吃方便面，想不吃就不吃，想几点回家就几点回家。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更适合我。

大雨花花按惯例不打招呼地探访了喜羊羊两次，都吃了闭门羹。他给我发短信，问我为什么这么晚家里没人。喜羊羊去哪儿了。

我正慢腾腾地在商场试衣间里试衣服。听到手机短信我还以为是毛毛雨。短信是专属于毛毛雨跟我的交流方式。我跟大雨花花之间不来这一套。我们之间更实际一些，总是面对面。

我有点意外地盯着手机短信看了一会儿，心中有些起伏。过了一会儿我回短信告诉他，喜羊羊去我妈那里住一段时间，我妈一个人生活太寂寞，希望喜羊羊过去陪她。

他回了个短信："哦。"

他似乎不想多问。

过了一会儿他的短信又来了，问我现在在哪。

我告诉他我在逛街。

他问："你吃饭了吗？"

短短的几个字让我心中一痛。不明所以的痛。也许是太长时间没有人关心过我是否吃了饭。突出其来的暖意让我感到一时难以承受的痛。

我说没有。

他说："我也没有。我过去找你，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飞快地回复说："不，我约了人。"

他沉默了。

他知?我有人可约。他知道我的生活里一直有个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毛毛雨。

我应该约他也肯定是约了他。而大雨花花不能有任何意见。

我在外面逛到了很晚，累得没有力气吃饭，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喜羊羊和阿姨不在家，家里重新恢复了冷清。似乎连家具都迅速地蒙上了灰尘。

我把自己扔到沙发上，把走得有些浮肿的脚举到沙发靠背上。哈，真自在啊。有了喜羊羊后我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因为书上说妈妈的举止会给宝宝带来很深的影响，他们会学着妈妈的样。

我对自己要求不高，但对喜羊羊要求挺高。这就反过来决定了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在自己的家里也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从不把脚举到沙发靠背上。

为什么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束缚呢？还都是自找的。

手机又响，来了短信。是大雨花花，问我回家了没有。

我说："回了。"

又问："吃饭了吗？"

我说："吃过了。"

他说："哦。"

手机再就没有了动静。

很难描述此刻的心情。道德吗？不道德吗？为什么我会本能地回避所谓的道德问题。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问题？

我不诚实吗？欺骗了他吗？

我觉得我没有。他没说过什么，我没妨碍过他什么，也没要求过什么。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理不出个头绪。我陷入一团混乱不想理出头绪，这混乱让我心安。但我不能让别人也一团混乱，大雨花花或者露西。自己的问题自己扛，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够准确界定的道德标准了。

爱吗？不爱吗？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我的生活也许从此不再与爱有关。

我只能去想：合适吗？不合适吗？——我甚至不去想应该或者不应该。

不，我无可埋怨。也不埋怨我自己。

这是我命里注定的生活。我不高兴也不悲伤，准备就那么顺其自然地活下去。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真正在意的：喜羊羊。也只有这一个人需要我付出牺牲，负起责任。因为他是我的一个过错。我既然已经坚定承担所有责任这个决心，就只能放弃一些权利，资格，和幸福。

这不是伟大的母爱，而是理智的本能。

我只能这样。

不婚时代（48）

38

喜羊羊不在家，大雨花花不再来了，也没跟我联系。这让我心静了一些，负疚感也少了很多。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不管是他还是露西。我承认曾经想打个擦边球，想让所谓的友情给我些额外的力量。但现在我知道人生没有擦边球。

毛毛雨第一次来到了我这个住处，我邀请他来的。我一个人有点孤独，也有些渴望。我很想在他身上看到一些进步或者改变。也许不算是进步或者改变，而是我的更深刻的妥协。想起喜羊羊，我愿意稍微做些妥协。

毕竟做未婚妈妈只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我的人生理想。我不必穷尽一切力量去实现。

毛毛雨一进门就看到墙上挂着的喜羊羊的照片，端详了半天，说："长的真像我！"

我像对待客人一样地给他拿东西喝，笑笑说："像吗？"

他又端详了半天，说："好象不怎么像。"

我说："那像谁呢？"

他再仔细端详，又说："就是像我！"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抱在一起在沙发上打滚儿。谁也不再多说关于喜羊羊的问题，好象他是我们两个一起干的一个恶作剧。我们只觉得好笑。我们在一起总像两个小孩子，这是毛毛雨能带给我的最宝贵的东西。他天真轻信不愿长大，无意中给了我一个简单的世界。想太多没用，我喜欢简单，既然这世间一切早晚归零。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毛雨自告奋勇地说他去做饭，让我看电视。各个频道都在演《喜羊羊和灰太狼》。我说："我不喜欢这个动画片。这个喜羊羊也长的不好看。"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喜羊羊，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型。它明明是一只羊，为什么要顶着个牛粪造型的头发呢？

毛毛雨说：“那你还给儿子起名叫喜羊羊。”

我说：“因为我叫美羊羊啊！”

他说：“那我就叫灰太狼！”

然后他就跑去做饭了。

他系着围裙跑出来问我米在哪，我遗憾地说我不知道。他拿铲子在我头上敲了一下就跑回厨房了。我听见他在厨房里东翻西翻，一边还吹着快乐的口哨。我很想跑进厨房里，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他，把脸贴在他的背上。我很想轻声说：“我们结婚吧。”

很想。虽然我只是完全无感地看着电视上喜羊羊和灰太狼没完没了地斗法，一动都懒得动。

美羊羊、喜羊羊、懒羊羊，现在又出来了个灰太狼。

大雨花花说的好，人生终究不是动画片。

吃过饭我们谁也不想洗碗。毛毛雨说既然他已经做了饭，那么就该轮到我洗碗了。我一听就有点不高兴，觉得他很没风度。

还好他还没有笨到家，赶紧跑去洗了碗。他很爱干净，洗了碗就收不住了，东收拾西收拾，帮我把乱七八糟的房间整理好。他对喜羊羊的东西很感兴趣，每个玩具都琢磨琢磨，还说：“什么时候让我看看喜羊羊呢？”

推门看到我几天没收拾过的卧室，他瞪大眼睛说：“哈呀，这个大懒姑娘！”

那天他没走。这是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我真喜欢黑夜，那么温暖那么安全。

他的兴奋与好奇消耗完毕，有点疲惫地在黑暗中问我爱不爱他。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就疲惫地轻声笑了笑。

他问我笑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么，你爱我吗？”

他迟疑了一下。是的，我们互相之间都说不出太假的话来。

他说：“有一点吧。最主要是我觉得跟你一起已经习惯了。”

我感谢他跟我说了真话。

我说："可能吧。习惯也是一种爱。"

他问："那么你习惯了我吗？"

我说："我习惯了我自己。"

我们在黑暗中沉默不语，不知不觉地同时睡去，又同时醒来。

没看表，感觉应该是凌晨，最黑暗和最安静的时分。

我们在黑暗中互相探询。

他忽然问到了大雨花花。他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

我说："没怎么样。还那样。"

他问："哪样？"

我说："普通朋友。"

他笑起来了，说："不可能吧。"

我说："怎么不可能？"

他说："他经常来，怎么可能呢？他有别的想法吧。不可能是普通朋友。"

我说："他有没有别的想法，我们也是普通朋友。"

我揪揪他的头发说："至少我没有揪过他的头发。"

他的手心沁出汗水，似乎在费力地思考。他拿被子蒙住我的头，他也钻进来。就像两个动物栖身于一个隐蔽的洞穴，感觉真安全。我们需要的其实不多。

他在更黑的黑暗里轻声问："我们结婚吧？"

我说："你想结婚吗？"

他迟疑了一下，说："其实没怎么想过……不过反正也都这样了。"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理由。"反正也都这样了。"他的确视婚姻如儿戏。他不了解我，就如同我不了解他。

我不了解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他的父母，他的亲人。我不知道他的工作状况，没去过他的住处，没有他的照片。

我们互相最熟悉的，就是黑暗中的温度。还有一个令他犹豫不决的喜羊羊。

他认为，这就足够结婚了。

他说：“结婚就那么回事。结吧。”

我说：“你结过婚？你怎么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

他说：“还能是怎么回事？就居家过日子呗。刚才咱们两个不是过了吗？就是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看电视。”

我说：“还有带孩子。”

他说：“对啊，结婚就是这么回事。跟谁结也是这么回事。咱俩之间反正已经这样了，就咱俩结了得了。”

我说：“既然结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又何必结呢。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他说：“其实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可是大家都结。”

我呵呵笑了一声。

不婚时代（49）

是的，大家都结，这大概才是最重要的理由。

毛毛雨说：“总有一天我们都得变老，想找个伴也找不到。”

我说：“反正我有喜羊羊了。”

他说：“喜羊羊长大了也要自己过日子去，娶媳妇。他不可能老陪着你。”

我说是的，难道你就可能老陪着我吗？难道你能确定你一定跟我活得一样长或者比我活得长吗？如果不是这样，你也不能老陪着我。我还不是要自己过。

他说：“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也这样认为。可是大家也都结了婚了。”

我在黑暗中松开他的手，转过去背对他躺着。他努力想把我扳过来，他问我：“生气了？”

我说：“没有，我不习惯面对着别人躺着。”

是的，我不习惯面对着别人躺着，即使是喜羊羊，我也经常背对着他躺着，拿本小说看或者是胡乱想点什么。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更不想让别人琢磨我的表情。面对墙壁或者空气我更感觉放松。

跟毛毛雨说明一切并不艰难。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事实上我还不如他更超脱。我曾经以为自己厌恶孤独，但后来我发现其实除了孤独我什么也不爱。进一步理解，也可以把孤独说成是自由，任何一种责任对于我来说都有些艰难。喜羊羊也让我感到艰难。他长大后将要离开我这件事，虽然让我有些惆怅，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希望。如果有人告诉我，他将永远跟我在一起，我还会对未来充满向往吗？

我对自己不甚明了。不怎么肯定。在有了喜羊羊以后，我明白了自己到底是哪一类人。就是那种：本质上热爱孤独，也理应孤独地存活的人。地球上总会有这样一类人存在以使这个世界丰富多彩，这无

所谓正确还是错误。我认清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如果我早明白这个事实的话，当初我不一定会选择留下喜羊羊。这人生的一课上得真是生动。喜羊羊让我更了解了这个世界，我有了一些亲情和朋友，可是我不能下结论说这种生活更让我感到快乐。事实上，快乐对于我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或者，所谓的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只不过我们强行把它定义成了欢笑，这显然有些浮浅，所以我不去想所谓的快乐究竟价值几何。我只管活我自己的，哪怕我只是整天地做着白日梦独来独往，承受一些怜悯与好奇的目光。这些不能带给我所谓的快乐，但也的确没什么。

毛毛雨说："那么，你是决定不跟我结婚了。"

我说："的确没看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必要。想想就是一件挺麻烦的事。"

毛毛雨说是，他也觉得很麻烦，没有必要。但是他知道，所有的女人最后都要求结婚，他觉得如果他不先提出来的话，有些不合适，显得没男人风度。

同样的婚姻，在男人跟女人之间寓意不同。这是男人的一种承诺而不是女人的。是男人负责任的一种表现，不是女人的。

我懒得深究。

我说："那么，你其实也是不怎么想结婚的人。"

他说："每天要想要做的事很多，有些事真的顾不上。"

他说他还在创业阶段，步履维艰。他需要考虑买房子和将来孩子的户口和入学问题。他说："想想就很烦。"

我说："的确，你如果跟我结婚的话，这些麻烦就都省了。"

他沉默了一下说："倒不是因为这些。不过跟你结婚的确麻烦少一些。"

如果我再继续追问"是不是如果同样麻烦的话你就不会选择我来结婚"的话，就显得太幼稚了。难道我还真的指望他是出于爱情，或者说是完全出于爱情才跟我结婚？

他说："你也一样。你跟我结婚的话，麻烦也会少一些。这对你我来说都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承认他说的有道理。怎么想都是这么回事。不过，我们选择彼此来结婚相对简单，不选择难道不是更简单吗？

于是我就这么说了。

他想了想说："反正大家都结，早晚都结。躲不过去的事。"

我说："没有什么早晚要结的事。不想结就不结。无非是两个人住在一起，再生个孩子。我不大习惯两个人住一起，挺麻烦的。说不定你妈还要来一起住。"我告诉毛毛雨，我连自己的妈都嫌麻烦，不要说别人的妈。

他笑笑说："也是。是挺麻烦的。我们两个现在这状况，跟结婚了又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少了一张纸。"

对他的说法我表示赞同。

只是不知道这样的赞同把我们拉近还是推远。

我们互相熟悉了对方的心。虽然我们不了解彼此的童年、家庭、工作和初恋。

我们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相遇，看到了对方脸上的寂寞渴望和某种厌倦，就像照镜子一样看见了自己。我们都以为会在彼此身上找到些什么。因为内心深处的茫然和恐惧。

我们找到了一些。但于事无补。仍然他是他，我是我。

黑夜让我们忘记孤独也更孤独。我们都想在对方身上榨出自己的爱，也许是爱，也许不过是个赝品，但都是我们可以意气风发地活下去的理由。

否则天亮以后，我们就只能略带惊讶与羞愧地面对彼此，一声不吭地起床，客气地告别，迅速融入滚滚的车流，淹没于肮脏的空气，挤上拥挤的地铁，忘记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

毛毛雨说："所以我总希望，总觉得你可能是爱我的。房子什么的都是其次，如果你爱我的话，我就愿意跟你结婚。"

我说："也许吧。"

我认同他的观点。我认为爱应该是结婚的唯一理由。我看过的婚姻，包含了很多东西，唯独缺少爱，还有自由。

他有点困倦地问我爱过谁。

我说："很久以前似乎是爱过，我以为是爱过。后来我发现可能那不是爱……因为我想得到的是跟他在一起的幸福，而不是我自己也能幸福，或者是让他幸福。"

毛毛雨说他没听懂。

我说："怎么说呢，我觉得爱应该是幸福的。独立的幸福，爱本身给我们带来的幸福，而不是依附于某个人身上。就是说，我觉得爱是不是需要对方的配合的。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奉献。"

他说："这可能不大现实。爱总是要求回报的。"

我说我觉得这种爱应该是有的。现在我对喜羊羊的爱，基本上就是这个境界。

他说："你要孩子就为了这个吗？"

我简单地告诉他不是。只是喜羊羊让我明白了这件事。

清晨时分我们再度同时醒来，从窗帘的缝隙里洒进一片微光，我看着这微光出神。我心里有点难过，觉得应该说些什么。太阳升起以后，人的想法总有些不同。很难判断黑夜与白天，哪个更真实一些。

似乎应该说点什么，既然我们要在阳光下面对彼此。黑夜里的是呓语，放在白天就是承诺。毛毛雨也感觉到我可能想说点什么。

他问我几点了，我懒得拿起手机看。于是他就自己看了看手机，说五点半了。他借着窗外的微光四处打量我的卧室，他问我衣柜是在哪买的，电话有没有分机。我没吭声。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问我觉得羽绒被子比棉被好吗？他一直都盖棉被。

我一直都没说什么。他的没话找话让我几乎连一秒钟都难忍受。我也许挺希望他说点什么动听的，感人的，关于这个夜晚。但他显然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要表达。

我掉转身子用背对着他。我让他趁邻居还没起床的时候赶紧走，我不想被邻居说闲话。他迅速地起了床，俯在我耳边道别后就走了。房间里又剩下了我自己，就像平常的每一天，就像他从来没有来过。我有种被骗了的感觉，不知道是被他骗了还是被自己骗了。

我从没想过他离开我后会去哪里。是回了他临时租住的小屋，还是找个通宵营业的麦当劳解决早餐，还是在一圈一圈环行的地铁上打盹。

不管他去了哪里，都与我无关。我不必培养为他操心的兴趣。既然我们只能深爱夜晚，不能面对白天。

我紧紧地裹着被子，很快睡着了。

不婚时代（50）

39

这一夜过后，毛毛雨又消失了。他的消失体现在短信的消失，除此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我不想去认真分析他为什么消失。其实也根本不用认真分析。直觉可以解释一切。

他不想负责任，可是如果真的完全不用他负责任的话，他就明白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是多余。虽然我们不能排斥对方生机勃勃的肉体，可也不至于彻底迷恋。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人彻底迷恋的，各种各样的替代品唾手可得。我们连自己都不再迷恋。唯一的迷恋也许就是迷茫，或者可以说是迷茫迷恋上了我们。

我们都已熟悉了某种固定的生活模式和感情模式。

本来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我要求他负责任，他不情愿地负了；然后一生为此事纠缠。他觉得他这个责任负得很伟大，我则觉得他这个责任负得很勉强。我们一生都要为此事争吵，彼此埋怨和痛恨，不断地后悔。但我们终生都不会分开。因为我们也说不清楚是在哪里知道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就该是这样也只能是这样。否则就不是生活。

女人老在抱怨，男人老在厌烦。孩子永远是人质和牺牲品。但永远要被说成是爱情的结晶。我们不能面对他不是爱情的结晶的事实，也不能面对自己并不像自己标榜的那么爱他的事实，其实我们连自己都不爱。但我们都要说着相同的话，做着相同的表情，我们都说爱能战胜一切。

我先逃离了所谓的生活。毛毛雨于是也跟着逃了。

我不会去想他的心中是否有所畏惧。我只知道他不逃，就永远不会轻松；我知道即使他逃了，也不会轻松。他逃或者不逃，对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沉重的是他。我这样想着，又迷茫了：难道当初我一

意孤行生下喜羊羊，就是为了报复他？不，不是，我觉得不是。我从未这么想过。但是如今看来，如果想报复他的话，一意孤行地生下喜羊羊，再告诉他我们根本不需要他，无疑是最佳方式。

我在喜羊羊的脸上，永远会看到毛毛雨的脸。偶尔也会让我心中波澜起伏。

我的喜羊羊。我像小时候抱着一个布娃娃那样抱着他，我像喜欢一个布娃娃或者一个小熊一样喜欢他。他们都让我感觉温暖安全、不寂寞。难道这只是童年游戏的一个延伸，难道我的布娃娃和小熊也在长大。难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不管对他们是爱还是不爱。

露西对我和毛毛雨的关系很好奇。她太想找出一个爱或者不爱的事例，给她一点启发或者支撑。因为她也很迷茫。

她说："你如果不爱他，怎么会为他生孩子呢？"

这是一个很虚伪的命题。我们谁都知道生孩子可能跟爱关系不大甚至完全无关，如果都是出于爱的原因而生孩子的话，人类早就灭绝了，至少中国人口不至于十几亿。是从什么时候起大家那么执著于那个"爱"字？

我批评露西："都是你们这帮时尚杂志给害的。动不动就说什么"爱他，就给他生个孩子"。你们应该调查调查为什么公交车上全是人流广告，有多少人是以爱的名义走进了这种医院的。"

露西说，不能留下孩子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因为年轻，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因为意外。也有的是因为不爱。

我说同样道理，生孩子的原因也有很多。有的是因为年轻，有的是因为穷，有的是因为意外，也有的是因为不爱。

露西说："放到从前的话，也许可能；新时代的女性应该还是为了爱而生孩子的。这个毛毛雨，我觉得你可能还是爱他，只不过你自己不承认；否则不能解释这件事。"

我举起双手，既像投降又像呼唤上帝。我实在受够了老有人要给别人的行为贴上标签，否则他们就惶惶不安，好象无标签的行为严重打乱了社会秩序，威胁到了他们的人身安全。

我说："我不想描述我的感情。如果一定要描述的话，我觉得用"我愿意"三个字可能更恰当一些。"

露西问："你对喜羊羊的感情，也不是爱吗？"

我说，我觉得可能"我愿意"或者"我需要"更合适。

露西仍然迷茫。因为我没有给她一个有力的关于爱或者不爱的事例。她希望她的选择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绝对不能是"我愿意"，而应该是针对"你为什么愿意"这个问题的解释。爱或者不爱，无疑是最合情理的解释，尤其是在这个崭新的、习惯于用爱或者不爱来解释一切的时代。

她希望她选择大雨花花的理由是因为爱，而不是他年薪几何；她希望她一直拖延结婚的理由是因为不爱而不是因为没有理想面积的房子。

所谓的爱或者不爱，成了遮掩世界的面纱。我被它围得窒息，它窒息过我很多年。现在我要把它掀下来扔到一边透一口气。不再欺骗自己是我唯一的行为准则，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是我唯一信仰的道德。

我不再迷茫。大步迈进自由王国，阳光灿烂。

露西羡慕我，说我很洒脱。如果这就是洒脱的话，那我只能说洒脱其实很简单，只须说说实话。本来这件事我也可以做另外一种描述：我很爱他，为他生了孩子，即使他不想承认也绝不后悔，我也想要我们之间的爱情结晶，我们永远的爱的纪念。不管我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我只要这么流利地说出来，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象。那是传统的、典型的、有人骂有人爱的女性形象；不管是骂还是爱，接受程度都肯定比我这种"我愿意"的高出很多。

可是，别人怎么评价我，是否接受我，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没必要为了这个说我不喜欢说的话。这些话即使只是话剧台词，我都会拒绝扮演这个角色。

我建议露西："如果大雨花花不买大房子，不够你结婚的条件，你认识那么多名人明星，干脆另找一个，然后你可以说你爱上了他的人格魅力，你对自己都可以这么说，这其实是挺简单的事。"

露西说："你太虚无主义了。照你这么说，世间根本不存在爱情了。"

其实我觉得，它是不是存在根本不重要。对这个答案的追索和寻找到底意义何在？

一定要给感情模式和行为模式下定义和贴标签，又意义何在？

如果我继续追问露西，那么你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她大概也无法做出明确回答。她可能会找出很多理由，这些理由肯定全然不是感情领域的，但它们严重地左右着感情走向。我们都强调自己是感情动物。我们怎么能接受自己其实不是个纯粹的感情动物？

所以关于爱或者不爱的问题，根本就无从回答。

即使有人做出了慷慨激昂的回答，最好也就是听听而已。

不婚时代（51）

40

喜羊羊送去我妈那大概一周后，大雨花花在一个晚上登门拜访。这年头不打电话就来敲门的人几乎没有，喜羊羊给大雨花花养成了这个习惯。他经常在晚上不事先通知、不事先约好就来敲门，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

他面容平静地坐下，四处看看，说："没有孩子在家，感觉是不大一样。"

我说："是，没有人气儿了。"

喜羊羊的姨姥姥多次说过，家家都是过的孩子的日子。没有孩子就不叫日子。她对我的生活状况完全了解了以后，对我没有任何偏见。她虽然不直说，但她的意思也很明确：她觉得我这种不要男人只要孩子的生活也挺好。她长吁短叹地说："其实挺好。要个男人有什么用呢？"

大雨花花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我躺在旁边的三人沙发上。我喜欢躺着，躺在沙发上是我的习惯。我家里几乎没有过什么客人，有客人来的话我当然肯定不是这个姿态。说穿了我也从来没有把大雨花花当过客人。

而且，我也几乎没有把他当作过一个男人。不，这并不是说他像个女人。我指的是那种心理上的感觉。异性之间的顾忌和猜想，我们之间的确没有。

说是朋友不够准确。准确地说，更像相对无言的老夫老妻。

我们保持这个姿势看了会儿电视。电视上永远在演喜羊羊和灰太狼。我们都努力地看了一会儿，显然谁都看不进去。

既然我把儿子都起名叫了喜羊羊，对于这个喜羊羊原型我也就不愿意做过多负面评价。

大雨花花没话找话，说觉得喜羊羊这个名字起的挺好。

我问他，是指这只羊还是我的那个胖小孩。他拿起遥控器换台，说："都挺好。"

不管换到哪一个台，节目都不能令人满意。他不停地换台的样子很像个家庭男主角。我记得在哪里看过说，在一个家庭里，谁掌握着电视遥控器，谁就掌握着权力。这么一想，我赶紧上去把遥控器抢了过来，乱换了一通，然后把电视给关了。看电视是愚蠢的行为，不如两个文学青年探讨一下人生。

大雨花花说他看了我在露西的杂志上写的东西。我不置可否。他说："你写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跟文学相差太远。"

我说："没什么意义。这是露西希望我写的，说实话里面的观点也不完全是我的观点。他们不愿意接受并发表我的观点。"

大雨花花说："那就更没有意义了。听说稿费也很低。"

我说是这样的。但是难道一切都需要有个意义吗？

他说："倒不一定要上升到意义的高度。可是总不无缘无故的。至少要有个原因，有个目的。"

我说原因和目的就是我有一些空余时间需要打发一下。

他说："就这么简单？"

我说："就这么简单。"

我懒得过多解释。老有人说没那么简单。可是我也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复杂。都是些解释和掩饰让事实变得复杂了。

大雨花花说他此次前来，倒是有些原因和目的。跟露西之间的关系让他感到有些苦恼。露西最近对他有些冷淡，多次扬言要搬出去。

我说："哦，我还以为你是因为想喜羊羊了才来看看。"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说不明白露西是怎么了。他知道最近我跟露西接触过几次，所以他问我："她这是怎么了？"

我很无所谓地向空中踢了踢腿说："按照通常理论应该是她不爱你了。"

我知道自己这话说得生猛，可是我讨厌当知心姐姐。我曾经干过很多那样的傻事，给人家煞有介事地分析，怕伤到人家的心，转弯抹角地表达观点，后来证明完全是自作多情。小两口打架不过是一种感情调剂，没有这个激烈争吵及再度和好的过程，所谓的爱就更找不到明证了。可以说，他们打架就是为了和好；和好就是为了继续争吵。我的煞有介事的分析后来都成了他们和好后的笑柄。他们喜笑颜开地互相转述我分别做他们思想工作时说的好笑的话，他们说："哈，她可真逗！"或者说："她这人真阴暗！"总之他们不感谢我。

不感谢我倒也应当。因为本来我也没做出过什么贡献。没有我的分析和调停，人家也一样要和好。

来找我不过是希望自己的爱情悲喜剧再多一个热心观众，自己则是备受瞩目的主角。

后来我学乖了，我非常冷酷地他们不想听什么我就说什么。一有人来求助我就干脆利落地说："分手算啦！"——我宁可别人恨我也不要成为笑柄。

我毫不留情地告诉大雨花花，露西可能不爱他了。我知道，接下来那熟悉无比的一幕一幕又要开演了。一般人听到这样的话都不愿意承认。都马上就急赤白咧地说："不，她肯定是爱的，只不过可能有些事情她对我不满意。我也有做得过火的地方……"接下来就是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则东张西望地听着。前来求助的一方越检讨越深刻，越深刻就越觉得原来还真是自己?得不妥，然后就坐不住了。就火烧屁股一样跳起来跑去道歉了。这种无情打击其实是促进小两口和好的最佳方式。我一时也无从辨别自己到底是善良还是邪恶。

不过这一次，大雨花花先生没按照剧本出演。像某个明星所自我标榜的那样，专门在开拍之后改台词，让对手措不及防。

大雨花花的台词是这么改的，他拿鼻子出了出气说："什么爱不爱的。"

好象剧本是我写的一样，这倒让我有点意外。

我本来很想问“难道你们之间没有爱吗”，可是这实在是太俗气的一句话，也严重侵犯到人家的感情隐私，所以虽然我有些好奇，但还是忍住了。

大雨花花说：“无所谓爱不爱的。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说：“三十多岁的人也有爱。”

他说：“有肯定有，但很少了。”

我说：“正如你所言，至少要有个原因和目的；如果不是因为爱，你和露西为什么在一起呢？”

他犹豫了一下说：“有很多种原因吧……说是因为爱大概不正确，说不是因为爱肯定也不正确。”

他问我：“你怎么看？”

我说：“我对你们之间的事不了解。”

大雨花花说：“不是指我和露西之间的事，是指，”他顿了一下：“是指爱这件事本身。”

爱？这件事本身？

不婚时代（52）

这倒真是个复杂的事。

如果说对这个崭新的时代有什么比较尖锐的意见的话，就是我讨厌“爱”字的泛滥。对任何人我都说不出“我爱你”，绝对不是别人所说的中国人比较含蓄。我对喜羊羊也说不出“妈妈爱你”这句话，这实在是比较奇怪。有的时候喜欢，有的时候感动，有的时候没有感觉。非要用这一个单调的、非常不适合中国人的字去粉饰所有的感情，本来就很不科学。

所以我这样答复大雨花花：“爱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只是一种描述。先有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按照这种描述去对号入座地寻找，甚至发明创造。”

好象上帝在人间做了一个公益广告。中心思想是：活着就要爱。爱就是一切。接下来是告诉你，怎么怎么着，才是爱。

然后大家就怎么怎么着，并彼此监督。

我有些厌倦大家像没头苍蝇一样地东撞西撞。

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爱或不爱又如何？

日子其实一样地过。

我厌倦了被定义的生活。

在一种爱或者不爱的状态下自我怀疑和纠结。

大雨花花说：“也许吧。”

他跟露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相识，彼此吸引，迅速同居，准备结婚，这都符合传说中的“爱”的所有因素。他们也相当主动地为了“爱”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直到他们认为的确找到了爱。

跟很多人一样。

我不想说这是对是错，我只是觉得他们太纠结于被定义。以至于稍有偏差就惶惶不安。就以为是哪里出了问题，既然关于爱的定义已经有了全球通行的标准答案。

确切地说：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选择来生活，而是按照标准答案来生活。

不管是行为模式还是感情模式。

就像喜羊羊这件事，不管我如何解释，全球通行的标准答案都是认为，我对他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没有一个合法的爸爸，所以就是不负责任。

如果给他选择了一个很不称职的爸爸，或者提供了一个很不和睦的成长环境倒不会受到什么谴责。因为针对此种情况全球通行的标准答案是："这就是生活"以及："这才是生活。"

去跟别人长篇大论自己的观点和选择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不管是跟毛毛雨还是大雨花花。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互相永远无法救援。既然我早已深刻地明白了这一切。

毛毛雨甚至不知道我喜欢写小说。他对我的一切从不过问，确切是说是除了跟他和喜羊羊有关的一切，他从不过问。我对他也一样。也许这种关系更合理。更真实。从一开始就划清界限地疏远，总比亲亲热热地变成了一个人再被一分为二的痛苦少得多。

我们从一开始就疏远。现在更疏远到彼此看不到。

将来喜羊羊长大后离开我一定会令我痛苦。因为我跟他曾经太接近。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人。

痛苦又能如何?

我们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再度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我实在不想跟大雨花花继续废话。不要说他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他就是个三岁小孩子，我讲半天大道理他也未必会听。喜羊羊认准了的玩具，我使出十八般武艺也休想骗下来。他紧紧地抱着玩具，警惕地看着我。不管我说的大道理是真理还是谬误，都不能让这个一岁半的小孩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叽叽喳喳的几只羊和狼，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一直不喜欢这个动画片。就是因为它们老在叽叽喳喳，十句中有九句是废话。

就跟我身边的人一样。

用叽叽喳喳的废话制造热闹掩饰孤独。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充斥着无聊的喧嚣。

大雨花花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我不置可否，态度冷淡。我不关心跟我无关的事。此刻唯一的想法是，看来还是一个人好。没人跟我抢遥控器。

大雨花花说："你跟露西说什么了？她最近也老强调不结婚的好处。"

我伸个懒腰坐起来说："这么天真的话真不像是你说出来的。"

他问为什么。

我说："我跟她说什么有用吗？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学雷锋，谁成了雷锋？我们还被教育要尊老爱幼无私奉献拾金不昧，又有谁做到了？那教育力度可比我大多了。说到底，还是看她自己想干什么。我的观点只不过恰恰迎合了她的观点，让她感觉找到了同盟军，人多势众，法不责众，壮了胆而已。"

我总能把大雨花花说得哑口无言。

我们在沉默中对坐了一会儿，窗外渐渐响起市井喧嚣。听得到邻居在丁丁当当地炒菜，油锅"哗"地爆响，葱花味飘了进来。有人下班回家了，沉重地迈上楼梯，按响尖细的门铃。防盗门哐地开了，又关上。小孩子欢呼着爸爸和妈妈，在我头顶的天花板上活泼地跳跃，追逐着一个乒乓球。

乒乓球在头顶的楼板上哒哒地轻声跳跃的声音是天底下最折磨人的声音。这声音几乎每天在我头顶上响起，让我经常想上楼前去支援一个其它球类。极少跟人打交道的生活习惯拦住了我。我宁可忍受这令人发疯的声音也不愿意主动去敲一个邻居的门。

我和大雨花花同时倾听着这市井喧嚣。我们同时想到了一件事：这就是生活。

柴米油盐酱醋茶。孩子爸爸和妈妈。

不管谁跟谁生活在一起，这都是主要内容。文学、诗、爱以及不爱，只能在人生大戏里跑跑龙套。永远不会是主角。

既然已经同时想到了这就是生活，两个文学青年还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呢。

恩，当一男一女觉得实在没话好说的时候，最好的话题就是孩子。无数男女都靠着这个话题维系着交流。

大雨花花问我，喜羊羊在姥姥家是否习惯，我是否想他，他什么时候回来。

这的确是个令人兴奋的话题。我再三控制倾诉的欲望，相当克制，但我还是滔滔不绝地介绍了一番。

喜羊羊在姥姥家相当习惯，他已经会叫姥姥了；他还能分别看着图画学出狗叫猫叫和猪叫。我惟妙惟肖地给大雨花花模仿了一番。我挺想他，我每天都会抽空去看他。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跟大雨花花承认，他不在家也有好处。有的时候我觉得挺清静。时间和空间完全是自己的了，那种感觉也挺好。

大雨花花无声地笑了笑。显然他不想再跟我探讨什么爱与不爱的话题。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了。

大雨花花问："那么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妈从前不怎么喜欢孩子，就是在有我的年代；现在她老了，对孩子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她希望喜羊羊在那里长住，她怕我不同意，还开导我说："喜羊羊早晚都要上幼儿园的，你就当他现在就已经上了幼儿园了。"

所以我告诉大雨花花，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如果他想看喜羊羊的话，可以去我妈那里看。

他说："去你妈那里看喜羊羊？得了吧。"

我说：“为什么得了吧？”

他说：“我觉得你妈挺可怕，我挺怕她。”

提到我妈，我想说的话可太多了。再一想想，还是算了吧。跟大雨花花说有什么用？跟谁说也没用。不如以她做题材写本小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把她说得痛快彻底。

我妈也挺可怜。她那么百般讨好大雨花花，企图瞒天过海，让他接手烂尾楼，换来的竟然是人家的敬而远之。我妈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她这辈子最不擅长的事，就是搞定男人？

不婚时代（53）

41

大雨花花在我那里坐到很晚，但他没再提起露西的事。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喜羊羊。偶尔他也评价到保姆。他仍然对保姆颇有微辞，说他实在不能理解我怎么会那么放心地把喜羊羊完全交给她。日常起居她肯定会照顾得很好，但是现在涉及到了教育问题，毕竟喜羊羊已经开始学说话了。

我一听到所谓的孩子教育问题就感到头大。如果不生喜羊羊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身边到处都是热衷于教育的人。对，只是热衷教育，而不是热衷于研究教育。更确切地说只是热衷于被教育。他们也没什么崭新的理论，一般是广告上说什么他们就复述什么，别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他们不但热衷于教育自己的孩子，还热衷于教育别人孩子的家长，全然不顾自己根本没有过一个成功样本。

只要你跟大多数人不同，被指责的命运就如影随形。不管你是当未婚妈妈还是当一个不热衷于教育孩子的妈妈。

总有些人活得貌似忙碌充实，其实还大有闲心地站在某个制高点上，对别人的生活指手划脚，义愤填膺。

从前的我，像茫茫社会中的一个孤岛，我不了解别人，别人也不了解我。喜羊羊在这个孤岛和大陆间架起了一座小桥。我对那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大陆知道得多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人和事可真多。远不如一个小小的孤岛更令人心旷神怡。

我有点厌倦地挥了一下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辩论及表白。我总觉得生活好象就在那里，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不会因为我们说了什么想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改变……有的时候你以为它是改变了，其实它原本就要改变。”

大雨花花说：“你太虚无主义了。”

老有人说我虚无主义。

也许我真的是虚无主义？不喜欢被定义及追随定义，不喜欢被贴上任何一种标签。

看来这世界上没有不在定义范围内的事。当我努力想逃离一切定义的时候，迎面又是一顶虚无主义的帽子。

组织真是无处不在。

是什么主义都无所谓。辩论及表白只会让我陷入另一个主义。

我很难跟大雨花花说清楚这件事。自从我认识到说假话没用以后，我就坚持说真话了。有的真话实在不好说出口那我就宁可选择沉默。其实这是人生的捷径。我说过很多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话。工作中，生活中，和在所谓的爱情中。后来我感觉相当地孤独。假话换来的只是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的虚假生活。结交到的其实并不了解我本来面目的朋友。

对于我来说，只有孤独是真实的。

大雨花花前来造访的这个夜晚，我说的话很少，多半时间选择了沉默。那完全是因为有的真话实在不好说出口。

其实当他一提到露西的事，我的心里就紧绷绷的一跳："他们的关系破裂是否与我有关？"

转弯抹角地应对大雨花花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反反复复挣扎着一个问题，我真想豁出去了，血淋淋地问："你真的就是为了来看喜羊羊？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但我不能那么说。

不是虚伪也不是成熟。我只是懒得应对接下来的麻烦事。生活中有很多事，发生也就发生了，过去也就过去了。能请神不一定能送神。有些盖子还是不揭比较安全。

大雨花花对我有没有意思，其实也不重要了。

当我们在黑夜中相对静坐，我的确感觉我们互相了解内心。相当多的内心。从我的身体里有了喜羊羊的雏形开始，我们互相间就已经

没有了隐私。互相间没有了隐私的人，要么是仇敌，要么是至亲。我们已经是至亲。

我不会用爱或者不爱去概括一切。

我只知道：他的存在令我感到生活充实。

甚至可以很荒谬地说，没有他的存在，就没有后来我跟毛毛雨的重归旧好。这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有大雨花花精心照料的生活令我心情愉快，信心倍增，我在这种绝佳状态下对生活跃跃欲试。我不想亏待自己，虚度青春。

没有大雨花花的感情保障——我仍然不想为这种感情下定义——这段时间以来，我还能那么潇洒地生活吗？

我抛弃了爱与不爱的纠结，遵从了内心召唤。

大雨花花令我感到安稳，但却不能唤起我的任何属于男女范畴内的激情。

就像这个相对而坐的夜晚，味同嚼蜡，枯燥无味，别的缺点倒也没有。

可是，那种激情又意义何在？

我曾经被所谓的激情引领。我以为那就是爱，另一种定义的爱。事实上什么就是什么，事实上什么都什么都不是。

我们都太企求于被定义，没有定义的生活就像黑色的晨雾，一片迷茫。

我们都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虽然我们永远只是我们，但我们只有被贴上标签后，才会感觉安全。不管是感情模式还是行为模式。

毛毛雨给过我一些激情。还有几个人，他们也曾经给过。面对激情的到来，我曾经兴致勃勃激动万分。但他们转眼都消失了。他们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很浅很浅，如果不是我喜欢以追忆往事的形式写点遗嘱式的小说什么的，也可以理解成他们根本没有存在过。只有我的生命存在过。

毛毛雨留下的印迹最深。一个活蹦乱跳的喜羊羊。但我越来越觉得喜羊羊跟他没有关系。我也越来越觉得喜羊羊跟我关系也不大。喜羊羊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了这种感觉。如果喜羊羊有一个正常的家庭，我也许不会是这样的感觉吧。

也许。

毛毛雨留下的印迹最深，深到他无法负担，所以他再度消失。这本来就是他的禀性，我早已见怪不怪。

也可以说，我早就预见了他的懦弱，这是与大多数人相同的懦弱，所以对所谓的激情后果，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独特的承担方式，才没有自取其辱。

如果一定要给自己下个定义，我可能会说："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母亲才是负责任的母亲，我只能说，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母亲。"

所有的激情都只留下虚无的痕迹。如果现在让我回顾过往，最不能抹杀的痕迹恰恰是这个味同嚼蜡的大雨花花。

黑暗中生活骤然给我这样的启示。

这就是生活。或者说：这才是生活。

不婚时代（54）

我有些疲倦地躺在沙发上，问大雨花花：“这些天不见喜羊羊，你真的想他吗？喜欢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感觉？”

他迟疑了一下，说：“我当然真的想他。我从没跟一个孩子这么走近过。有时候我不觉得他是孩子，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一个很普通的朋友。我们除了职业不同，其它再无不同。”

我说：“他的职业是孩子。他的任务就是每天长大。”

大雨花花说：“对，我羡慕他的职业。”

我问：“你喜欢孩子吗？你喜欢所有的孩子还是只喜欢喜羊羊呢？”

他说：“呃，在认识喜羊羊之前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孩子。认识喜羊羊之后，我只能说，我喜欢喜羊羊，因而开始关注其他的一些孩子……总体来说我还是更喜欢喜羊羊。”

他这话说得很得体。得体到不管是附和还是反对都纯属多余。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无懈可击。”所以我就不再说话了。

大雨花花问我：“你到底为什么不结婚呢？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没想明白。你说喜羊羊的爸爸是想结婚的。”

我说：“是的，他有结婚的意思。但是我们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不想因为有了喜羊羊就结一个显然是悲剧结局的婚。那对我们三个都不好。”

大雨花花说：“除了喜羊羊的爸爸，你不考虑别人吗？”

我坦白说：“很难……不管我考虑还是不考虑，都很难。喜羊羊是一个障碍，即使有人不把他当障碍，也是暂时的。我不想冒那个险。我带着喜羊羊，又遇上了一个好保姆，这是我们娘儿俩的幸运，我们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冒那种险呢？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结不结婚意义已经不大了。至少在目前的阶段，我不需要婚姻。”

大雨花花说：“对有些人来说，婚姻只是一种形式。”

我说："对，这个形式毫无意义，说穿了就是一张纸。"

他笑笑说："不过只有这一张纸的形式，才能保障实质内容。"

我说是的，我明白。但是真正的内容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保障的。这么一想我就更觉得婚姻对于我来说，纯属多余。

最主要的需要以婚姻形式来保障的内容：孩子，我已经安排得很好了。其它的内容，这一张纸其实是保障不了的。

大雨花花说："如果都照你这么想，婚姻这种制度是该被废除掉了的。"

我说："人类社会有过许多变革，婚姻制度一直在改革。将来的事谁也说不定。也许我就走在了时代前列。不是有个民族一直就搞走婚吗？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未必科学。"

大雨花花说："你说你走在了时代前列，又偏偏举出了一个落后的例子。你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全盘否定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现行婚姻制度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存在即是合理，既然一男一女的家庭模式在全世界都得到了承认和推广，我相信它必有可取之处。"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在学校小餐厅探讨文学的时候。我们似乎有很多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就体现在不断地辩论。貌似为了说服对方，其实是想更激烈地表达观点。

那个时候我们真年轻。

有了喜羊羊后，我们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喜羊羊了。而且我们不怎么辩论了，因为我们的观点彻底达成了一致。我们都认为喜羊羊天资聪颖活泼可爱，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我们在谈起喜羊羊的时候，就像一对老夫老妻。

现在喜羊羊不在，客厅里黑着灯，没有扔了一地的奶粉瓶尿布和玩具，没有了喜羊羊震得人耳膜嗡嗡作响的尖叫，我们就又开始探讨起人类社会的某种制度是否科学了。从这个实际经验看，孩子的确可以毁掉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外加两个思想家。

难怪张爱玲咬着牙根说，最恨——一个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当然她后来也是结了婚的。

她是在否定自己是个天才女子，还是在否定当初的判断？

大雨花花跟我心有灵犀，也许因为我们互相间辩论的次数太多，他充分了解我这两把刷子，知道我可能会举出什么论据。

他抢先说了出来，他说："就连张爱玲都结了两次婚。难道你比她还天才？"

这句话放在从前，对我来说很有反驳力度。放到现在就没意义了。

所以我慢条斯理地反击说："那是因为她没有孩子。如果她也有一个孩子，我向你保证她绝对不会结两次婚。很有可能连一次都不结。"

大雨花花无话可说了。这件事上他没有发言权。他觉得难以理解，在他看来也许一切都是正常的，从一个男人的角度。他觉得我有些防卫过当了。接下来他说了一些"生活还很美好""梦想就在前方""幸福就在你自己手里"之类的很知音风格的醒世恒言，意图唤起我重新生活的勇气。不管我如何解释说明我对毛毛雨的感觉，大雨花花都旁敲侧击、不露痕迹地告诉了我他对这件事的真实看法：我其实是受到了感情上的巨大伤害，但我死不承认。

他之所以认为一个未婚妈妈还应该勇敢地追求婚姻，完全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妈妈。保护孩子的本能他永远不会了解。当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埋藏着这种本能时，我为自己感动又为自己悲哀。

我告诉大雨花花，我并没有丧失掉生活的勇气，他可以看到，我生活得多姿多彩。我有孩子，有工作，有朋友（暗指他），有爱人，也有一直没有熄灭的梦想。还有个性的觉醒，虽然可能是被动的，但的确在觉醒。

作为一个未婚妈妈我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沉沦。我一定会勇敢地追求及把握传说中的爱情，但对于婚姻，我则会相当审慎。

至于个中原因，我仍然用那句话打发他：“作为男人你永远不会了解。”

我不用看他就知道他一定又做出了那个招牌动作：皱紧眉头，捏住下嘴唇仔细思考。

每逢他遇到不好应付及解答的问题时，他就用这个动作填补大脑空白。

过了一会儿他说：“恩，你这样也对。大胆追求爱情，保守对待婚姻。只要面对爱情你能大胆就可以了。婚姻的确不重要。说到底那只是一张纸。”

他彬彬有礼地说太晚了，他要告辞了。

他说他很想喜羊羊，如果我妈不在意的话，他准备经常去我妈那里探望喜羊羊。

我妈肯定不在意，事实上她肯定非常乐意，还会下厨给他炒两个菜。一般来说不是咸了就是糊了，这也是我爸讨伐她的两大罪状。

我替妈妈矜持了一下说：“我妈她身体不大好……不过你想去就去吧。”有个嫁不出去的女儿，真是我妈人生中的第二大悲哀。第一大悲哀是她自己也没彻底嫁出去。

大雨花花在黑暗中向我无声笑笑。让我休息吧，他先走了。

他说：“别躺沙发上了，皮沙发凉。回去躺床上吧。”

他熟练地打开防盗门，楼道里昏黄的灯光从门缝里涌进来，像夕阳一样照在他脸上。他回过身来冲我点头笑笑，咣地撞上门走了。

我听见他迅速下楼的沉重的脚步声，直到消失。

这脚步声我听到过很多次，从未像今天这般留意过。因为每次他的脚步声都淹没在喜羊羊的哭闹或尖叫声中。

唯有今天无比清晰。

这是我生命中一道深刻的印迹。

也许永不消失。

不婚时代（55）

42

露西搬了出来。理由是她发现自己根本不爱大雨花花。否则她不可能拖这么久不肯结婚。反过来她又同时发现，大雨花花可能也不怎么爱她，因为在结婚这件事上，他表现得并不是特别主动。

露西说：“你强调爱本虚无，爱存在于想象；但我觉得人间有爱，这一辈子不轰轰烈烈地爱上一次真是太亏了。嫁一个自己不爱，可能也根本不爱自己的人，那简直等于把下辈子都亏进去了。”

她的话让我深感自责惶恐与羞愧。她和大雨花花分手终究还是因为我。我的那些说起来振振有词的观点和理论，其实我自己都还处于迷茫和探索的阶段，却还是构成了对她和大雨花花的间接插足。

每个人都在寻求理论的指引。不一定是科学的理论，但一定是自己比较欣赏的理论。

好在我只羞愧了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当露西飞快地以合法女主人的身份入主了一座大房子并开了一个盛大的结婚派对后，我才算长出一口气，获得了终极解脱。我的灵魂安宁了。我的理论在本质上不能指引任何人，它只值一百六十块钱一篇，这很好。当我自己都还在迷茫和探索的时候，它的确只值这个价钱。

大雨花花若无其事地上我妈家探望喜羊羊。喜羊羊还认识他，一见到他就摇摇摆摆地跑过来，伸出手来让他抱。

他把喜羊羊抱起来举向空中。喜羊羊嘎嘎地乐得直蹬腿。喜羊羊特别喜欢别人把他举向空中。鉴于他的体重问题，能做出这个动作的只有大雨花花。他因此对大雨花花印象深刻。一见大雨花花到来就高兴地向他跑过去，嘴里喊着：“举，举！”

喜羊羊每次都对大雨花花热烈欢迎，这让大雨花花深怀感激。

他说：“这几乎是我接触过的最简单也最动人的情感了。一想到他这么需要我，我就特别感动。”

我说："他只是需要你把他举起来。"

他说："就是因为他的需要如此简单，才会让我感动。"

我说："如果他的需要更多了，你还会这么感动吗？你会不会觉得有负担？"

他说："不会。"

他说："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为什么就不能顺其自然地活着，而一定要分析要思考要展望未来呢？"

我讨厌他把各种所谓的主义套在我头上。我说："你这个主义别人的过程，不也是一个分析思考及展望未来的过程吗？"

他说也许吧。这种辩论让他感到十分厌倦。他建议我把我喜羊羊接回家去，这样他跟我就不必再做这种无聊的辩论了。他希望跟我之间只谈论喜羊羊。

他说："只有喜羊羊是现实主义的。其它都是虚无主义的。"

他说："回想我所有的过往，都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泡影。"

我以为他在为露西的离去惆怅。一般来说文学青年失恋后总会写出一句半句的诗歌或类似于诗歌的警句来。大雨花花刚才就冒出了一句半句。

他说："不，她也只是泡影中的一个。她并不算是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泡影。"

我很想知道他的哪个泡影是有特别意义的。

他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说："没有任何一个泡影是有特别意义的。他们只是泡影。"

他说只有喜羊羊让他感到真实。

我很想问："那我呢？"——可是我再不会问出这么弱势群体的话来了。因为我已经是个孩子妈。他对我是否感觉真实已经不重要。这世界上已经有一个人，结结实实地需要我的存在，不会把我当成泡影。

这是我基本的人生成就感，我不再需要得到另外什么人的承认。

我问大雨花花，在不久的将来，他是不是打算要一个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孩子。

他说："能有一个，当然是最好的。不过其实也不那么重要。不管是不是完全属于我的孩子，将来他们都要离开。也就是说，都是泡影。"

我说："你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者。"

他说这不是虚无主义。这是事实。这世界上能够完全属于自己的，只有自己的内心。除内心而外，一切都无法把控。既然如此，孩子是不是完全来自于自己的细胞，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都是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能把控的。

大雨花花的悲观是隐藏在乐观之后的。他的悲观是坦然面对的。

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他总感到疲惫，迷茫像笼罩着我一样地笼罩着他。

他极少谈到他的工作。偶尔谈到几次，他说觉得很累。因为不管他如何努力，总有比他更强大的人。这些人高高地站在某处，形成了对全社会的巨大压力，当然，乐观点说，也可以说是动力。

大雨花花说："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信息封闭的社会就好了，我们都会轻松得多。"

我们会从有限的媒体里知道一些人，这些人都是被选择过的，这些人可能是商业成功人士，可能是优秀人民公仆，也可能是艺术天才或者道德典范。他们被树成榜样，受到景仰，?们令人感到亲切，令人振奋。向他们靠拢并不难。这些被选择过的榜样，通常都离人民群众不太远。他们的成就和荣誉基本上是只要稍微执著，就可以达到或获得的。实在做不到他们的话，去扶老太太过一次马路，内心里也会涌起巨大的骄傲和自豪，也会对自己的平凡人生充满肯定。

不婚时代（56）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得太多了。

他们来自全世界，他们的成就千奇百怪。他们寓于平凡中的伟大在无限次的传播中被无限放大。既近在眼前，又永不可及。

他们给了我们梦想也毁了我们的梦想。

他们是全世界的榜样、全人类的榜样。

他们本来就不是普通人，他们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偶然加必然的因素，但却一概被总结为“努力”。

于是大家就都努力。努力再努力。

虽然内心里已经隐隐感知，有些事情，似乎仅有努力还远远不够。

可是这些全世界的标杆已经高高地竖在了那里。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不管你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这些尚很遥远的标杆，都能给你的成就感迎头来上一闷棍，让你觉得这一生都永无出头之日。

人类的追求可以无止境，个人的追求不能无止境。

但是谁又甘心?

大雨花花第一次这样评价他跟露西的关系——

他说，同样道理，露西见多识广，标杆竖得太高。大雨花花虽然还算不错，奈何在所谓的露西的圈子里，比他强的人实在太多。

如果露西对那些人完全够不上，倒也罢了；偏偏她要去报道他们，吹嘘他们，代替世人景仰他们。她去过他们的家，见识过他们的生活。她也是个努力的人，努力想得到承认。她希望自己的婚礼豪华铺张，被人关注和议论。她希望自己生活在某个圈子里，过着备受瞩目的生活。这不能说是她虚荣。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对于成功的一个评价标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只是渴望成功。渴望成功有什么错？顺应时代潮流，又有什么错？

我听着这段话，实在有些过于虚无主义。我说："追求成功只是一方面，人毕竟还是需要感情的。人和人之间完全物质化而忽略感情，就太可悲了，也是不稳定的。"

大雨花花说："如果两个当事人都不觉得可悲，别人的评价就毫无意义。话说回来，难道纯粹的感情，就是稳定的吗？"

我说："可能需要一点平衡。物质和感情之间，达到某种平衡程度。单纯偏重哪一方，都是不现实的。"

我想到了我和毛毛雨。

大雨花花说："能平衡当然最好，但这只是个理想状态。一般来说理想状态只存在于想象和假设当中。在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的时候，必然要偏重某一方。这就是现实的。"

他笑笑说："当我理解了这个时代，我就对一切都能理解了。"

我妈对大雨花花依旧殷勤。她把喜羊羊接到她那里，是为了给我和大雨花花谈恋爱创造机会。当大雨花花又追到她那里探望喜羊羊并且保持从前的频率和态度不变的时候，她相信了大雨花花是真心喜欢喜羊羊而不是把喜欢喜羊羊当做接近我的一个借口。

我妈喜上眉梢。大雨花花一来她就下厨做饭，还把阿姨也叫去帮厨，为的是营造我们三只羊羊是吉祥一家的美满气氛。

喜羊羊的姨姥姥本来对大雨花花有很多的意见。后来她渐渐地对大雨花花的印象转好，意见转淡。因为她跟我妈一样，发现大雨花花是真的喜欢喜羊羊而不是以此为借口搞阴谋诡计。她对所有喜欢喜羊羊的人都有好感。所以她也很主动地帮我妈打下手，积极配合，我妈的厨艺很快就杜绝了要么咸了要么糊了的硬伤。

我妈拿胳膊肘使劲捅我一下："不嫌弃你带着个孩子的男人，你上哪儿找去？你还端着什么啊端着？赶紧的，趁热打铁。"

我不忍打击我妈。但我也只能说实话。我告诉她老人家，迄今为止，大雨花花还没有过要跟我结婚或者谈恋爱的明确意思表示。

我妈不相信。她简直不能相信。她叫了起来："都什么时代了？他怎么这么磨叽？话说回来他不主动，你就不能主动点儿？都什么时代了？"

我妈以为她的脑筋已经很进化了，她已经能接受了那样一个时代：男女迅速地走到一起，婚前同居未婚生子，恨嫁的剩女勇敢倒搭加倒追，她都能理解并且接受。

她以为自己很新潮很开明很能抛弃世俗偏见，只要女儿能够得到幸福她什么样的舆论都可以不在乎。

在她看来，一个女人的幸福要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结婚。尤其是在她失去了婚姻之后。

殊不知，她刚刚踉踉跄跄追赶上的那个时代，转眼又已成为过去。

她不知道我们的迷茫和悲观。这迷茫和悲观覆盖了一切，包括我们对未来的信任对幸福的信心。在迷茫中，我们谁也不想主动，既然看不清方向还不如原地踏步。至少脚底下这块土地是坚实的，往前走说不定会掉进万丈深渊。

这是我妈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时代真相，所幸的是也许在她的有生之年，她都不必去看清和理解这个真相，她将一直生活在对时代误解后的接受中。也算是一种幸福。

不婚时代（57）

43

我对自己介绍了很多，对喜羊羊的描述很少。这看起来让我不像一个妈妈。几乎所有的妈妈都是只要逮着机会就要描述自己的孩子的。他有多么可爱，多么有趣，多么搞笑，多么聪明。连他昨天晚上被蚊子咬了一下也应该上头版头条。

其实我是真的很想多说说关于喜羊羊的，跟所有的妈妈一样。他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令我着迷。在他小的时候，我经常把他抱在怀里，咬他长着软软胎毛的头皮。又甜又软又香又带着毛茸茸的温暖。我一边轻轻咬着一边想起了《动物世界》上的很多动物。它们经常把幼崽叼在嘴里，面带沉思走来走去。

幼崽，孩子。他们柔软而芳香。有着纯洁的脸庞和眼睛。他们的世界里几乎只有母亲。虽然他们也有父亲，但母亲几乎是他们的世界的全部。能完全占据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再平凡的人也变得伟大。有些女人全身心地热爱孩子大概也是迫不得已吧……这世界上还能有谁像她的孩子那样全身心地爱着她?

但我只是默默地喜欢和迷恋。我跟毛毛雨讲起喜羊羊，也总是点到即止，虽然我是那么想翻来覆去地说个不停。我想跟他说又不想跟他说。说的多了会让他有压力。关于喜羊羊这件事我们一起是以玩笑和调侃的方式来评论的，我们从没有很严肃很认真地探讨过喜羊羊的父亲到底是谁以及，作为他的父亲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我拒绝了毛毛雨要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拒绝是最科学的做法。每一次他都表现出“是不是我的都没关系”的态度。“是不是都没关系”就意味着“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是毛毛雨还是大雨花花。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因为我是个女人，也已经成为一个母亲。一个喜欢把孩子叼在嘴里的母亲。

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爱喜羊羊。我目不转睛地追着他的一举一动，我只是喜欢他和想念他，想给他买东西，想让他吃饱吃好，让让他在渴望妈妈的拥抱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太伟大的情感暂时还没有。

事实上我还经常想着将来他离开我后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再找个老伴。或者是他长大以后，他想认回他的亲生父亲，我又该如何。我总是考虑自己的时候居多。

我不怎么喜欢跟别人谈论和描述喜羊羊，是因为我受够了别人向我描述孩子时的苦。没有人会真心地喜欢你的孩子，没有人会对你的孩子真正地感兴趣，为什么妈妈们永远想不明白这一点。她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讲述关于自己的孩子，她们夸奖别人的孩子无非是为了交换回相同的赞美。她们总认为自己对别人的夸奖是敷衍的，而别人回报来的夸奖则是相当客观的。她们各说各话，其乐融融。

我也曾按捺不住地跟别人这样说起喜羊羊："他长的又高又大，已经达到了同月龄孩子的上限身高。谁都看不出他是个早产儿。"

对方马上这样回答说："我们家孩子刚二十天就会爬了，还有录像呢。月嫂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神奇的孩子！"

我觉得相当无趣。我相信既然我觉得她很无趣，那么她同样也会觉得我很无趣。

不过也不一定。也许她不觉得我无趣。因为毕竟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人。也许我的话在她听来不过是耳旁风，她顶多背地里撇撇嘴，还远远上升不到觉得我很无趣的高度。她也不会像我那样敏感而又痛心疾首地自我反思。

后来我决定尽量不跟别人主动提起喜羊羊。

我希望有一天，别人会主动地向我问起喜羊羊。

他们是这么问的："喜羊羊为什么那么出色？你是怎么教育他的？他小时候什么样子？他喜欢什么颜色？他是什么星座？他喜欢养狗吗？"

在这种遐想中我自得其乐。表现得相当克制和冷静，于是在别人看来，也就不怎么像个所谓的母亲。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很多母亲都会说一句话：“我的孩子是我这一生最伟大的作品。”

她们说的不错。

每个人都想留下自己的痕迹，没人甘于像无名草木一样自生自灭。她们自己虽然一生平凡，但她们有着充满希望的后代，那就是她们的痕迹，在宇宙中代代相传，永生不灭。

我可能跟她们不尽相同。

我跟她们抱着相同的希望，只不过我所希望的永远留下我的痕迹的作品，不是孩子。

同为文学青年，大雨花花对我甚是佩服。因为我在坚持而他早已放弃。他本来对我给露西写专栏不以为然，认为那离文学太远。后来他改变了观点。那俗气的专栏给我带来了一点小范围的知名度，注意，只是知名度而不是名气。来找我约稿的杂志和报纸开始多了起来。我已经可以适时地讲讲条件，说说真话了。我感觉自己好象在打一场战争，一点点地进攻敌人的阵地。我貌似淡定其实内心狂喜。

在露西的推荐下，我的小说式遗嘱或者说是遗嘱式小说也有了两个感兴趣的出版商。他们看了几万字，有点迷茫?但是我的那些在三流二流杂志和报纸上不断出现的小名字，又让他们有点犹豫。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有限，生怕押错了宝。于是他们试探地跟我交流意见，希望我做些迎合市场的改动，这样他们才有信心去做。

他们说：“现在没人喜欢文学的。你这么写恐怕不行，好是好，但卖不动书。”

我兴致勃勃地记录下了他们的意见。无非是多加些曲折的感情戏、床上戏、第三者戏、未婚生子戏。我自信地回答说：“没问题！”

我在第一时间向大雨花花报告喜讯。他听了，皱眉说：“这么写有什么意思？离文学越来越远了。”

我说："没办法，不这么写，人家就不给出书。"

他说："这种书你出了又有什么意义？"

我告诉他，很有意义。长了这么大我终于明白，文学青年最不能有的品质就是清高。那么多天才都夭折在了这个他们引以为傲的品质上。这是个营销的时代，吸引眼球的时代，炒作的时代，不是三顾茅庐的时代。总有一天，我会再度回到文学上去，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曲线救国。

大雨花花说："这些事我比你明白，我本人就是个搞广告的。要讲炒作我是专家。文学不能等同于其它商品。不管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灵魂都需要抚慰。这才是文学的本来面目。"

我说："可是文学的本来面目人家不认。如果人家不认的话，它的灵魂抚慰功能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文学略加包装，以书的形式卖出去。"

我对自己的不够清高、背叛文学唯利是图，把卖书等同于卖月饼而深感抱歉。

我同时也想起了我跟大雨花花相识的那个场合。

我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我们系组织的一个万人签名活动，抵制过度包装。

我们这个时代就喜欢搞过度包装。

大雨花花说："你想把文学以书的形式卖出去，很简单。你未必要遵从他们的意见。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怎么文学你怎么写。"

我说："那不行，不按他们的意见改，他们就不会给我出版。"

大雨花花说："天底下只有他们能给你出版吗？"

我惊诧地瞪大眼睛。要说我也真不算笨。可是，难道，大雨花花真的是那个意思？

大雨花花的确是那个意思，他说，他的公司可以给我出版。他的要求是我必须写的相当文学。

他轻车熟路地跟我介绍了一下出书流程及推广方案。他说："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都是小开司。"

我惊诧地问："既然你们公司就可以运作出书，你为什么自己不出一本诗集呢？"

大雨花花的脸小红了一下说："我写不出来啊。"

然后他又补充说，他现在的生活没有任何诗意，他从未想过写诗或者要出一本诗集。他每天要想好多事，要应对好多事，这些事都没有任何诗意。所谓诗歌，不过是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候念念有词说"从明天起，喂马劈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幸福基本上只能存在于年轻人的诗里。

他说很佩服我的执著。我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还有心情写小说。

我安慰他说并不是我有多么执著，而是小说跟诗在表达方式上是不同的。越是我这种境地，就越有写小说的冲动。并非是他背叛了文学信仰，只不过是他选错了专业。

他打个哈哈说："热爱文学有很多种方式，支持你这样的文学青年就是方式的一种。我当然没有背叛什么文学信仰。虽然说实在的，我也没有什么文学信仰。"

大雨花花这个严肃古板的人说起话来，那才叫一句是一句，颇有板上钉钉的感觉，他极少打哈哈。我感觉他还是适不当地打打哈哈显得比较可爱。

不婚时代（58）

44

现在的我，公开的社会身份是一个大学老师。我站在讲台上讲着连我自己都不甚明了的理论，俯瞰千奇百怪的学生。他们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我都尽收眼底。他们自作聪明地或者高高地举起笔记本，或者支起一只胳膊，或者拉低头发－－来挡住脸，他们掩耳盗铃地以为我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他们脸上的厌倦喜悦或者迷茫，看不见他们偷偷发短信的小动作。我什么都看得见，但我假装看不见，我只顾讲我自己的。

我信口开河。我以为他们听不出来我的迷茫，但是他们当然听得出来。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扮演不同的角色，互不打扰又互相理解，各忙各的。

我的另一个秘密身份是专栏作家。之所以说是秘密身份，的确是因为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我一直用笔名且不断地变化。单从这件事上看来，我似乎并不想出名而只想躲在面具后面说说我想说的话。那些我在课堂上、在生活里，不能说的话。我经常被一些想法憋得发疯，我太想表达了，但我无从表达。

我是个老师，据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虽然我自己的灵魂都一直在四处漂泊，却不得已地背上了这样的盛名。为了当一名合格的工程师，我只好照本宣科，说着连我自己都不甚明了的话。但我这个工程师终究还是不合格的，因为我老有着跟教材上大不相同的想法。我为此而深深自责。

我经常想，如果我的学生和我身边的同事，知道那些挺激进、直接指向教材的观点竟然出自我的大脑，他们会不会被吓一跳呢？他们会不会觉得被欺骗了，从而义愤填膺地要求将我开除出灵魂工程师的队伍呢？有这种想法人的配不上这个光荣的称呼。会不会呢？我经常琢磨这件事。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不想冒那个险，所以我若无其事地

严格保密。看着报纸上稀奇古怪的笔名，想到那其实就是我，不由得暗乐不已。欺骗了全世界的感觉很不错。这大概是我力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最激烈的反抗了。这到底是人格分裂还是精神分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挺高兴。我既有一个公开身份保障物质生活，又有一个秘密身份保障精神生活，还有比这更充实的生活吗？

我还有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身份，我是一个未婚妈妈。之所以说半公开半秘密，是因为很多人都被我给搞糊涂了。他们认为我不可能既当了未婚妈妈又大摇大摆。所以他们判断此事背后必有秘密，绝对不是像我所说的那么简单。

他们认为是我一个人生活得太寂寞收养了一个孩子，怕孩子长大了知道身世后回去寻找亲生父母，故而现在就打埋伏散布舆论说是自己亲生的；也有人说这孩子其实是我的某个表姐超生的，该表姐为逃避开除公职的处分所以把孩子送到了我这里。也有人说我其实已经结婚了，只不过因为性情古怪所以刚一结婚男方就后了悔，毫不留情地把已有孕在身的我无情抛弃。他们说来说去，就是不肯相信我的那句大实话：喜羊羊是我生的，我没结婚。他爸爸是谁并不重要。

他们不愿意相信身边有一个大摇大摆的未婚妈妈的事实。就像他们从不愿意承认自己一直生活得那么保守那么平淡那么勉强，那么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活着。

连毛毛雨都不相信。他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再度给我发短信，说他认为喜羊羊根本不是我生的。他仔细回忆过我的一点一滴，尤其是身体细节，他认为我没生过孩子。

我很想问他：你到底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生了一个喜羊羊呢？是惧怕责任还是想摆脱内疚。或者你不希望知道我的内心竟然如此坚硬，我这个貌似平凡的剩女竟如此与众不同——如果真的是这样，会让你自卑和胆怯，觉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仍然是那个古老的命题，你没有遇上过处女也就罢了，你实在不想那么走背运，遇上的竟然还是个孩子妈。

但我只是懒洋洋地回短信说：“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我应对所有质疑的标准答案。相当有效。一旦把决定权交给他们自己，他们马上就迷茫。我喜欢看到别人的迷茫。

我问毛毛雨现在在哪，我要把当初他写的那个借条给他寄回去。我告诉他，不管喜羊羊是不是我生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喜羊羊永远只是我自己的。

但他却不肯说他在哪。他很文艺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我说：“好啊，希望不要等到我当了老祖母的那一天。”

我撕碎借条，很文艺地撒向空中，看它如几片灰暗的雪花迎风飘散。再见。

45

喜羊羊已经可以和大雨花花出去钓鱼了。大雨花花为此还在车上安了一个儿童座椅。周末的时候他带着我和喜羊羊和姨姥姥前往怀柔钓红鳟鱼。一路上风景如画，大家都兴致很高，尤其是喜羊羊的姨姥姥，她从来没有钓过鱼，不知道城里人所谓的钓鱼是什么样。她唠唠叨叨地嘱咐喜羊羊要注意安全，不能见了水就不要命地往里扑。喜羊羊天生热爱水，一进了澡盆就不肯出来。喜羊羊的姨姥姥每次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把他骗出来。有时候说是飞机来了，有时候说是去坐轮船，有时候说是妈妈回来了。喜羊羊上了几次当，再说什么他都当耳旁风，一听姨姥姥要骗他出去就气得坐在澡盆里使劲蹬腿，扑腾出一地的水花。喜羊羊的姨姥姥精疲力尽地坐在澡盆边上说：“喜羊羊，你怎么不托生成一条鱼呢？”

在去怀柔的路上喜羊羊的姨姥姥又说，喜羊羊即使扑到水里去也没什么，有她呢，她会游泳，她可以马上跳下去把喜羊羊捞出来。

我问她什么时候学的游泳。她说她们老家从前经常发大水，她家门前有个大坑，一下大雨发大水这大坑就满了。她想上地干活就必须游过这个大坑。总之她也不知怎么就学会了。听她一讲，她游泳水平

还挺高。晚上她从地里回来，背着一大捆草也可以游过这个大坑回到家里。

大雨花花问她："那你游的是什么式？"

她没听明白："什么什么式？"

我说，就是问你游的是自由游啊蛙泳啊还是什么。

她说："娘哎，俺哪知道是什么式，就是扑腾呗。"她作势扑腾了几下。大雨花花在后视镜里看到了，彬彬有礼地告诉她，那叫狗刨。

我们去钓鱼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农家院，自己挖了鱼池养鱼，游客去鱼池里钓了鱼上来，厨房里给现做。

鱼池不大，也不深，看得到虹鳟鱼成群结队东游西走，快活地追逐着游客扔下来的馒头渣。

喜羊羊果然一看到鱼池就撒开腿往那边跑，一边跑一边指着鱼池喊："鱼，鱼！红的，红的！"姨姥姥也赶紧撒开腿在后面追，在鱼池边紧紧地揪住喜羊羊的两条胖腿，不让他往里蹦。

大雨花花很专业地拿出了一堆钓鱼工具和鱼虫，还像模像样地戴上了一副钓鱼眼镜。我们都很新奇地看着他。说实话我也没看到过真人钓鱼，原来还有这么专业的装备。

他准备停当，绕着鱼池走了一圈，挑了个鱼多的地方甩下钓钩，因为水太浅，看得到鱼群被惊得四散奔逃。我们建议他追着鱼群再换个地方。大雨花花说："哪有那么钓鱼的？钓鱼就是看准了地方，比坐功。"他安然落坐于空无一鱼的池边，举着钓杆岿然不动。

我们等了半天，连喜羊羊都玩够了水，大雨花花还是一无所获。老有游客扔馒头喂鱼，鱼们根本就不饿，所以大雨花花的鱼虫钓饵对它们构不成什么诱惑。

已经到了中午时分，喜羊羊喝了奶，闹着要睡觉。我和喜羊羊的姨姥姥都感到有些饿，可是大雨花花一时还没有收获的迹象。我说："要不先吃点儿面包吧。"大雨花花反对，他说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一定要吃鱼，要不这么远的山路白来了。

喜羊羊的姨姥姥在旁边琢磨了半天，终于磨蹭过来说：“你要是非得吃这几条鱼，俺跳下去给你捞几条算了。像你那么钓鱼，猴儿年能钓上来啊？娘哎。”

闻听此言，大雨花花有点勃然作色。不过他戴着钓鱼眼镜，看得倒也不大明显。

农家院的老板早在一旁看了半天热闹，及时地出来打圆场说，鱼池里的鱼的确不好钓，因为老有人喂鱼，它们根本就不饿。很少有人能钓上鱼来。

我们问他：“那别人吃的鱼是哪儿来的？”

老板说都是后院的鱼缸里捞上来。又赶紧说：“鱼缸里的鱼也是鱼池里来的。”

大雨花花一听，顿时释然了许多。我们于是心安理得地吃了一顿鱼缸里的红鳟鱼，既然大家都这样，也就心安理得了。

回去的路上，喜羊羊的姨姥姥忍不住再度发表感想。她说：“娘哎，原来这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钓鱼啊，还不如直接下去捞呢。”

大雨花花说：“这不算是真正的钓鱼。真正的钓鱼是找个真正的山里，河边或者海边，没什么人的，一坐一上午。真正的钓鱼不是为了吃的。”

喜羊羊的姨姥姥说：“城里哪有那样的地方？”

大雨花花被问住了，只好说：“对，城里没有那样的地方。要真想钓鱼就得走出去很远。今天咱们就是时间来不及，走不了那么远，所以才没有真正地去钓一次鱼。”

大雨花花说，在将来的某一天，他退休了，或者他不像现在这么忙这么累了，他一定会带着儿子，去一个合适的地方去钓鱼。那地方山清水秀人烟罕至，只有他们俩坐在岸边沉默地甩下钓钩。他们这两个真正的朋友。

喜羊羊的姨姥姥说：“你们去我们老家吧！我家门前有个大坑，一下大雨就积满了水……”

不婚时代（59）

她兴奋地把那个历史悠久的大坑又歌颂了一遍。

她努力把那个大坑说得很吸引人，生怕大雨花花拒绝她这个建议。

她说："喜羊羊一定会喜欢那里的。我就老想着带喜羊羊再回一次老家。我们老家人都可喜欢喜羊羊呢。"

她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故意偷换的，一时我也无从辨明。

她这个提议其实相当地好，相当地合情合理。

她还问喜羊羊："咱们回老家去钓鱼好不好？"

喜羊羊拍着手说："好，好！"

喜羊羊后来习惯于管大雨花花叫"爸爸"，不，我跟大雨花花并没有结婚，也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喜羊羊管大雨花花叫"爸爸"，并不来自于任何人的教育。这个词的确像很多人提醒我的那样，不可逃避。

在他的任何一本识字书上，"爸爸"这个词总是出现在第一页，排名比"妈妈"还要靠前。在"爸爸"这个词后面，总会画上那么一个小人，戴着眼镜笑嘻嘻，像极了大雨花花。喜羊羊用他的小脑袋一想，很自然地就对号入座了。有一次大雨花花来看他，喜羊羊就高兴地跑过去冲他喊"爸爸"。这让我们都有些尴尬。尤其是我，不得不专门跟大雨花花解释说，喜羊羊冲他喊"爸爸"，真的不是我教的。我即使想逼婚也不至于到了要出动童子军的地步。利用孩子要挟男人的母亲我向来很不赞同。如果是要挟毛毛雨也就罢了，去要挟大雨花花，坦白说根本就要挟不着。我不会干那种自取其辱的事。

见我这么激动，大雨花花安慰我说，叫爸爸也好，叫羊羊也好，归根到底都是喜羊羊在叫他大雨花花。就像一个人的识别符号，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大雨花花叫我不要紧张。他说："只要没有这层关系在，不管他管我叫什么，都只是一个符号，就像我的另一个名字。"

我赶紧说，就是这么个道理。

大雨花花说：“不过，总有一天你要向他解释关于他的爸爸。跟他有实际关系的爸爸。你准备怎么跟他解释呢？”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他们老是说，我没法跟喜羊羊解释这件事。

我对这样的担心感到很奇怪，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再好解释不过的事了。我可以告诉喜羊羊，他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就像长袜子皮皮的爸爸，是个海盗或者是个国王。我也可以告诉喜羊羊，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在某个神秘的星球上，用一个大望远镜偷偷看着我们，看喜羊羊乖还是不乖。

我会告诉喜羊羊：“爸爸很爱你，他不在的时候，妈妈帮助他来爱你。”

我自认为这套说词天衣无缝合情合理。

大雨花花说：“他小的时候也许会信，等他长大了，他也许会恨你。”

坦白说，我对大雨花花也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感到有些失望。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让我屈服。要让我痛哭流涕地承认我错了，我对不起孩子，孩子将来一定是个问题少年，性格内向，孤僻阴郁，而且，一定会恨我。既然如此，难道我痛哭流涕地向他们忏悔一番，结局就会改变？他们又不是上帝。我的一番忏悔除了满足一下他们想过过上帝的瘾外，于事无补。

我没有什么可需要忏悔的。我的生命里从没有过上帝。上帝不会让我那么孤独那么迷茫。

我问大雨花花：“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地说，喜羊羊将来一定会恨我呢？他是有爸爸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回来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大雨花花很意外，他说：“他还会回来吗？”

我说：“为什么不会？毕竟我们有一个喜羊羊。他现在是年轻，不成熟，总有一天他会意识到我和喜羊羊对他的意义，他一定会浪子回

头。”

大雨花花说：“呃，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你们不合适。”

我问他，不合适是什么意思。

大雨花花说，就是我们不适合组建家庭，生活在一起。

我说：“没有个爸爸，喜羊羊会恨我。”

大雨花花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你给了他一个那样的爸爸，他一定会更恨你。”

我真的很想笑。我真想说，我不是为了哪一个人恨我或者不恨我而做出什么选择的。哪怕这个人是喜羊羊。当初不是，现在不是，以后也绝对不是。我老认为别人也不一定是，孩子其实只是一个借口。大雨花花正在无师自通地使用这个借口。

我很想说，一切都没有那么复杂。我不怎么擅长展望人生，只喜欢走一步看一步。这世间没有圣人。当然我也承认，有些事情需要做得隐蔽，这是世界和平的需要。事实上，肯定有很多隐蔽的事情在随时随地地发生，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只肯知道我们自己塑造和想象出来的那个世界。充满着希望理解温暖和爱情。充满着无私的父爱母爱。这个世界不知什么时候起，四处都张贴着一条标语：“为了孩子一切都值得。”仿佛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为了后代而生。

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活得太渺小。我们只是想在一个起点极低没有门槛，只需有生物本能就可以涉足的领域里，找到一点存在的价值。

我们把自己想象得空前伟大。觉得活得挺值。

我不想跟大雨花花说得太多。

我近来有种感觉，他老想把我激怒，惹我说出点什么肺腑之言。我们一直在迷茫中原地踏步，不敢轻易选择方向。虽然安全，却也不免感觉乏味。他想让我来选择某一个方向，然后他来投票表示同意或

者反对。他曾经这样跟我阐述他的经商与为人之道："一定要让别人先提条件，了解别人的想法，这样自己才能掌握主动。"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轻声地笑了一下。

他问我为什么笑，我说觉得他很有思想。

其实我是想说："唔，原来是这样。那么我了解了你的想法。"我决定绝不先跟他提条件，看他能奈我何。

他黔驴技穷，跑到挤满了人的道德制高点上吓唬我说，再这么下去，喜羊羊一定会恨我。当我表示说，我可以把毛毛雨找回来的时候，他又说，那么喜羊羊一定会更加恨我。

接下来比较顺理成章的情节应该是我就坡下驴、半纯真半狡猾地问："那我该怎么办？"

写到这里我忽然有点同情毛毛雨。有一次他失望地说："你太成熟了。"

我现在明白他对我的成熟的失望，不仅仅源于他狭隘的某种情结。他失望自己因此而失去了掌控局面的成就感。

如果可能，我也不想太成熟。

我也希望生命里永远充满着关于爱的美好梦想，永远都是青春时代豆蔻年华。

是谁让那个所谓的爱情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

我不知道。不，我当然知道。只是我连在这里详细说说的兴趣也没有。

如果一定要说，我只想简单地说："这就是人生。"

我也有点同情大雨花花。他为什么那么想以无辜与被动的方式掌握主动呢？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他的行为方式跟我接触的其它男人毫无二致？他们都太想保护自己，太想全身而退，太想连句证人证言都不留下了。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也很想失望地说："你们都太成熟了。"

所以，面对大雨花花的急切的、充满希望的、关于如果我再不下决心给喜羊羊找个合适的爸爸喜羊羊必然十分恨我的威胁恐吓，我只是像喜羊羊的生物学父亲毛毛雨那样耸了耸肩，说：“也许吧。”